

震 丹

世 界 文 學 建 叢

蘇 聯 文 學

③









世界文學連叢
蘇聯文學第三輯

丹

霞

699.57



世界文學叢書
蘇聯文學第三輯

丹

霞

目錄

舊

金

山

(未刊稿二)

【五九】

M·高爾基作

趙華譯

農

村

史

(未刊稿一)

【五八】

M·高爾基作

焦敏之譯

三

和

土

(報告文學)

【五七】

F·羅非洛夫

胡繩譯

V·伊連科夫作

同

志

們

(小說)

【五六】

A·法捷耶夫作

焦敏之譯





大意童子話

電車工人 (小說) [六〇]

M·高爾基作 明日譯

小詩人 (小說) [六一]

M·高爾基作 叔風譯

文藝放談 (短論) [六二]

M·高爾基作 林林譯

知識份子論 (短論) [六三]

M·高爾基作 焦傲之譯

給君主主義者底信 (短論) [六四]

M·高爾基作 雷鳴譯

關於白林基斯 (批判) [六五]

波梁斯基作 林宗譯





兩種一致的浪潮

(政治詩)

〔六六〕

D·白德內宜作

明且譯

無敵的國家

(政治詩)

〔六七〕

D·白德內宜作

明且譯

保護祖國

(政治詩)

〔六八〕

D·白德內宜作

明且譯

被打破了的佈告

(小說)

〔六九〕

I·特卡楚克作

勞榮譯

伊夫西之死

(小說)

〔七〇〕

G·阿里克西也夫作

黃一然譯

丹

霞

(小說)

〔七一〕

L·緞甫林娜作

葉舟譯





讀選學文聯蘇

集體化的敘事詩

(介 趙)

[七〇]

K·拉狄克作

立波譯

開墾了的處女地

(小 說)

[七五]

W·唆羅訶夫作

醜夫譯

刊 畫 聯 蘇

集體化的成功

(標貼畫)

[文前]

工程師！當心你的燈！

(標貼畫)

[文前]

靠戰爭而獲救

(標貼畫)

[文前]

準

備

(標貼畫)

[文前]

接甫林那像

[封面]



蘇聯文學

特價預約優待辦法期限已迫

【請參閱本連
叢的版權頁】

期內贈『我的文學修養』一冊

【高爾基原作
盧逸夫翻譯】

蘇聯版畫新集

外山選編 每冊七角

魯迅與果達耶夫等撰文四篇，選圖一百
 五幅。從畫法上分，版畫居多數，餘如木
 刻、銅刻、石刻、漫畫、照貼畫、油畫、雕
 刻等亦均擇尤選入。從主題上，則又有風物
 顯景、人物、婦人型、建設圖之分，處處
 趨向。至於蘇聯社會發展的道路，和新型藝術
 資本主義國家所從未見過的，思想的生動，實為
 生本主義。全書用米色道林紙精印，約二百五
 十餘頁。

〔第二版已出〕

我的文學修養

樓逸夫譯 高爾基著 每冊三角

高爾基是一個自學成功的文學家和政治家，他在這里，把他自身的全部經驗，如實地說了一個明白。記得『文學』上曾有人譯過一部分，嗜讀者甚多，現在逸夫先生以其流利的文筆，完成了這一個極有益而且極有趣的全譯本，獻給文學青年，一定是備受歡迎的吧。

蘇聯短篇小說集

適夷譯 每冊四角

本書所收，有高爾基的小說三篇，其中如『一個人的誕生』，『強果爾河畔』等作，都是蜚聲文壇的力作，此外，還有蘇聯諸作家的著名作品多篇，都極有價值，加以譯者是一個精究譯筆的老手，流利是不消說的，其實還很夠生動，有如他自己所創作出來的作品一樣。愛讀高氏原著的人，一定熱烈地愛讀這本小書的。

〔第二版已出〕

工程師同志！當心你的燈

V. GOVORKOV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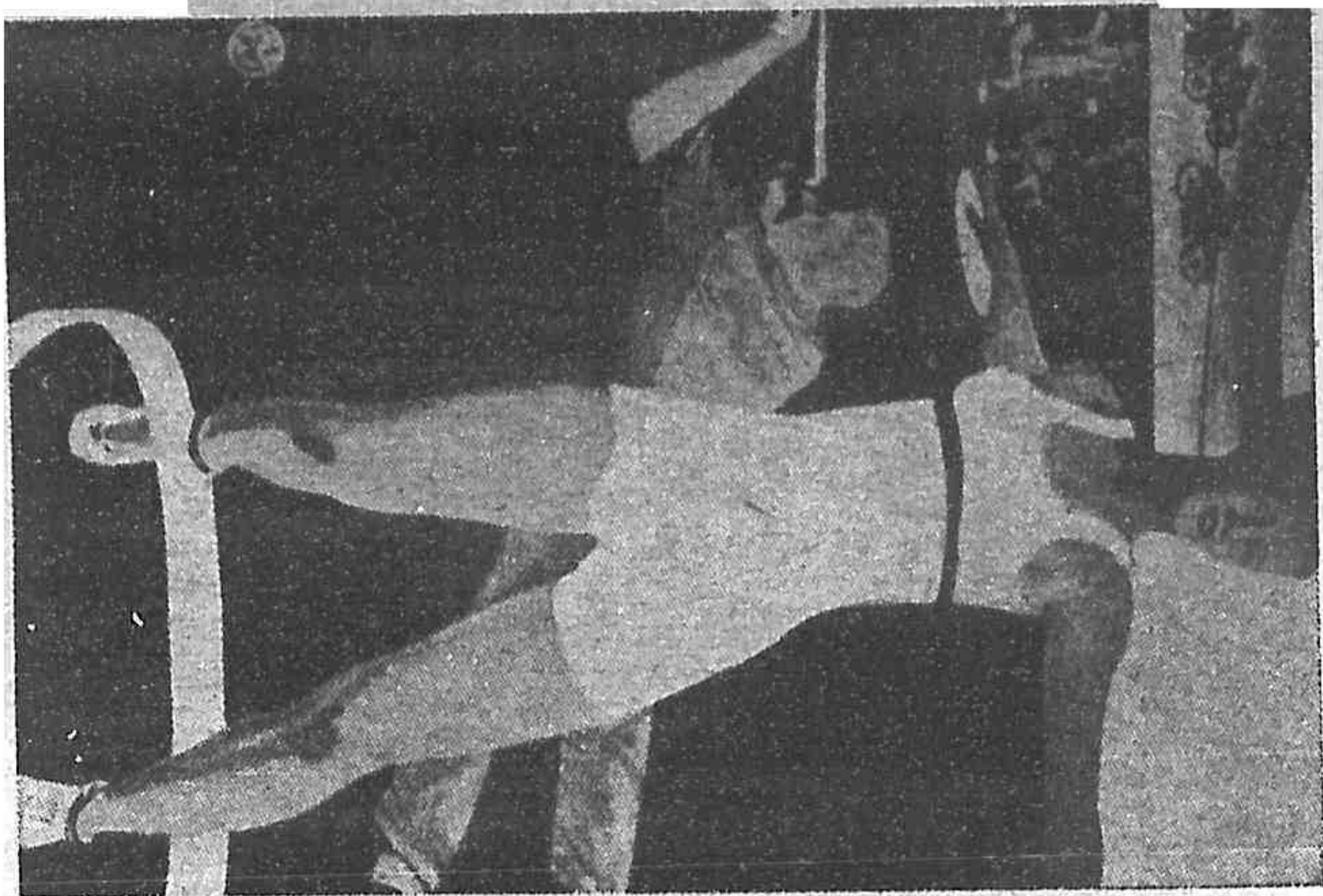


集體化的成功

A. SOKOLOV 作



為勞働和防衛而準備 A. Deineka 作



靠戰爭而獲救 J. Hans 作



M·高爾基未刊稿之一

『舊金山』

趙華譯

富庶的，光輝的城市毀滅着，燃燒着……

盲目的，火的地下層的工作的自然的力量，在一早晨的剎那間烘燒着千百的生命，熄滅了幾千個眼睛活耀着的光芒，破壞了千百的建築，毀滅了人類多少年代以來的功績……

……兇烈的窒息了這些罪惡的靈魂。但罪惡中並沒有罪人，而僅是一個犧牲……

我對於美國的不幸低垂着頭……

每一次，在世界上，當自然力可怕的玩弄時，總是毀滅了人類的生命與人類的事業，——扼腕的沉思窒息着我的心胸。

——是啊，——我想——人們全是相互間鬥爭着，爲了自己的私利企圖着奴役接近自己的人們的意志，他們就是這樣的彼此反對，流血，在自己的路上，爲了權力，爲了財富歪了自己的心腸。但是一個衝動，自然的盲目的偉力，其中有火，有火山灰，有地殼中的岩石，却充分的使強者和弱者都同歸於盡，沉沒了，死了——用不着再鬥爭了——富的與貧的。災禍必然教訓我們友愛，災禍一定指示給我們，我們是怎樣依賴於自然與他的潛勢力。不幸的災禍必定把我們集合爲一個人家，在戰士的家庭，與自然鬥爭，與人類的仇敵鬥爭。在勇敢的探索者的家庭，探究牠^①的祕密。不要相互間爭權力，我們一定不要想望財富，而是要做土地上所有一切精力的主人，同時征服他們供生活的應用，爲了人類的幸福……

多給人們自由，以便他們能夠發揚自己的敏銳的智慧，以便他們來研究預防災禍——像奈波里和舊金山所噴發的！多給人們知識，用多的勞動發展科學！我們，在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單個的就是宇宙的空間，讓這個「個體」把我們大家在生命的謎之前，團結在一個家庭中吧！

①指自然界。——譯者。

那時生活一定要優美，當一切的人們有豐富的知識時；那時，人類只是自然的主人，當每一個人與大家站在平等線上而同時大家本着一個目的邁進時——戰勝自然，征服自然力——那仇視我們的，毀滅我們的。

我相信人類是有理性的，我相信，人類會推測出一切，同時並戰勝一切，這使我相信到，人類隨着時代的演進及早知道：在黑暗的地殼中是創造些什麼……並且他有力量來預防災禍——如同舊金山所爆裂出的一樣……

在生活的整個的痛苦時代，在整個生活的困難的每一個剎那，我的心坎時時是歌詠着一個讚詞：

人類萬歲！

美國是富庶的，他有一切物力與人力，他很快的要醫好傷痕，猛惡的命運的手降臨給他的，是些仇視人們的，自然的暗伏的淫威。

在這種罪惡中，人類並無所謂惡的心腸，也沒有所謂——善！這種感覺是美國人應當

引爲自慰的。在俄羅斯死了成千的人，却是按着人們的意志的。這些人們只是渴望着權力。此外並沒有別的。俄羅斯在人們的罪惡與愚癡中痛苦着，這個痛苦與恐懼充滿了我的心靈。

我要是把這個地震移到對面的海岸，那這個地震就引起了人們的蠢惡的力量，但不是自然的，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的自然……而是人們知道這個，並且自覺的創造了罪與惡的，榨取我的故鄉的土地，並流着民衆的血。

美國醫治着舊金山的傷痕，他能夠幫着受了痛苦的城市與人民克服那些災禍……誰幫助我的故鄉，渴望自由的故鄉，有自由的權利的故鄉，但沒有自由不能生活而同時又整個的不能爲自由而鬥爭的故鄉……

誰能夠幫助我的故鄉？

〔後記〕「亞歷克賽·馬克辛莫維奇·高爾基未發表的遺稿舊金山，是蘇聯駐美的全權代表德洛揚斯基同志送給海外新聞。」（蘇聯有名的一個雜誌，專門蒐集海外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

藝……論著的，該誌的主編就是已故的文化導師高爾基，副編輯就是大作家柯爾佐夫——譯者。發表的舊金山是亞歷克賽·馬克辛莫維奇於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八——十九兩日美國大地震以後不久寫成的。地震時，烈火燎原，幾於焚毀了整個城市。有五百餘人的生命慘遭不幸，所以詩然的淫威震駭了高爾基。但這不是使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惟一原因：生活與人們的痛苦，人們爲了光輝的未來的生活的鬥爭，驚狂的相信人類的理性——這才是這篇論文之所以有力與優美的主因。關於舊俄羅斯沙皇時代的幾句慷慨悲歌的話，民衆在血泊中的奮俄，熱烈的喚醒人們爲解放鬥爭的高爾基，如果讀他時不用一點激昂的態度，是不可以的。」

——正文並「後記」均譯自俄文海外新聞。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M·高爾基未刊稿之二

「農 村 史」

焦敏之譯

農村史是計劃着集體農場的青年來認識他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親們幾代人的生活的。要認識過去，必須是要青年學習研究歷史。歷史的思索，他的意義就是把生活常做勞動力呈現在生產中的不斷的過程，所謂物質文化——採治並製造金屬礦物，建築城市，道路，橋梁，機器，製造用具，皮革，羊毛，培植蔗，樹木等來了解。歷史的思索，他的意義就是當做攷察物質及文化的建設工作，以及在他的基礎上所孕育並發展起來的心理的，知識的文化，換言之，科學，數學，物理，化學，地質，醫學等的了解；他的意義就是把科學當做產生藝術：文學，音樂，雕刻，繪畫，建築的來了解。

歷史的意義告訴我們勞動的戰勝力，組織勞動之驚人的，無敵的理智力，以及在這個

時候所組織起來的人類的一切活動及一切事業。人類史已被卡爾·馬克思天才的理智所發現，我們的讀者的導師與領袖已指示我們人類發展的進程是階級鬥爭的進程——許多世紀以來數量上微不足道的少數者對幾千百萬的工人和農民壓迫着；封建的貴族，地主，工廠主，高利貸者，商店老闆以及——同樣不多的幾個——效忠於教會的剝削者，官吏，教師與其他渺小的人物和軍隊，——狼心狗肺與狡狴的壞種們，——小人物們和「小布爾喬亞」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些人當中的變成法西斯蒂——大布爾喬亞在他的殘酷的，非人性的反工人與農民的鬥爭中，在保護貪婪者而劫掠半死半活的人們的權利的鬥爭中，成爲最後期的後備軍。

布爾喬亞專門用來做他們欺騙及假面具的虛偽的理性，現在已喪失殆盡了，布爾喬亞已經沒有能力再創造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了——即在許多世紀的長期中阻止農民和工人的智力之發展的理論。他乾脆是開着倒車，推到過去的黑暗的生活條件，恢復到封建制度，在這個制度中，銀行家，資本家，托辣斯就佔着封主的地位，他是企圖復興鐵的制度，比中世紀還要加倍可怕的鐵的制度。

歷史教訓我們：許多世紀勞動民衆的奴隸制度，不僅肯定的說，在少數者的手中集中着人力，軍隊，教會，警察，官吏等，並且主要的是在工人和農民發展智力的權利，學習的權力，在藝術和科學形式中組織自己的勞動經驗的權利，也統統被剝奪了。這些權利只有幾個民衆的仇敵可享受，所謂民衆勞動力的寄生蟲可享受；這就是爲什麼在宗教與哲學中，——甚至於在布爾喬亞的科學中，有如此之多自覺的及不自覺的謊話，有如此之多粗野的鄙俗的和有害的假面具。布爾喬亞汜寫下了人類史。這幅圖畫主要的是當做一個剝削的手段，用以表彰並承認教會的，封建的傳說，甚或歌頌帝國主義的戰爭，留念皇室的圖畫，紀念沙皇的節日，敬仰皇帝，沙皇，軍事長官或富人們的肖像，或者是形容說：從來沒有農民的生活那樣愉快。而只有特別偉大的天才家，獨具慧眼的人們的著述，才不斷的發現了人類生活的悲劇，虛偽，謊唐，犬儒主義以及非人類的社會環境。看哪，歷史教訓我們的是如此，這是馬克斯所認識和敘述出來的啊。

x

x

x

『集體農民圖書館』希望題辭來表彰農村史。他自己定了計劃要說明十九世紀俄羅

斯農民的生活——說明農民的生活怎樣表現在文學上。在這個圖書館的第一本書裏闡明農民這一力量，被沙皇與封主任意的壓迫着，並訓導他們順馴的忍耐着，用種種的法律把這個力量網羅起來。這裏他又順便指明，農民自己是怎樣來觀察並評定這些法律。這些估計最好是用過去的成語來說明這個真理：『農夫——臘，理性所不嚼的。』其次有兩本書說到十九世紀的封建制度，在農奴制之下是怎樣來買賣人口。此外有許多書又說明農民的生活，這是反映在貴族與『民粹派』——無所歸依者的文學中的。

描繪農民的特性與風格，描繪他們的生活條件及相互的關係，這都是很增進智識的，但除此以外，在專心致志的讀者之前應當要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麼差不多在同一時代，貴族與無所歸依的人們（落魄者）所描繪的農民是迥不相同的呢？和龔的、卡里尼奇與波里庫什加、屠格涅夫和託爾斯泰所愛的程度，似乎比愛莊嚴的理性的哈爾還要高。託爾斯泰所描寫的農民柏拉圖娜·克拉塔也瓦，在很長的期間，這個人是讀者所批評的，認爲俄羅斯農奴制時典型的農民奴隸，但他知道一些高尚的真理，因此內心是自由的，解放的，既不受『土地的權威』的束縛，也不受沙皇的地主的專制政權的籠絡，而是一個典型的農民，

對於他只有兩種力量：他——在土地上，是他的上帝所覺察或看不見的，似乎是存在於天上似的。繼托爾斯泰之後，有很多很多貴族的和落魄者的創作，是模仿着這個農民的風格，及類乎柏拉圖娜·克拉塔也瓦的榜樣而寫的。甚至在農村關係中，以批評的心理來寫作的格列波烏斯柏斯克，有時也遵從着託爾斯泰所創立的文藝風格。但柏拉圖娜·克拉塔也夫是生在拿破侖戰爭的時代，當時與拿破侖軍隊共同攜手進攻沙皇的莫斯科的，還有西方各省——威節波斯克，斯摩林斯基，莫基列夫斯克等省的俄羅斯農民也來參加——這些農民比克拉塔也夫是又看到了別的一種性質。

用和露，忍耐，仁愛來形容農民的，不僅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所願意而能夠做到的——並且差不多與屠格涅夫同時代的作家們也都能如他那樣來素描，如德國柏爾託里德·阿烏愛里巴黑對於農民的創作，在英國——喬治·愛里奧特；在芬蘭，在託爾斯泰的小說主人與僕人問世的四年以前，產生了一個建築家兼文學家用同樣的題目所寫的故事，這大約就是阿列斯柏爾格。此外，在十九世紀的文學家中，還可以尋找到許多這樣一致的思想與傾向。這個一致，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之末發覺了許多，當時在德國有波列茨，在比利

時——李莫尼，在法國——列納巴塞，愛司托尼，在英國——T·卡爾底，在意大利——德日奧瓦尼·威爾干，格拉柴雅·節列達，在西班牙——勃蘭司克·伊班尼司，皮奧·巴羅哈等等——到處，文學家是把農民當做一個人來描寫的，這個人在自己那一指甲寬的土地上，痛苦的擔負着重大的苦工，或者租本鄉的土豪——「寄生的」富農的土地來耕種，負累着，被壓迫着，但還是受着殘酷的壓迫與可怕的貧苦的命運：貧窮正是造成了富人。這種痛苦的生活，醜陋的是被小資產者或富農的經濟——眼前的利益限制着人們的理性，——利益只是限於牛與狼的合作。●

大部分的作家在法國是模倣左拉與莫柏桑的作法來描寫農民，而在我國●——則布寧，波特亞契也夫，渥里尼以前的作家如：列舍特尼克夫，尼克，烏斯柏斯克夫以及其他許多人——却把農民描寫的簡直沒有一點社會的感覺，半死半活沒有生氣的，無論對他自己

●意即農民所以這樣痛苦，是因為近視的利益——小資產者與富農的經濟把他的理性束縛住了，他之努力於自己的利益，只是等於牛與狼——農民與富農等——的合作而已。——譯者。

●俄國——譯者。

也好，或對仇人做麵包與生活的鬥爭也好，都是一樣的。這種愚蠢的，骯髒的，感覺的本性，常常總是被描寫的『生活幸福，素樸自樂，料不到生活的悲劇，但是却確信上帝那種不可形容的慈愛來拯救他，不認識思想的痛苦是會磨難思維的人類的。』

這幾句話，是沙託彼林——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革命以後的一個反動的貴族的思想家——在來世語集中說的，這個意思表現出幾句很合於真理的話，其用意即在安慰懼怕革命的人們要鎮靜，同時他又在於達到這樣很簡單的一個意思：『假使這個動物不學習思維——他是不會拯救出來，同時也不會騷動我們的。』

自由主義的作家，以及『人道主義者』之所以描繪農民的痛苦生活者，是在於企圖恐嚇政府，他們在自己的書中對大的布爾喬亞汜說：

——倘使你不願意教這些黑暗的，可怕的羣衆暴動起來破壞你自己——那你就同我們分配一下政權，讓我們尋找些手段來征服野獸吧。

聰明的人們說——『我們的國民還『沒有歷史。』他們是正確的，但還不完全正確。

農民是有歷史的，他創造了歷史，但——沒有了解歷史。農民簡直是文盲的，而文盲與半文盲的人們的標幟——直捷的說一句，是沒有獲得那種分別有知識者與無知識者的武器的。勞動民衆創造了歷史，但他不能夠寫歷史，人們過去寫的歷史，則階級的對他是不相關的，仇視的。根據這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無知無識的工人所創造起來的歷史，在歷史的文獻中僅僅是有這樣的記載，並認為——有時候有些暴亂者，破壞者——攪擾了好人們安逸的生活。若說農民與工人在歷史上所創造出來的物質的文化，那却是閉口不談的。

即是說，他們給貴族的封主們建築了牢不可破的堡壘，建築了城寨和莊嚴輝煌的教堂，開闢道路，拓荒，種植大蔗，亞蔗，樹木，製造皮革，羊毛，金屬，供統治階級們穿鞋，戴帽，裝飾。隨而他們又爲自己的仇敵，創造出了豪俠尙義的小說，優美的詩歌，故事，諷刺詩。他們給敵人蜜吃，但敵人却報答他以有毒的宗教，並教訓他們：『服從權力，切莫違背上帝』『保佑和平，』『造物主保佑』。教訓他們低頭下跪，忍耐，服從。勞動民衆——農民與手藝匠——不僅建設了並創造了物質文化，並且從奴隸的暴動反對貴族的羅馬以來，且努力於把貴族手裏壓迫其生活的政權打得粉碎。反對封建羅馬教會的『亞爾比高戰爭』，一三五八年包

圍巴黎的『夏攷夫暴動』、『鐵匠烏塔』、『泰伊洛拉的暴動』、『一五二四——一五二五年的德國農民暴動』，在十七世紀開始的伊萬·波洛特尼攷夫的暴動，羅曼諾夫朝二世皇帝時的斯節巴納·拉幸，彼得大帝時的康德拉基耶·布拉維那的騷動，耶麥里耶那·普卡切夫進攻莫斯科——這就是農民反對皇室，貴族，地主的最大的幾次戰爭。

或者俄羅斯的『國民』是有知識的，他不僅記牢了自己與他的敵人的戰爭，以及無數次的進攻敵人的政權，並且他也了解到自己的命運的一致，自己的利益的一致，與全世界農民的利益的一致——曾經了解到，工人是怎樣接受了他們偉大的領袖——卡爾——伊利奇——約瑟夫的學說對他們在生活上的領導。

資本來知道布爾塞維克黨的工作之國際的意義以及『法西斯主義』——這正是歐洲的布爾喬亞企圖組織起來做最後的鬥爭，以便鞏固他那非人類的政權，壓迫全世界工人的活生生的力量，普羅列塔利亞，工廠作坊的工人，農村與村莊的僱農的原因。但布爾喬亞把整個的組織起來却又妨礙着他那無限的貪婪，如我們所看到的意大利的資本家們單獨的蹂躪並劫掠阿比西尼亞人的野心，如我們所看見的日本的資本家們併吞

中國的野心。

同時，賦性喜好強奪世界的強盜們，是怎樣又狼狽爲奸的重分世界了——我們蘇維埃的勞動的國家，推翻了依賴別人勞動而生存的寄生者階級以後，即已宣佈他是不分割世界的。但同時法西斯的國家——意大利、德國，却是耗廢上自己的勞動民衆的力量來準備着新的，全世界的，強盜的戰爭，使自己的國民陷入饑荒與窮困——蘇維埃國家的國民則在憎惡強盜們時而很快的富裕起來了。在整个人類史中從來沒有一個時候，並且從來也沒有那一個時候或那一個地方，如同我們國家蘇聯存在過那樣明顯那樣鞏固的形式——「政權與人民的一致」，在這個國家，每一個光榮的工人和集體農民，都有可能直接的並且密切的與他們的領袖表現着友愛的關係。而且世界上從沒有一個時候，且從未有那一個光榮的「民衆領袖」更能夠說出——工人的力量：『我們教訓你們，同時我們也跟你們學習。』約瑟夫說，這個——是偉大的，空前的，真實的革命的真理。看吧，這個真理就是那個創造了驚人的發明的力量的——斯泰哈諾夫的名字所掀起來的那種創造的運動。

在蘇聯開始了世界的新的歷史的建設。現在，爲了對這個偉大的事業不要重蹈覆轍，

切不要將「新酒盛在舊皮囊」裏，我國的青年應當深知已往之痛苦的嚴酷的歷史，同時必須了解，他們的祖國不僅限於聯邦的國境，而是要把整個的勞動世界包括在他之中。

——譯自俄文“Bolshevik”一九三六年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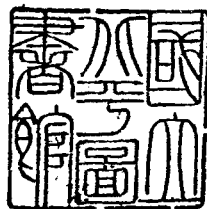
F 濟非洛夫
Y 伊連科夫 作

三

和

土

前
題
譯



一

在幾千年來被壓緊了的，又被凜寒封鎖了的大地頑強地和人們對抗着。五十度的西伯利亞底凜寒給大地穿上了一件三米達厚的盔甲，那便是一層冰凍了的地面，在鐵棒底打擊下面丁丁地作響。

但是人們需要建設，他們不能等待到和暖的日子底到來。

用了鶴嘴鋤，鐵的尖劈，鐵棒，鐵錐他們打擊着岩石一般堅固的大地，埋進炸藥去，於是大地就鈍重地呻吟起來，黑壓壓地往上飛起來。在人堆裏昇起着濃厚的蒸氣，鐵析斷了，拗曲了，但是人們把鐵緊緊壓在胸口上，頑強地掘着那些基礎的洞穴。而史託斯由克却看出來：

越是深入到大地裏面去，這突擊隊渙散得越是快了。有許多人受不了這種進攻——他們開始埋怨，退讓，減少了所做的工作。

這是比较慢的冰凍的地面更加危險的。

史託斯由克底突擊隊是由阿親斯克人，巴爾腦爾人，巴刺亞斯克人所組成的——這些都是真正的西伯利亞人，正如這突擊隊長自己一樣。他們從到處凜寒的西伯利亞底每一角落里流到了這裏，找尋賺錢較多的工作。有些人拆散了自己的家產，把一切所有都裝到了車子裏去，還拉着牛馬之類的東西穿過了無人烟的古老的大森林；還有些人把家產留在家裏，「等待將來的機會」；再其餘的人是空條條地來到這建設區的；他們沒有什麼可以留在家鄉或是帶在身邊，因為他們是些幫工。

突擊隊長知道，只有最後這一些人是不退讓的，是頑強的，正像這冰凍的地面一樣。他們用鐵棒粉碎大地。他們成羣地壓迫着牠，緊張着肌肉；但是一天工夫每個人做不了一立方米達。大地毫不退讓，沒精打采地「做工」是巴爾腦爾人底幾百年來的習慣，這和突擊隊長底頑強是對立的。這些人各自把自己躲在別人底背後，利用較強壯的人底努力。史託斯

由克曾向這些人說：

——走開我們吧，孩子們！沒有你們，我們也做得了這些的。

有些人跑了，旁的人更向前進，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地。這時史託斯由克把突擊隊分成了一些小組，每一小組占一個基礎的洞穴，說：

——每一基礎洞穴的工錢是分別開來的。誰做多少，誰就賺多少。

於是就更容易看出來是誰總是把自己躲藏在團體底背後，落後者們不得不追上那些賺錢較多的人，鍛工作得活躍起來了，工作成績達到了每個人四個半立方米達。這是第一課。這種經驗使史託斯由克有了可能，找出使「巴爾腦爾人」變成勇毅的道路來。這幾天來，「巴爾腦爾人」這個渾號，在這建築場上，是成爲遲緩和懶於思索的同意語了。史託斯由克用羅布來鞭打「巴爾腦爾人」，「巴爾腦爾人」馬上看到，他底薪水是開始提高了。

鍛活動得更迅速了，西伯利亞底冰地分散成一塊塊，在人們底壓迫下面退讓了。作爲基礎的深的井是加多了，這是準備着容納三和土的液質的。

大地是被征服了。掘成了許多基礎的洞穴和深溝的大地使人想起了戰場的前線：同

樣地有泥土大塊大塊地拋起，仿佛是被榴彈所翻起來似的，同樣地因為炸藥的轟炸而發着火藥的氣味。在一基羅米達的距離外，展開着「碾薄片部」的陣線。在七個月後，六十基羅格蘭姆重的熾熱的鋼塊便將用雷響的聲音流過「壓延機」而伸展為二十米達長的火蛇。牠還要滑過「碾薄片機」的圓筒下面的旋滾的過道，於是便成為暗藍色的冷冷的軌道的形狀而躺下來了。

國家等待着這樣的軌道。這樣的軌道將穿過大森林。在一年里將有七千基羅米達長的道路流過這「碾薄片機」。但是現在死樣的沈默脅迫着工作的前哨：基礎的洞穴底空空的井沉靜地張開大嘴，砂礫的山等待着推小車子的人，從火車底打開的門裏面高價的水泥灰成爲灰色的細線而流了出來；三和土攪和器「沈默着，張開了無屢足的大嘴。缺少能夠做三和土的人。

史託斯由克向來不會吃驚過。在他的毛茸茸的「三耳帽」下面，他底褐色的眼睛永遠是沈靜而筆直地望着。但是在有人向史託斯由克說，他底「巴爾腦爾人」的掘土工人應該做三和土，他把眼睛垂向地下了。

——三和土？可是什麼是三和土呀？

史託斯由克怎麼能知道三和土呢？他底一生都是在田地上過掉的啊。他是田地上的老手，這一年的二月裏才離開田地的。三和土不是種田人底頑意見。在他再抬起眼睛來的時候，在眼睛裏有着許多的驚詫和憂慮。但是這難道還是驚詫和憂慮的時候麼？——因為在十二月一號就應該做好第一條庫時內克的軌道了，而在六月裏，帳簿片部已經要有九十九根柱立樹子起來了。

史託斯由克跑去和他底突擊隊商議，但是在三十個人中間，只有兩個人看見過人家怎樣地做三和土的。旁的人能說什麼呢？撥來蕭夫在富農家裏做過七年幫工。撥來蕭夫什麼都會做，但是三和土，他只在一個月前看見過一次。三和土——這是意味着城市，工廠，但是撥來蕭夫是整年整年地牧着牲口，趕着牛耕田，打穀子，——他會經驗過一切，只除了好的生活。做一年牛樣的工作，他從主人那兒拿到值十七羅布的半個台斯牙汀的小麥和十羅布的現金。撥來蕭夫到庫時內克工場這兒來，身邊只帶着一對堅強的胳膊和一家五口——這就是他底「全部財產」了。他在山裏掘了個土屋子，便做了庫時內克工場底工人了。

他在建築場地上猛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不可理解的。

在他底眼睛前面是生長出來了許多足足有一凡爾士脫（俄里）長的建築物，偉大的起重機把沉重的鐵軌舉了起來，土地不見了，都被銅鐵和石塊所壓蓋着——撥來蕭夫是看到了從前只是在村裏開會時聽見說過而那時人們很少相信的東西了。

那末，這個九年只是給旁人添加財富的撥來蕭夫，現在爲什麼不爲了自己而做三和土呢？

——只要是必需的，那還有什麼說呢？……爲了社會主義。爲了都市。

他很尊敬地讀出這句話，他很知道這句話底價值。這價值便是九年來的幫工的飢餓生活。於是撥來蕭夫第一個跑下深井裏去，那裏面發着新鮮的模型板的氣味。灰色的濃厚的三和土底急流從機器底大鼓裏面滾出來，流進了基礎的洞穴裏面，像小瀑布似地落到洞底，用了雷響的聲音灌滿了模型板的箱子，把撥來蕭夫震聳了。繫緊那金字塔形的模型板的鐵線，在砂礫的重壓下面，像拉緊的弦似地響起來了。

在這一天，撥來蕭夫連膝頭也浸到了三和土液體裏面，他開始做三和土了。

「三和土滲和機」矗立在基礎洞穴上面的震動的平台，鈍重地呻吟着，咀嚼着那三和土的混合物。在七十秒中，砂礫、沙土、水泥和水在機器底梨子形的大鼓中間大聲地翻動着。但是計算秒數沒有鐘是困難的——那機器匠只是靠目光來決定這溶液底濃度，然後他用力把遲鈍的輪子轉動起來，把那「梨子」傾覆到峻峭的木板的溝渠上面去。大量的三和土便成爲一條灰綠色的線奔到溝渠中去，砂礫在木頭上軋礫作響，被鋏所迫，着躍進了洞穴裏去。

史託斯由克看見，這機器匠把一把小的尖劈穿進一個新的小洞裏去，那裏面有着數目字，是記出混合物的數量來的。史託斯由克又跑到砂礫像小山似地埋着的地方去，催促那些推小車的人。那些小車子在滾落到平台上去的砂礫上面一跳一跳地走過，急匆匆地往「三和土滲和器」趕去。集體農場的農人普果賴羅夫推動着一輛沉重的車子，猛力地把牠翻到機器的肚皮裏去。他不耐煩地向記數計上望了一眼：

——一百三十昨天少一點……

他快活起來了，但是立刻又煩躁了：在旁邊工作的一切突擊隊都早已超過了史託斯。史託斯由克底突擊隊是最落後的。幹麼要奇怪呢，那都是「巴爾腦爾人」啊！一種受到侮辱的感覺打中了普果賴羅夫：他可不是「巴爾腦爾人」，他本是集體農場底農人。受辱的感覺驅迫着普果賴羅夫，他趕緊又把小車子向前推去……

——緊張是必要的，孩子們！

小車子更快地滾到機器旁去，三和土大聲地流進了洞穴。最落後的史託斯由克在工作的前哨上奔跑着，找尋有過失的人。他底眼睛捉到了徐拉扶羅夫底懶怠的動作。「這傢伙遲早也得滾了。把人選擇一下是必要的。寧願少一點，却要都是堅強的人。」突擊隊中已經清除了無法改好的「巴爾腦爾人」三十個人中間剩下十七個人。但是徐拉扶羅夫暫時還留着。咱們往後瞧吧……

——史託斯由克「牛奶」跑拉！

史託斯由克慌忙趕到洞旁去。從那木板的縫裏面濺出來了灰綠色的三和土的「牛奶」。史託斯由克馬上用麻屑把窟窿塞好，止住那高價的液體。但是機器又在等候着人了。

推小車的人不能很快地把砂礫運來，雖然現在人們已經是不知疲倦地勞作着，甚至那動作懶怠的尼可丁，一向在他底叔叔底田莊上習慣於懶洋洋地做工的，現在也開始趕上那快腿的普果賴羅夫了。

依凡諾夫，列寧格勒底工人，二萬五千個共黨員一分子，●長久地望着在史託斯由克底「三和土攪和機」四周圍的情形。他仔細看着這些「史託斯由克隊員」底緊張的，流汗的臉，把他們底工作和自己底在「赤色曙光」工廠底各部門裏的工作比較了一下。大概只是在這時候，他才覺到了他在這兒在這建築場上是必需的。少共底使命使依凡諾夫離開研究，使他越過四千基羅米達的長途而來到這庫時內克底偉大建築處來。但是依凡諾夫還有第二個使命——就是整頓器機旁的工作的組織。依凡諾夫懂得機器，而恰恰相反，史託斯由克卻是第一次看到機器。

他曾在掘土工作上突進到第一位，用了人底壓力征服了大地，但現在他在機器上卻

● 在蘇聯常常因為要做某種急迫的，重大的社會建設工作，發動一千，一萬，二萬五千的黨員或是少共黨員，參加這種工作的當然都是最優秀的，能力最強的份子。——譯者。

被戰敗了，他底突擊隊成了最落後的。這時爲了幫助這些勤力的「史託斯由克隊員」來了些少共黨員。我們宣稱要扶助史託斯由克底突擊隊。他們決計要把這突擊隊改造成最好的，要把工業工人底經驗傳授給他。

——要做三百一十次的摻和●！

這個口號，許多人都以爲是無內容的。

——難道有「巴爾腦爾人」在一塊兒，做得了三百一十次麼？

——自然，熱心是很顯然的，但是這機器在一班輪值中却不能做到三百次以上的啊！

這是在「三和土摻和機」底說明書上寫着的。

依凡諾夫微笑着和工程師，少共黨員克萊潑史交換了一眼。

——難道不能改正說明書麼？

工程師克萊潑史是一個實踐的人。

——嘗試是必需的……

● 這是指在一工作中摻和三百一十次的三和土。——記者。

於是嘗試就開始了……

依凡諾夫伴着克萊潑史站在機器底小橋上望出去，望到了史託斯由克所不注意的東西。他們注意到在工作的各部門上人們的位置都不準確；他們便把這個人拉開那溝渠，把那個人拉開水泥輸送處；他們把這些人掉動了位置之後，又把運送砂礫的路線弄得確定起來。

現在機器底肚皮更常常空掉了。三和士的混合物的河流立刻更猛烈了，機器更快地吞下砂礫，但是還沒有建立起工作的急流來，小車子有幾次在路上攔住了。

——建立工作的急流！三百一十次的摻和！

人們急迫地重新開如搏鬥，佈置好了四周的道路：於是空了的车子便在第二條路上滾回去，不致於使砂礫運向「三和士摻和器」去，中途遇見阻礙了。在這一天工作完畢後，尖劈戳進了一個新的窟窿裏，在突擊隊裏面快活而興奮地散佈着：

——二百五十六次！比哈爾可夫人！只少兩次了。趕上他們去！

● 這時在庫斯內克冶金工廠，馬格尼它哥羅斯卡冶金工廠和哈爾可夫汽犁工廠三處的

建築工人之間正舉行着一次社會主義競賽。——譯者。

三

決定的日子來了。

在五月二十七日，這突擊隊應該趕過哈爾可夫人落後的「史託斯由克隊員」們爲爭取全聯盟底紀錄而搏鬥着。「史託斯由克隊員們」做了二百五十六次搽和這樣的傳說傳遍了全建築場上，在洞旁出現了許多好奇的人——是真的麼？二百五十六——大家驚訝地望着這「最落後的」突擊隊。

但是這突擊隊在準備着做鬥爭。在十七個人中間只有一個——徐拉扶羅夫決計給自己佈置一個空閒的日子。

——明天我不上工是全然一樣的。

突擊隊訂下了牠底法律。這十七個人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那不能再等待的建築工事訂下了法律。

——所有的人都得來做工。要是不來——滾出突擊隊去！

徐拉扶羅夫不來。人家趕跑了牠，正如在衝鋒上陣的鐵鍊的隊伍中趕出胆怯者一樣。在決定的搏鬥的前夜，在那遍掘着深的洞穴建築場上，有一個人在那彎彎曲曲的軌道上面奔跑着。

他在迷陣似的工廠底鐵路上找尋着什麼。這是伊凡諾夫。他找尋那些裝載着水泥的不見了的車輛。一早史託斯由克底突擊隊就要上工了。牠應該一點不耽擱地工作。水泥是必需的！

到了早晨，水泥已經是在基礎的洞穴的旁邊了。

在「三和土摻和器」旁邊的小橋上站着克萊潑史。他望着握在手裏的錶，計算秒數。秒是時代底節奏底度量器。俄羅斯人是不習慣於用秒來計算時間的。這樣的「俄羅斯人」正坐在機械部底公事房裏。

今天他們向克萊潑史說：

——摻合的過程至少要有兩分鐘。因此按照說明書上所說，機器底最大生產量是三

百次摻和。

——克萊潑史同志，別再望着錶吧！我不能允許你把試驗看成這樣死板板的事情。兩分鐘是做三和土的規矩。

克萊潑史底直接的上司，指導這一部分建築的工程師激昂而忿忿地這樣說。克萊潑史是個少共黨員又是工程師。他知道不僅要認識機器，而且還要認識人。他站在三和土摻和器底小橋上，他望着那把小車推向機器去的普果賴羅夫底緊張的肌肉和被風吹亂的頭髮，也看見跑在他後面的尼可丁底肌肉和頭髮。人超越過機器了。有好幾分鐘在機器旁邊有幾個車夫帶着砂礫站着等候。十分滿意着自己底勝利，他們幽默地說：

——以前機器等候我們，現在我們等候機器了！

史託斯由克把嘴唇上的三和土的糊汁抹掉，高興地想：

——咱們趕上機器哪！

克萊潑史也看見別一張臉。那是乾燥的，蒼白的：

——把錶扔開罷，克萊潑史！

但是克萊潑史不能把錶扔開。他計算着秒數，他要節省每一秒鐘來加快節奏。假如人在等待機器，那是非正常的。必需使搵和器更快地活動。在上司送掉之後，克萊潑史又使搵和過程減少到一分半，——他要使這機器做四百次搵和。

三和土，像是灰色的熔岩，滾過溝渠，雷響似地跌入洞穴。一直到膝頭浸在三和土溶液裏的潑萊蕭夫覺得，三和土從上面一條不斷的線似地流下來；巨量的三和土生長着，把他抬了起來。潑萊蕭夫底頭伸出到井外面了，這是在五個鐘頭中，潑萊蕭夫第一次看到發青的明淨的天空。

——五點鐘裏是一百六十次搵和！……在一輪值裏就是三百二十次了！啊哈！——普果賴羅夫跟自己咕嚕地計算着，緊張起了氣力，又推着車子趕去運砂礫了。

數字在長大了。鏃更快地工作着去裝滿小車子。三和土像不斷的洪流似地流進洞裏面。尼可丁沉重地抬起脚步緊跟着普果賴羅夫，但是那搗亂的小車子忽然脫出了尼可丁底手，骨碌碌地滾下斜坡，把尼可丁也帶下去了。他吃了一驚，用手掙住地上，把脚在空中搖着，最後在全突擊隊一致的哄笑聲中，忸怩地爬了上來。

普果頓羅夫累了。小衫在背上已不是膨脹着的了。手已經不那麼堅定地擎住那兩倍重了的車子底把手了。疲乏使他難受。但是在他經過那木板，看見向上爬的尖刺的時候，他底手更用力地握緊了那因為汗而滑溜的木頭車榫了。他全身壓到那車子上去，把牠向機器推去，把全身的疲乏都征服了。普果頓羅夫是一個集體農場底農夫；他使那些「巴爾腦爾人」跟在自己背後，正如他在集體農場中也常這樣做的。

這一天突擊隊做了三百二十四次攙和，成爲全建築場上的最好的突擊隊。這一天，看到那尖刺的運動，人們都互相地糾正，不必等待突擊隊長底到來了。這一天，拉寧（他是帶了一匹母牛，經過無人烟的森林，跑過一百二十基羅米達而來到這建築場的，）摩謝（昨天還在記掛着村子裏他底產業）以及其他許多人是第一次不因為盧布而幾倍地增加了三和士底立方米達的數量，——他們因為巨大的成功而充滿了喜悅。

第二天，這突擊隊做了三百四十五次攙和，高高地超過了哈爾可夫人，又過一天，尖刺伸到了一個從來沒聽到過的數字：半天工夫之間做了二百五十五次。

——在一個鐘頭裏——四十一次攙和。在十個鐘頭裏就是五百十次了，你是對的，克

三和土是由一分的水泥和六分的砂礫組成的。這樣的混合物在洞穴裏面凝固成許多灰色的沒有尖頭的金字塔。在這些金字塔上樹立了些柱子，在柱子上躺着一架一百噸重的電氣的起重機。牠把一架重有二千五百噸的製鐵軌的機器放到了三和土的褥子上面去。經過這架機器上的圓筒，不久要有鐵的蛇滑出來，凍冷成通體藍色的，發響聲的鐵軌。那便是庫時內克底第一條鐵路……

史託斯由克底突擊隊是由一分的普羅列達的水泥和六分的種田人的砂礫組成的。在這突擊隊裏面這些人鎔和成一個集體，被組織性和自覺的工作的原則所凝固了起來。人們可以無用害怕地把建設付託給這突擊隊，正如可以把建築物付託給那史託斯由克底突擊隊所澆成的三和土的基礎一樣。

——製造三和土，也製造社會主義底新的建設者。

——建立庫時內克工場，也要建立新的威嚴的普羅列達的隊伍。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在那永遠嚴肅的克萊潑史和永遠不安定的依凡諾夫底眼睛裏面讀到。

——「巴爾腦爾」人也能夠的……——可以聽得見這樣的驕傲的，被喜悅所稍稍掩蓋着的聲音發出在無數的腦袋裏面，他們正愉快地躺在稀疏的草上，過完了他們在這庫時內克建築場上的最後的幾天。

……過去是草——將來是鋼鐵。

一九三六，八，廿二譯完

〔後記〕 潘菲洛夫（布羅斯基的作者）和伊連科夫合作過許多以五年計劃的工業建設做主題的小說，其中的一篇焦炭，人們和火磚在中國已有魯迅先生和周起應先生的兩個譯本。這里的一篇是根據世界語本轉譯出來的。（原譯者是 V. Kogutski）

從現在看這一篇小說可以說是已經嫌陳舊一點了，因為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計劃底成功的飛躍已經使這篇小說中所描寫的和蘇聯現在的情形有些不符合了（譬如這小說中的建築工人的每天工作時有十小時間之久）——然而正因此也顯出了這兒的發展的速度，所以也還是值得一讀的，而且讀了也未始不能有所得吧？

A·法捷耶夫作

同

志

們

焦敏之譯

中午，太陽昇到高空，天空幾乎是澄清過了似的，只有幾片零碎的雲朵攀繞着，但有時又被太陽遮蔽着，只有啓達拉沙山的峯巒間四圍掩蓋着密雲，這時遊擊隊的先鋒部隊已前進到礦坑，開始與白黨和日本人射擊。

日本人的前哨已畢梁金斯克大道上的一個轉角佔據了。在波里梭夫連開始往前進攻時，大隊中另外又來了幾連波濤般的人們參加射擊，平沒了轉角，同時遊擊隊也恐懼起來，怕從山角的頂端上看見了跑出來的幾個日本兵。

波里梭夫這一連飛快的伏在與深谷的金色的土堆隔開的山地。一連人與日本人在很長的火線上密結起來了。

偉大的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常常是在連中或多或少前進到連的隊伍之前伏下去，而當石塊的後面顯現出一種活的東西時，才去瞄準射擊的。

從老頭的臉上看出了他的大兒子是已經受了重傷，沒有像先前那樣偶然遇有激怒，狂樂，狡滑的玩弄生命時，還能在喜怒哀樂之中，力持着莊嚴與鎮靜。他的面孔蒼白的如死人般，在他那健壯的棕色鬍鬚的面頰上，表現出十二分的不自在，非常的可怕，幾乎使遊擊隊恐懼到老頭兒眼睜睜的就死去了。

彼得·蘇爾考夫與亞列什·曼連克伊——祕密委員會的主席——還同先前般的跟在波里梭夫連中。

從這個時候起，已開始射擊，不但是彼得用了整個的精力，同時亞列什也在交戰的過程中不顧一切的邁進着，並管理着他們的事情。

這件事對亞列什好像沒有什麼新奇似的，而他仍然是個勇敢的人，勇敢的監察者，他時刻是研究着彼得的一切計劃與命令，同時他又時刻的指出戰線上怎樣發生了千百種新奇的事情，怎樣又變化了陣線來瓦解這些計劃——亞列什無意之中幫着彼得的，很快

的同彼得計劃一切大事，幫他做着一部分工作，變爲彼得最切身的一個助手了。

不論是那一個軍官和隊員，這時——當亞列什「離開了工作」做了彼得的切身的助手時，都沒有注意到亞列什或彼得。但是當司令部下令進攻金色的土堆時，亞列什早已心下明白這個地方（金色的土堆）的作用了。

左右兩翼的傳令兵，以及右方的礦工連的連長都來要求子彈，同時從後防軍需處派來的人，則抱怨他們耗廢了很多的子彈，並且說在巴拉莫諾夫斯基農舍中煮好的午飯也已冰冷了，此外，戰地醫院的醫生，也問他們受傷的人如何處置，送到畢梁金諾，抑或等在礦坑。（醫生說，受傷的人怎樣怎樣的可以擺在礦坑醫院）——這時幾十百個人統統把眼睛注視到亞列什這個人，即是能幫助他們而又果斷的人。

戰爭愈是激烈緊張，敵人愈是頑強勇猛，彼得也加倍的兇烈，亞列什也格外的鎮靜，甚至於像很安閑的一個人。

——沒有把高麗連撤在後防嗎？彼卡，●亞列什溫柔的說，確實的這是關於小孩的事

●對彼得的暱稱——譯者。

——這連沒有什麼戰鬥力，而損失得很大……

或者：

——彼捷尼克！[●]礦工們現在又要求子彈呢，——我覺得他們是狡滑的。

雖然彼得和亞列什費了整個的精力在作戰，但他們時刻是相互了解並關心的。這並不是說他們表現在意見上，態度上，甚至也不是說口頭上怎樣幫忙，稱頌或獎勵；很簡單的，則是他們兩個人有這種認識，即在危險的時候不要匆忙喪氣，兩人在敵人面前都彼此相信得過這種感覺，而現在則表現着他倆的關係是格外親熱，同時也格外的奮勇了。

時間是傍晚的六點鐘了，與左翼上負聯絡責任的兩個傳令兵對彼得傳來消息說，白軍的主力在耶喀節里考弗克鄉村，正在向礦坑開動。

彼得把命令交給傳令兵，讓他帶回去教他們立刻後退。恐怖使他懼怕着，於是他走到下面一個晦暗的，草氣熏人的凹處，那裏正站着他的黑衣的人，同三個到左翼的傳令兵。

走過畢梁金斯克大道時，大道寬敞，兩旁的森林都已經斬伐殆盡，蘇爾考夫同他的傳

● 這也是對彼得親愛的稱呼。——譯者。

令兵被金色的土堆上看見了。於是子彈就如號筒裏吹出的風一般，烏鳥的飛滿了這個曠原。傳令兵攀在馬鞍下，戰馬馳騁着，迅速的要越出這個露天的曠野。彼得不願意他的傳令兵看出他也已陷入恐懼，於是還同先前般的步行着，不變神色，並且也不朝敵人方面睨視。露天的曠野他是走過了，但是路已堵塞住了，堆着皇冠般的散亂了的樹木。繞過了障礙物，露眼彼得就命令他所有的軍隊向敵人前進，但轉瞬間覺得皮帶的上端有什麼東西打來在發燒。

他不敢睜開眼看那塊地方，這地方很快的浸濕起來了，但他覺得同先前一樣還能騎在鞍上，彼得不但不鞭着馬奔跑，却下馬移步到了樹林的蔭下，那裏他的傳令兵正等候着他，他什麼也不看，把手掌蓋在傷處，只覺得在掌上流着鮮血。「多悶人啊！」——他想，但他還沒想到這對他或他的弟兄們有什麼感覺。

x

x

x

回想到一切兇烈的戰爭，在傷者的面上看出，彼得恐懼着他的生命——這一切痛苦重重的壓在亞列什的心上。

午夜，連已前進到畢梁金諾。尚在巴拉莫諾夫斯基農舍的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已經知道他的大兒子是死了。屍首已停在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的妹妹——從前嫁到畢梁金諾——的家裏。

離開了連，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悲哀的兩頰骨凹現的，同他的疲憊了的孫兒伊高魯什克緘默着，走到他的妹妹所住的一個草屋。這時天色雖已昏黑，但在每個窗子上還照着火光，全村裏的男女們都熱烈的議論着。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繞着他妹妹的草屋移動着，緘默的脫了帽子，走進了草屋。伊高魯什克緊跟着他走了進來。

德米特里·伊格諾託維契，傷痕洗得淨淨的，穿着麻布褲子和背心，躺在屋中的一個棺材中。在棺頭點着一盞燈。這盞小燈照耀在幾個人的灰黑色的面龐上。伊格特納·瓦西里耶維契用兩隻手在胸前揉搓着帽子，站到他兒子的脚底。同他的祖父的面容彷彿，伊高魯什克脆弱的站在一旁。

死並沒有改變從前所認識的這個人的面龐。德米特里·伊格諾託維契的面貌還是安閑的，雅靜的，嚴肅的。整齊的鬚鬚更襯托出褐色的頭髮，這樣看去，德米特里·伊格諾託

維契是衰老了好多，從各方面想來，似乎這個躺到棺材中的，就是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同時代的人，他的青年時的同志。

多年以前，當德米特里·伊格諾託維契還叫做米特里的乳名時，他已經就參加了日本的戰爭，臨上渡船時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親自擺着渡送他的兒子，風吹來把他那古銅色的鬍子平鋪在胸前，還有他的母親瑪麗亞，還有他的妻沙尼加在胸前抱着他的可愛的小兒伊高魯什克。大家都哭泣着。甚至於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也禁不住流了兩行熱淚。只有母親的臉上已經開始有着衰老了的皺紋，但他的兩眼却刺人的，沒有淌出淚來。從來沒有處在這種情況，兒子要遠隔異鄉到高麗同日本作戰去了。是的，米特里現在已經有黑色的鬍子，並開始長起褐髮來了。現在他自己是叫做德米特里·伊格諾託維契了。

他自己已費了多少心血——一身在土地上勞動着，在草上，在林中，在風暴，在河上，在採石，在獵獸——並不是要在生活上有些改善，而只是爲着要生存。現在，他是睡在棺材裏；這個與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同一命運的同一代人，青年時的同志。老頭兒悲痛到兒子，悲痛到自己與一生時，真是悲痛得忍受不住了。

伊高魯什克與老頭兒站在一邊，看見父親的死了的面龐，想道：是的，他，伊高魯什克對家人和同志們搗蛋時是胆大的，對工作是偷懶的，這樣生活下去是不可以的，變個樣子將來是很驚人的死去的。

受了傷的蘇爾考夫躺在伊里伊納的草屋里。亞列什·曼連克伊握住了門上的把手，心裏霎時間厲害的激動着，他沒有決定進門以先，在走廊上坐了一些時候。亞列什想，屋子裏是這樣的寂然無聲——他想彼得總已經是死了，或者正在死着。

最後，他決定推開了門。在第一個小房子中透出了微弱的燈光，一個醫生或者是個看護，正坐着去讀遊擊導報。在電話的旁邊，靠壁有一個疲憊了的電話生打着盹。

當亞列什走進屋子的中間時，醫生一隻手指靠在唇邊，他向兩扇半開着門的鄰屋點了一下頭。

——他怎樣？——亞列什蒼白的問着。

——不要緊……血流的太多，不過這傷還沒有危險……

——唔，這是多好呀！——亞列什身上輕鬆的快樂的說。

——那裏是誰？——彼得從鄰屋裏用往常一樣的聲調問着。

——是我，彼卡……

他用趾尖走到門口，往黑暗的屋裏一望。

——您在那兒？

——我在這裏。——彼得回答時微笑着。

亞列什又用趾尖踏着地走到床邊低下了身，打算仔細望望彼得的面容。彼得一把手拉住了他，並向他這邊移動了一下。

——坐下，詳細告訴我一切……

——正在敘述的時候，——坐在床的一端，亞列什沉重的說。霎時，他不由的低着頭，嘴唇又接近着彼得焦灼了的嘴唇。——我已經想過，永遠是失掉你了，——他靜默的說。

——我的朋友……彼得緊握着他的手。——我的朋友，我的最好的，在我的一生中就

只有你，——彼得說，在黑屋中快樂的微笑着。

x

x

x

在當天，在礦坑開火時，在司考比威村送來了襯衣襯褲給醫院時：許多受了傷的人正等候着。

晚間，幾個女的義勇隊員洗濯着襯衣；白天襯衣曬在醫院的天井裏，在繩子上或在椅子上。在暮色蒼茫中，有將近二十個婦女，大部分是年青的婦女，他們收拾了襯衣後又來熨燙着。有幾個人是帶着自己的熨斗來的。

這些婦人當中的頭目就是瑪麗亞·佛羅洛瓦——伊格納特·瓦西里耶維契的妻，他身材高大，是骨格健壯的老婦人，兩眼灼灼的，舉止粗鹵，聲調刺耳的。

襯衣是在醫院的廚房中熨平的——醫院裏的一個不大的洗衣房。

天色逐漸的黑下來了，但爲了節省煤油起見，廚房裏是沒有點着燈的。有時候是這樣，另外有些熨衣的人們走到門邊，吹起熨斗中的木炭火來，讓紅色的星火隨着風來照耀。

頃刻間有一個婦女喘息着無力的，但用愉快的熱情的聲調唱着：

「脫蘭斯瓦爾我的國家，

你整個的燃燒得通紅。」

其他所有的鬚衣者都隨着跑到他跟前，同時他們那些年長的人們也用啞啞的纖弱的聲調迅速的和着大家的聲浪。

有力的聲浪，是意味着勇敢並感動着中年的農村婦女的詩歌，婦女們終年不論在田野或家庭，都是忍受着痛苦的勞動，婦女的容顏，首先表現着皺紋，男子般的粗大的手，婦女——許多勞苦的兒子的母親，他們只有在那個時候才歌詠，就是說他們的許多兒子已不在人間的時候。

「降臨啊，降臨，困苦的緊急的剎那

爲了我們的故鄉，

祈禱罷，你們，婦女，

爲了你們的兒女。」

婦女們的意志，最好是看瑪麗亞·佛羅洛瓦在中段裏的粗而無力的歌聲：

「我的大兒子，褐髮的老人，

在戰綫上傷亡……」

這裏沒有什麼脫蘭斯瓦爾，也沒有什麼波爾人，但是婦女的願望是個真理，是決不可以不相信她們的。

晚霞閃耀的鮮紅，天上的星兒閃爍。婦女們早已靜默了。剎那間，忽又從遠方慢慢的顯最着隆隆的車聲。

婦女們停止了歌聲，從廚房裏喊叫出了幾次哀聲，突然間圍在一道熨衣的婦女們都急忙的從廚房裏跑到了靠近大門的天井。

她們統統彎着腰站在大門洞口，仔細的望着來向大門的馬車。

——請把大門打開，——瑪麗亞·佛羅洛瓦低聲的說，一羣婦女都望着她。

有一個人把門打開了，但前面一輛馬車沒有趕到天井，却停在門旁了。後面又來了幾輛馬車，停在他的後面。

——祖母在這裏嗎？——伊高魯什克從第一輛車走出來顫動的說。瑪麗亞·佛羅洛

瓦隨即心下明白——祖母——他說着，用手做着哀求的動作。

瑪麗亞·佛羅洛瓦慢慢的走到車前，揭起了氈子，頭挺直的頓時把眼釘在死了的兒

子的面龐上。其後收拾着韁繩，駕出了馬，任何人都不能的邁步的同馬車走上了前去。伊高魯什克沉默的跟着她。

〔後記〕 本文是法捷耶夫長篇中可以獨立成篇的一片斷，最近重刊於俄文真理報。現從該報直譯。

M·高爾基作

電車工人

明旦譯

沒有比創造生活自身的童話還要再好的。——安徒生。

在奈坡里的電車工人是罷工了：在里佛耶里基雅長軌上連續的有一串空的车廂，但在勝利方場集合着一羣司機的和賣票的——大家都歡欣着，喧擾着，像水銀般的攪動着，奈坡里人在他們的頭上和花園的篩子上面，在空氣當中都瀰漫着劍似的，泉水似的一大羣仇視他們的人，這些人是因事要到這個偉大的都市各個區域的盡頭處的，同時所有的店員們，工匠們，小商人們都忿怒的高聲的咒罵着罷工的工人。忿怒的咒罵聲，苛刻的諷刺者，不停息的閃動着他們的手掌，奈坡里人談起來是怪俏皮的，怪動人的，口若懸河，沒有個

停息的。

微風從海面吹來，市公園裏高大的棕櫚樹靜悄悄的搖盪着樹枝上的深綠色的扇子。他的樹枝好像巨象的脚一般，確是笨重的罕見。小孩子們——奈坡里街上半蹣着體的小孩子——跳來跳去的活像小麻雀般，叫囂和歡笑的聲音充塞了四圍的空氣。

這都市煞像從前的雕作，和暖的太陽放射出了輝煌的光芒，同時大家和唱着如風琴般的聲調：蔚藍色的浪花激動到海濱的岩石上，發出淙淙的回聲與空谷急撞的叫聲——煞似戰鼓營營的噪聲。

罷工工人淒慘的面對着面，毫不理會在花園籬笆上爬的那羣人的怒號，心跳的從人們頭上往街頭一望，却感到有些狼羣，狗們在包圍着他們。誰都知道，這些穿着一律的服裝的人，緊緊的攏着手毫不動搖他們的決定，決不讓步，這更加要激怒那羣人的，但在這羣人中却也有這樣的哲學家：慢慢的抽烟吧，他們是會警告罷工工人的最兇猛的敵人的——咳，先生！怎麼啦，假使小孩的空心粉不夠吃的話？

市警察廳的走狗們服裝輝煌的，三個一羣，兩個一堆的站在羣衆們後面，怕那羣人阻礙着路上馬車的行動。他們平心靜氣的絕對的中立着，當叫囂與手勢表示的十二分的激昂時，他們注視着怒罵着的以及慈悲的叫囂着的人們。當在窄狹的馬路上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時，沿着房牆排列着的騎兵，在他們的手中握着短小輕便的馬槍。這些人穿着三角形的短外套，褲子上有像兩股鮮血染成了的紅邊，是最兇殘不過的。

爭噪，暴怒，罵詈，警告——突然都停止了，在那一堆人羣中似乎發生了一種新的調和的意見——罷工工人淒慘的注視着，同時向前集中了起來，在人羣中發出了這樣的叫聲：
——軍隊！

奉罷工工人的命令，吹出了一種嘲笑勝利的警笛聲，發出了慶祝的叫聲，而一個肥胖的人，穿着灰色的短褲，戴着巴拿馬草帽，開始頓足在橋上的石頭上。司機員與賣票員們慢步的穿過了人羣，走到了車廂，其中有幾個人並且踏上了月台——他們仍然是愴然的答覆着羣衆們的喊叫——忿然的咬緊牙齒，強迫他們讓開路軌。頓時死的沉寂。

一小排軍隊從山塔·薩奇耶堤岸迅步的走來後，很整齊的踏着步，左手機械般的隨

着步伐揮舞着。他們好像是玩具工廠所做出來的洋鐵皮娃娃，脆弱的禁不起玩弄。率領他們的是一個漂亮的高級軍官，眉毛悚然的，鄙視的合着嘴巴，伴着他的有一個大腹便便的人，像似一塊圓木頭，一上一下的跑跳着，指手劃腳的不斷的在說着些什麼，連空氣也在有些緊張的波動。

一羣人蜂擁似的離開軍廂倒後轉退——兵士則一串連珠似的衝破了人羣，站在月台之上；但在月台上却正站着罷工的工人。

圓木頭似的那個人旁，有許多強壯的人們包圍着他，他很失望的揮舞着，叫道：

——最後一次：Uchima Yaka 聽到了嗎？

軍官落寞的捏着鬚鬚，低垂着頭，朝着他衝來了的那個圓木頭的人，跑得氣喘不息的，嗓子絲絲啞啞的吼着些什麼。軍官斜視了他一眼，筆直的站着，把胸前整了一整——聲響宏亮的喊出了一個口令。

當時兵士們統統跳到了車廂的月台上面，每一個月台上是兩個人，同時司機的和賣票的就在那裏散開。

這個給一羣人做了一個笑柄——狂烈的吼着，噓着，哈哈大笑着，但突然——叫囂停息，人們都沉默起來了，面色蒼白的，緊張的，兩隻眼睛怕人的睜着，沉哀的退出了車廂，羣衆霎眼衝到第一個人的面前。

看得很清白的，離開車輪兩步，一個司機的脫了制帽橫在鐵軌上躺着，頭腦光禿的，面對着兵士，胸部朝上，濃髯可怕的向天空豎立着。在他的旁邊，在地上撲着一個短小精幹的猴子般的青年，其後，隨着他們慢慢的又有一批一批的人倒在地上……

一羣人窒息的低語着，呼叫着，恐怖的喚着聖母，有幾個人沉痛的叫罵着，婦女們銳聲的呼吸着，抱怨着，小孩子們如同橡皮球般的到處恐怖的跳動着，對着觀衆們。

圓木頭般的那個人忿怒的說着些什麼，軍官沉視着他，同時聳了一下肩膀——他必須調他的兵士們來代替司機生，但是他沒有得到同罷工工人衝突的命令。

這時，有些好事的人們圍着圓木頭般的，把他摔在騎兵排列的地方——看哪，他們是要彎着腰把鐵軌上躺的人們拉了起來。

鬥爭開始了，紊亂了，——轉瞬之間，一列一列的觀衆游動着，叫囂着，衝到了軌上——

頭戴巴拿馬帽子的也把帽子拋在天空，第一個就倒在罷工工人旁邊的地上，聳了下罷工工人的肩膀，猛烈的在他面上吼了一聲。

隨着有許多人倒在鐵軌上——煞像割掉了他的脚似的——這些欣歡嘈鬧的人們，在兩分鐘前是沒有在這裏的。他們伏在地上後冷笑着，彼此對軍官做作着鬼臉並叫罵着，軍官把手套在圓木頭的鼻子前揮動着在對他說些什麼，譏笑的神氣在擺動着他那漂亮的頭。

在鐵軌上躺倒許多人，婦人們把自己的籃子和包裹拋在一邊，狂笑的小孩子們躺在地上，忽又像瘋狗似的東奔西跑在塵埃中滾來滾去——那些服裝綺麗的人們。

五個兵士從第一個車廂的月台上往下看到車輪下面的人羣，他們哈哈的笑着，用腳來踏着拍調，身子挺立着，頭兒忽上忽下的俯仰着，現在——他們不像玩具工廠所做出的洋鐵娃娃了。

……半個鐘頭以內在奈波里死沉沉的，沒有電車來往時軋軋的聲響，在各個月台上站着歡笑的勝利者，在電車旁面他們徘徊着，謙遜的問着：

——比爾耶基？！

人們遞給他們紅色的黃色的紙頭，微笑的睨視着他，心平氣靜的訴着不平之鳴。

M·高爾基作

小詩人

叔風譯

倍倍的年齡剛滿十歲。身體纖細，像一匹蜥蜴般的敏捷靈活，在他那狹小的肩膀上披着的衣服，已完全成爲無數的窟窿，從那裏，可以看見他那塗滿污垢，和被太陽烤炙過的黝黑的肌膚。

他也像那些被海風舞弄着的枯萎的草葉，整天地在岩石上跳躍；而且，不知從什麼地方，老是飄漾着他那永遠不感到疲乏的歌聲——

美麗的意大利，

我們底意大利啊！

倍倍對於無論什麼事物都很有興味。——在這大地上滿溢着濃馥的氣味的盛開着

的花，藏在紫褐色的岩石間的蜥蜴，青銅色的橄欖的叢葉，飛翔在翠綠的葡萄園的棚架上的小鳥，在薄暗的海底游泳着的魚，此外，在那街上的曲折而狹窄的巷路上的形形色色的人們——那是一些臉上有着刀傷的肥胖的德國人，帶着深厭一切的驕倨矜持的英國人，看來似乎也有着英國人的那種老脾氣，然而却常常裝得不像的美國人，和完全像玩具中的「吧唧鼓」那樣的嘈雜，而又什麼也不像的法國人的表情。

——可怕的样子啦！——倍倍對於他那些螺腮鬚的，嚴肅地膨脹着兩頰的德國人，從沒有一時放鬆過。他以靈活的眼光掃視了他的伙伴一遍，這樣說——那東西的臉，到比我的肚皮還不小咧！

倍倍討厭德國人。他們內地人只知道喝酒，玩牌；一面讀着報，一面談論政治問題。呼吸着巷路、廣場、薄暗的酒館裏的那種空氣的傢伙！

——我們——他們這樣說——貧窮的南國人的我們，對於這裏的友情，較之以阿米利加的砂粒來酬報的親暱的同盟國，巴爾幹的斯拉夫人方面的親近，更為歡迎呢。

愛談起這件事的素樸的南國人的這種語調，常常飛進了倍倍的小耳朵裏。

無聊地，用着那完全像一把「剪刀」一樣的兩腳，英國人在蹣跚地踱着。這時，倍倍便跑去立在那英國人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大聲地哼着什麼淒涼的大調：

我的朋友新近死了，

家裏的老婆感到寂寞與淒涼……

我可一時想不出：

爲甚那婆娘會這樣？

倍倍的夥伴一面按着肚皮大笑，一面走。那英國人停下了脚步，瞅着眼睛望着他們兩人；於是，他們像鼯鼠躲向草葉中或壁縫裏一樣，立即逃開了。

關於倍倍，有許許多的很有趣味的故事。

某天，有一位太太要把自己園裏的蘋果，送一籃給朋友，便託倍倍替她送到那朋友家去。

——給你一個值兩分錢的小銅幣的送力——那女人說——這已經很不錯啊……。他馬上回答要兩個，不等那太太開腔。接過籃子，便頂在頭上出去了。當他來收送力的

候，却已經黃昏了。

——呀，你真是好慢啦！——那女人向他說。

——可是，太太，我已經弄得很疲倦了呢！——
——倍倍吐了一口長氣後，這樣回答——無論如何，對方的數目，也有十來個啊！

——不是滿滿的一籃子嗎？怎麼說蘋果的數目才十個左右呢？

——我是說的那些餓鬼們啦，太太。

——那麼，蘋果究竟怎樣了呢？

——先從餓鬼們的事說起吧——
——啊！米格勒，爵苑尼，此外……

女人很生氣，抓着少年的肩膀搖。

——喂！快回答我，那些蘋果你究竟送到了嗎？

——當我拿到廣場的時候，太太！請你注意地聽我說吧，我是怎樣漂亮的做了呀！起初，我對於那些東西的輕蔑完全不介意，縱然他們隨便地把我比作驢馬也好，爲了對於太太的尊敬，我覺得一切都應當忍耐。爲了對於你的尊敬，太太！可是，那些東西把我的籃子吊

着，所以我就想：好吧；既然這樣已經逼得我沒有辦法。於是我便索性放下籃子——那情形太太妹也一定喜歡看看哩。我趁着這好機會，把蘋果直瞞準着那些狗東西們打去——這真是一件妹也會接着肚皮大笑的極開心的事情啦！

——那麼，那些小孩子們不是把我的水果完全拿去了嗎！——太太叫喊道。

——嗯，沒有哩。可是，那些沒有打中餓鬼們的蘋果，却完全碰在牆壁上碰爛了。剩下的一點，我在得到勝利，和敵人和好之後，便和那些東西們一塊分吃了……。

太太老是指點着倍倍的和尙頭，把她所知道的一切罵語，盡量地加在倍倍身上，一面不斷地叫喊。倍倍只呆呆地聽着，時時伸出舌頭，最後感嘆似地小聲說道：

——噯呀！這未免說得太支離，太過火了啊！

於是，太太終於緩和了。當她抽身向屋子裏轉去時，倍倍立即從後面高叫起來：

——太太實在的啦；如果太太看見我把妹家裏庭園中的那些好果物，向着那些壞東西們的骯髒的腦袋，一點不偏地打中他們的情形，太太怕不會這樣抱怨我呢。——唉，真的，如果太太看見了那個——噯！太太，請把你說定的值兩分錢的銅幣，給我兩個啣！

那位頑梗的婦人，對於這位勝利者的謙和的誇耀，是不能理解的。——她只高舉起鐵樣的拳頭，對倍倍威嚇。

倍倍的姐姐，像一位帶了歲數的人一樣笨拙，一點也比不上弟弟的伶巧。自從被僱到美國人的別墅作掃除房屋的女僕以後，便忽然整潔起來，血色也好得多；靠着那上等麵包的培養，長得像八月的梨子的果實那樣地健康，潤澤，而且連眼睛都給縫成一線了。

一天，弟弟便問她：

——姐姐，你每天都吃飯嗎？

——只要想吃，一天就吃兩頓三頓也行呢。——她很驕矜地回答。

——緊防吃壞了牙齒啊！——倍倍在這番忠告之後，略略地沉思了一會。接着又這樣問：

——姐姐的主人是很有錢的麼？

——老爺？我想他比國王還發財咧！

——哼，蠢東西也會這樣說哩！到底，姐姐的主人有多少條褲子？

——這很難說呀！

——十條？

——恐怕還更多着哩。

——那末，請你找一條對於我不太長而且很暖的給我吧。——倍倍說。

——爲什麼呢？

——你看看我底褲子不就明白了嗎！

果然，那已經完全破爛不堪了。——倍倍穿着的那條褲子，正和他說的一模一樣！

——好吧。——姐姐同意了。——無論怎樣，不能不稍稍穿得像樣啦！可是，老爺也許會

把我們認爲是竊盜吧？

——倍倍想說服姐姐，便這樣道：

——把別人想得那樣愚蠢是不應該的啊！從有着很多的地方，借來僅少的一點點，並

不是竊盜，而僅僅是「分配」啦！

——那樣的事，只是詩歌上的語句喇！——姐姐這樣說，不肯答應；可是，終於被倍倍的巧言說服了。於是姐姐便帶了一條淺灰色的上等質料的褲子到廚房來，那比倍倍的身材稍大了一些。然而，他却立即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請借小刀子用一用吧。——他說。

就這樣，姐弟兩人一齊動手，很快地便把那條美國人的褲子，作成一件非常便利的小孩子的衣服。——雖然稍微大得一點，可是一件穿着很舒服的上衣，而且以肩頭上留下的扣子，正可以使它緊緊地圍着頸項；代替袖子，那兩支褲腳，正有了它適當的用處。

兩人還想再作成更好更方便的東西的時候，偏巧那褲子的主人的妻子走來了。她突然地在廚房門口出現，一看見，就用着一般美國人常常愛用的笨拙的外國語，以最粗野的話開始罵起來。

倍倍怎麼也沒法阻止她；只皺着眉，一支手按着胸膛，一支手絕望地摸着腦袋，急促地呼吸。然而，那婦人卻愈罵愈是起勁。

——甚麼事啦？——伊的丈夫問。

馬上，倍便搶先回答：

——先生，太太的嚙嚙，怎麼樣也太令人難堪啊。我正替你微微憤慨哩！大約太太以爲我們把這條褲子弄壞了吧。可是，老實說，這才對於我是如何的便利喲！而且，太太還以爲我把你天晴落雨都穿着的這一條褲子拿去，對於你，別的褲子，你就不習慣呢……。

美國人冷靜地聽他說完後，這樣道：

——可是，我覺得有賊警察到這裏來的必要呢，孩子們。

——嘿，嘿！——倍倍簡直嚇得魂飛魄散了！——究竟爲什麼呢？

——把你帶到監獄裏去……

倍倍的週身完全軟散了，幾乎要哭出來，然而他都竭力忍着，聳聳肩膀，這樣說：

——這樣的事如果你喜歡，先生！把年輕人送進監獄裏的事如果是你的興趣，那就這樣辦吧！可是，如果是我，決不會這樣作的，要是我有很多條的褲子，你却連一條也沒有的話，我要送你兩條，——不，送你三條咧。然而，把三條褲子一齊穿的事是不行的啊！尤其在熱天。

美國人「嘆」的一聲笑起來了。接着，他還請倍倍吃巧克力糖，並送給倍倍一法郎。倍倍把銀幣含在口邊咬試了之後，這樣有禮貌地說：

——對不起啦，先生，這是真的貨幣咧？

倍倍一個人立在岩上，沉思着什麼似的，凝視着岩石的縫隙，就像要把那岩石的漠然的經過，仔細地研究一番的光景。在這時候，他的樣子真漂亮極了。忽然，他眨起那對靈活的眼睛，在那上面，蒙着一層美麗的薄膜。纖細的兩手反叉在背後，微微偏着頭，恰像一朵顫動着的花冠，於是他低聲地哼起歌來——我們的倍倍是任們時候都不停地歌唱着的。

當他沉醉地注視着花的時候，也非常漂亮呢。——牆壁上面，開滿了鮮豔的有着細藤的紅花，這少年便立在前面，變下身子，諦聽那被海風吹拂着的花瓣的細細顫抖的軟語。這時，他又沉醉地哼起歌來了。

——嘩……嘩……

從遠處飛來巨大的海的歌聲。蝴蝶們在花間飛舞着。——倍倍抬起頭來，太陽正直射

着他的臉，他眯着眼睛，帶着幾分因羨慕而悲楚的，然而像老年人的那種善良的微笑，在他的臉上浮現了。他的眼光，緊追隨在那飛舞着的蝴蝶們上面。

——啟！—— 倍倍一面叫，一面拍手，驚駭那翠綠的蜥蜴。

而且，當那海已平靜如鏡，連岩邊也不起一點白泡的時候，倍倍一定在甚麼地方的岩石上坐着，釘眦眼地凝視着那清澈的水中。——那裏，有着向茶色的海草裏鑽潛的魚，敏捷地一閃一閃的蝦，橫爬着的螃蟹。于是，在那碧綠的水面上，少年的眷戀的斗聲，靜靜地流漾着。

—— 啊啊，海哟……海哟……

大人們關於少年的事，都這樣說：

—— 那小東西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啊！

可是，那些以很親暱的態度，大家深深地體諒，並十分了解對方的人們，又這樣說：

—— 倍倍是我們的詩人呀！……

叫做巴司喀里羅的木匠，是一位有着發亮的光頭，和青銅色的臉的，以聰明，而被大眾所尊崇的老人。他是這樣地述說他的意見：

——小孩子們比我們更了不起咧；他們的生活，比我們更充實咧！
大多數的人，都相信了這老人的話。

一九三六，九，一三譯。

M·高爾基作

文藝放談

林林譯

階級底根柢，和爾子與瘡疤不同，非外科的手術刀所能醫治。而必須靠着從社會主義的勞動（這勞動產生我們底哲學、倫理學、美學等）意義底自覺所發生的一種力，來表示怎樣在消滅着這種根柢。我們現實中的許多英雄們，已能在他們自己裏面，產生着創造像同志塞爾該·基洛夫那麼優秀的英雄的可能性了。但在我國，時到今日，還沒有那種想像現用現代技術底所有力量，武裝了的黑拉克列斯（Hercules）的嘗試。那麼，是什麼在妨害着這種創造的呢？那就是我們職業上所特有的個人主義。向來一般地都講着如下的話。就是說，作家，是能夠「創造世界」的。並且說，引起詩人作詩的，不是知識底力，而是神祕的「靈感」底力；不是活生生的人，大衆，而是詩神（Muses）。

能「創造世界」的人，當然是應該去創造世界的。但是學習把每天不可缺的麵包烤得好這件事，在「這種場合」對於許多人，是更爲有益。我們輕巧地烤着文學的麵包。但在做煉粉的時候，因爲疏忽，於是在其中常留着無知和蒙昧的粒塊。而用那沒有磨細的書本上的智慧，弄得麵粉發酸了。在我國，有着很多「不學無術」，然而頗老的大作家。他們以爲小說是從新聞的論說創造出來的。並且很剛復地汲汲於固守着自己在文壇上的地位。他們墮在小市民的個人主義的泥坑中，對於和自己無關的事情，簡直全不關心，却自以爲是康民主義者。他們對於青年的影響，必然是有害的。

個人主義——是文學世界裏的最流行的毛病。人們在自己底書裏，想要掩飾這種個人主義；但在生活樣式相互關係上，在對於讀者和對於國家利害的關係上，個人主義底醜態，却完全無恥地暴露無餘。例如出賣還沒有完成的作品，是極爲流行的現象。從來沒有把一條褲子賣給三個買主的洋服店，然而在我國，却有把同樣的一部書或一篇短篇小說，同時賣給兩三家出版所的作家。這就像在長篇小說底第二部還沒有寫成的時候，便已經把第一部賣出了一樣，這又和鞋子店在長靴的靴頭還沒有做成的時候，便將靴胴賣掉

了一樣。在書籍的市場上，老早出版了的第一部書，成堆地在擺着，而第二部書則一直還沒有出版。

作家聯盟必須講某種手段來反對這種「無尾」書底交易。並且對於一般自耕農所創造的而在總體上有傷了一切文學的某些事實，到底是否容許呢？作家聯盟，必須下着集團的和堅決的判斷。

譬如聽說有兩位詩人跑到西伯利亞底都市每晚用兩千盧布的票價，開自己詩作的朗讀會。這種夏里亞平（Fedor Chaliapin）式的票價，對於普洛詩人，簡直是一種恥辱。這種風聞，縱是荒唐無稽，然而也是恥辱的。假如在蘇聯作家有着我們底名譽，使命和價值的集團的自覺，就必須馬上調查這種醜態的風聞。假如這是事實，就必須把這種貪慾的詩人從作家聯盟開除出去。又假如這風聞是無稽之談，又必須質問那種冒濫作家底捏造虛假的責任者。

其次，作家聯盟，應該注意批評的論文和評論的筆調。應該學習寫批評，又批評家本身應該簡單明瞭地寫得能夠說服人。假如不能看透被批評的作家，是否是普洛列塔利亞底

公然或隱然的敵人，和不能區別重要或不重要的問題，雖是歪曲了現實，但這也不過是寫手拙劣或錯誤吧了，我們應該溫和地嚴肅地說明他怎樣錯誤，爲什麼拙劣，哪一點歪曲了。完全怒罵他或者是嘲笑他，這便成爲往昔那種沙皇學校的講着絕對真理的教師底辦法。正如謝德林所說，知識分子，在這種學校，是好像「適應卑鄙」地在學習着一樣。

我們青年批判家們的論文，那種抽象性，無內容，無生命的枯燥的言語，唯名論和煩瑣哲學家底饒舌，真是令人吃驚了。在這些論文，既碰不着活潑的肉體，又聽不到歷史底強有力的言語，也沒有事實底解明。批判家們，顯然對於我們蘇聯和西歐底經驗的科學底現狀和工作，不感興趣，甚而幾乎不懂的。他們底論文，是多餘地填着哲學底術語，既難讀，又無聊。今日，數百萬的大衆，一面正渴求着做爲對付敵人的武器的知識，一面正捲入現實底漩渦之中，然而，批評家却好像逍遙地浮在現實以外來寫論文。

破壞或傷害人類的價值——這決不是批評家底任務，是小市民根性的顯然的表現，是把所有的人看做比自己更低級的典型的表現，並且是對於無聊，怠惰，讀書不夠或自己無能的一種焦燥和憤激的表現。

過：
對許多不負責任和沒有知識的批評家，是應該特別加以鬭爭的。V·克魯金這樣說

吸取新鮮的空氣，

扔掉高妙的架子吧，

假如你是糊塗——就請不必寫作，

特別是——評論！

編輯家們把評論家底昏愚，很隨便而大意地忽視了。最近我讀了修第恩曼對於沙茨布林底中篇小說山脈的評論。沙茨布林是位很有才能的作家。但在這評論上，標題為穀物貯藏所底泰山，即是把這小說底主人公康民主義者柏茨古魯伊拿來和泰山比較，我以為這是不高明。因為把某人來和這種虛構的人猿比較，這和把批評家來和某種動物與昆蟲比較，是一樣容易的。但是，所謂容易，說是做就好，或者說是應該做這些話，那是不行的。小說山脈底場面，是在阿爾泰山脈，那種像野獸的富農們底世界里展開的。山嶽底暴烈的混沌的風景，在健康的人——康民主義者底胸懷里，就喚起古代獵人底本能和某種情緒。山嶽

風景底特性，在一切民族底口碑傳說上極明瞭地反映着，特別是在平原的民族底想像中強有力地反映着。這種特性，刺戟人們底空想，而拉引他們到天地混沌的「太古」去。評論家嘲笑着康民主義者柏茨古魯伊底感情。譬如說「赤裸裸的土地上赤裸裸的人們」——這是使布爾喬亞和「自耕農們」開心的。

在讀作家們底小說的時候，便常常碰到奇妙的語句。例如——「晚飯後靜寂地休息的時間，如今是沒有了。但在古代，勞動日是兩小時乃至四小時就完了，人們在此外的時間，只是做着自己底家族，家庭和自己個人的事。」新世界雜誌底編者，在讀到這幾行論到「古代」的時候，是作何感想呢？爲什麼不稍爲替它訂正呢？

潘菲洛夫在十月第九號，發表一篇題爲關於賢明的單純的短篇論文。他正確地指出：「關於言語的論爭，是墮於浪費了。」「今日言語的問題，對於文學運動底實踐者，是最重要的問題。」但是，潘菲洛夫沒有提出「賢明的單純」底例子，而且相反地，沒有理解「關於言語的論爭」底真意義。於是，便露出了擴大他自己所非難着的無知的饒舌了。本來，要理解他要求着什麼，是困難的。不過看來好像是要要求作家們來注意農村底「造語」。他引

用着一個「造語」的例子。「我——是都市底征服者」這句話。依他底意思，這句話，就是只有那「不是爲自己個人底野心，而是爲革命而征服，都市的游擊隊」所固有的。」俱這句話，却不單是游擊隊所固有的。在過去，很多人已把自己叫做「都市底征服者」了。例如成吉思汗和那勇敢無敵的浦洛灣斯（Provence）市底征服者，異教徒底殘酷的撲滅者的蒙福爾·亞孟里伯爵等便是。

潘菲洛夫敘述着關於農村底「造語」，但沒有注意那是在「五行民謠」和單純而健全的形式中可以看到，這是非常顯然的事。

潘菲洛夫以爲有誰在主張着像他所說的「如奴隸忠實於過去古典」的人們，又「單從古典作家學習」一樣，而在現在，對於這些，還在繼續着論爭。惟其如此，潘菲洛夫正是一種他自己孤立無援的論文中所反對的「饒舌」，即是惟其如此的幼稚的論文，才是把關於言語的論爭陷於新聞記事的「饒舌」了。

但是，這種饒舌底結果，青年作家們，對於言語越益探着厭棄的冷淡的態度，隨便從日

① (Montforth Amanry 1160—1218 年法國底貴族，曾參加過十字軍——譯註。

常生活中提取簡直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言語了。

我們底新聞雜誌底編輯家們，有沒有在付印之前，讀完原稿呢？——在這里，問問他們一下，也許是得時宜吧。假如是讀了的話，便不能不說那是粗心。文學新聞在對於馬里亞克盤纏的蛇這本書底序文底評論中，馬里亞克有「戴着安樂椅子」這樣的語句。這是錯誤的。在加冠式上所用的，是冠或是花環。但冠或是花環和家具是絕無共通之點，雖然那也是維也納式的椅子。編輯家應該將這通知那位評論家。同志密克維支列舉着「傾向作家」底名字，其中有着叫做涅果萊夫這作家。但所謂作家涅果萊夫，實在並無其人。這是作家庫謝夫斯基底長篇小說尼古拉·涅果萊夫底主人公。編輯家們，應該稍為懂得點文學史的。假如作家把最庸俗的小歌作家別進斯基跟赫爾岑（Herzen）的研究家別特林斯基混同的時候，又把詩篇寫做「Solomon 皇帝所作的色情歌集」的時候，編輯家是有訂正這種大錯或寫錯的義務的。并且，皮涅克（Pinkal）寫着：「三年之後，女兒趕過母親底

● 俄國社會運動家——譯註。

● 舊約中的一卷作品。——譯註。

年齡「」Vorrasch (年齡) 和 Rost (身材) 並不相同，是應該告訴他的。編輯家們，不能不懂得如下的基本問題。即是說，一切言語，都由於行動和勞働產生出來的。故言語是事實底骨、底筋、底神經、底皮膚。從而爲要正確明瞭地表現人類創造事實的過程和事實影響人類的過程，言語底正確簡單和明瞭，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具有豐富的才能，但是却送許多無聊的書籍到市場上去。這因爲是我們對於過去的歷史的知識太貧乏的緣故。一切的事物，總是靠着比較，才能認識它底意義，我們青年們，因爲不懂得過去，故不能十分理解今日底意義。所謂作家——多少應該是歷史家，是歷史的解說者，我們的作家們，不認識他們工作底歷史的意義。因此，在工場和農場的集團勞働中，新的特性底發生和發展底過程，他們完全不能把握了。他們雖然肯定着事實，評價着事實，然而却不能如上所述地來表現事實的論理、行動的化學、人類變化底合法性，以及人類陷於過去的眩惑霧中底逆流等等。

作家們，有些時候，偶爾去視察農場，工場和巨大的新建設。他們靠着看看新聞或速寫文學 (Sketch) 作家底作品來理解現實。但是，他們把這種速寫文學作家們，批評爲第三流

的作家。有時，甚至於像沙皇軍隊中底將校對待士兵一樣，來對待遠寫文學家的作家也有。爲着充分地把握材料，便必需多方地來學習。但是我們很是不喜歡來學習，而是喜歡去教訓。自然，教訓是較爲容易的。

作家們，組織着大的集團，熱心開始對於材料的集團的研究。這事實，我以爲是表示：作家諸君，極真摯地轉向於那極有益的活潑的工作了。

集團底成員，從這種活動獲得什麼呢？這是能夠給與他所希望的一切吧。第一，給與「個人」要費長期間才能搜集的很廣泛的複雜的諸事實底知識。第二，給與制止小市民個人主義的感情的毒素底繁殖，養成着爲現實所創造的必要的個性底力量。個人主義，是不用由他人底書籍借來的言語，而是必要單用自己底言語來描寫生活的。話雖如此，但決不是把無聊的自己本身來誇張地表現的那種必要的。其次，現在，已經到了不必對讀者說明「我怎麼工作呢？」這話的時候了，假如有說明這話的必要，那麼，就說明我們怎麼在工作着吧。在這兒，我想起那個做草鞋的老人的話，他說：「拿着樹皮，拿着縫針，於是在繼續縫着，我想——喂，長靴是需要的。」但是抱憾的，我們在做文學這草鞋的時候，是沒有想到長

報的。第三、集團勞動，在活潑的工作上，作家間互相親密起來，又在作家間，務必養成相互的尊敬。

同志諸君！在我們的社會裏，實在有許多庸俗的愚蠢的事情，——不能不把這一切驅出我們底社會以外去。譬如說下面的這件事實吧：很有教養的賢明的批評家英國底康民主義者D·密爾斯基，批評法捷耶夫底烏台格人的最後一個，正確地指出這部小說，并非裝飾蘇聯文學的作品。這意見，已為大家所公認，而在這裏也毫無侮辱的意味。本來，法捷耶夫自己也承認這小說是很不好的。但這失敗了的小說的某辯護者，他却嚷着：密爾斯基是貴族出身的，這種從罪孽深重的階級產生出來的人，是沒有批評康民主義者法捷耶夫底小說的資格。因此，由於這些高傲而愚蠢的聲明，把自己站在文學將軍的貴族的滑稽的地位。這是可笑和可悲的。他應該反省如下這事實：即是白林斯基（Belinsky）車爾尼謝夫斯基（Chernyshevsky）、杜勃洛柳浦夫（Dobroliubov）等，那是僧侶底兒子，并且，在我國一些工場裏中國軍閥底兒子，也作為康民主義者而在工作着的。

單掛招牌和黨章，這種人不一定是真實的康民主義者。這由黨底清掃和基洛夫（

「Adri」暗殺事件，就是雄辯的證明。同樣，他底出身的階級雖是普洛列塔利亞，但也不一定。是真實的普洛列塔利亞。這由第二國際底領袖們底行動，和從社會主義轉向到法西斯主義的許多工人，就是明證。

在真摯地覺醒着世界根本底變革的人們看來，我們底聯盟，便是一種基石。目前在歐洲喘息着的科學・技術・文學的知識分子，今後越益接近我國吧。許多事實，要求我們，對於以各種各式服務於「最後的和決定的」鬥爭的人們，要採取更親切的態度。但是，我們底態度怎樣呢？在作家大會上，對於荷蘭底一位作家，不給他發言權，也不歡迎他，也不給房子住。於是，他就去打擾自己底朋友一位布爾喬亞作家了。并且，還有聽到說有些人拒絕格特涅詩集底出版。理由說那是「很革命的」。但在我國，早已有馬耶闊夫斯基了，現在需要的，是古典的詩。「阿拉岡（T. Aragon）底詩也沒有出版。然而，他們却用什麼眼色來看我們呢？西班牙底女作家第萊莎・里昂，在作家大會上，可不是說着：「有一個人，只想看蘇聯底汽船（從那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努力的國度駛來的汽船），遙遙地以徒步來到那港灣了」嗎？

無產階級專政底第十八年——就是普洛列塔利亞和集體農民極强有力的集中的年頭。蘇聯底選舉，就是表示着大衆底文化革命底發展底深度和高度。黨底精力，把文化革命底最强有力的武器——科學和技術，引導到自己底創造力的奔流中。科學家們和黨與普洛列塔利亞像今年這麼活躍而親切談話，是在這十七年來所未曾有的。建築家們，在藝術底領域內，極其精悍地宣示自己底抱負。即是關於廣泛的建設底着手，蘇聯建築樣式底創造等。並且，在聽着我們青年作曲家們底音樂時，他們便覺得同樣也捲起如暴風雨似的空前的精力了。

但是，文學特別是落後時代，是命令的地要求文學參加新世界底建設，國家底防衛，對於小市民階級底鬥爭。這種小市民階級，正在腐敗瓦解着，又在某些瞬間，企圖潛逃到敵國去。時代，要求文學積極地參加……然而，我們好像滿足着已得到廉價的月桂冠了。我們依然用讀者底預支金在生活着。讀者在作家大會上，說明對於我們底希望和要求了。但是我們好像沒有把讀者所要求的當做一回事。依然繼續着無聊的「饒舌」，而暴露了我們自己底沒有修養，小市民性的個人主義，以及對於悲劇的美麗的時代底呼聲底冷淡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編後記〕文藝放，談本來是一篇分節的小論，文這是最後的一節，最近才譯成中。文以前的幾節，也已由同一譯者譯出，收在質文社文藝理論叢書之一的文學論一書裏面。誠恐讀者有所誤會，特地申說一下。

M·高爾基作

知識分子論

明旦譯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A·M·高爾基接見雅洛斯拉夫梁的工人代表時，代表們對亞力克西·瑪克辛·高爾基報告了新的工廠的建設勝利後，同時歡迎他到雅洛斯拉夫梁，他答覆說，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帶一封信給雅洛斯拉夫梁的工人。高爾基自己所應允的因事擱置起來了，所以寄了下面這封信：

同你們說些什麼呢，同志們？

在近幾天有一隊工人訪問我，同時親密的告訴我關於橡皮化合工廠的工作，關於在從前攷爾辛克斯基那個地方頂刮刮的公社，關於在邊區以及在城市中工業的以及住房

的建設。在他們「會見」我以前，有些鞋靴廠的集體農民——童子團員，青年團員，黨員，非黨員，老頭們因有英勇的勞動，得到了獎章，——已告訴我他們在田莊中的工作，告訴我他們是渴望着農業的技術文化以及他們共和國文化的發展。我每天看到蘇聯的青年們在文藝，技術，科學，管理科，哲學界，紅軍戰鬥員中以及謹防普羅列塔利亞的格柏烏^①的鬥士中工作着。

要把那一天豐富感想，統統在一個敘述中，在一幅圖畫中描繪起來，實在是十二分困難的，是的，同時在時間方面也不允許這麼做。但統統很自信的這樣想：生活是怎樣的聰明而綺麗，在我們蘇聯的種族中，人們的教育是怎樣的，蘇聯創立了無階級的社會後，經營着工人的工廠與田莊，在這裏每天為孩子們開闢了廣大的自由之路，走上了社會主義。你們覺得自己好像是往山峯上前進似的，就從山峯上大大的展開了成千百萬人們各種工作中之有力的歷史的圖畫，工作迅速的改變了我們國家的面目，——她的自然的地理，——同時又迅速的改造着人類，這些大多數的人們，在我們今天的十五年以前，是出賣

① 蘇聯的政治暗探，英文中縮寫作 G P U 者就是的。——譯者。

着勞動力爲強盜和市僧們工作着的，好像他們是犯了罪要處罰他們似的，生活的毫無意義，對將來沒有一點希望，但現在這些人是自己英勇的建設着自己的未來以及他們子孫們的未來了。

興起了野蠻的可恨的人們的階級後，這些人們就憨態的卑鄙的日常依賴着別人的勞動而生存，在我們國家，最好的人們是已把他建設爲無階級的社會了，——智慧的光榮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每一個人就是他的事業中的主人翁，而國家的公共的主人翁——就是一切勞動的人們。當我們國家在選擇優秀的人們的過程中，一切都發揚光大起來了，這些人們必須用自己的力量，聰明，同那些在土地中愛勞動的人民們，全世界的勞動者的導師們共同爲蘇聯的工人而努力，必須共同要成爲勞動大衆及一切從資本主義的環鍊下努力解放的人們的榜樣。我們蘇聯的青年知識分子——這是新人。他不是像革命以前的知識階級所認爲的把他自己當做「精神的貴族」或無罪的「歷史的犧牲者」，革命前的知識分子他可以這樣虛心的想：可以在主義與工人之間光榮的生活着，或者這樣想，他佔着車夫與馬中間的馬具的地位，他甚或佔着騎馬者與馬脊骨當中的馬鞍的地位。

首先我們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勞動力，他從頭到腳都是長着勞動民衆的肌肉，這不只是他們有血緣的化學的關係，——密切的積極的參加統一的勞動過程。當集體農場的政治局需要人們工作時，我們把這項組織裁撤了，但同時需要共產學院派一百二十個人參加莫斯科的市政建設時，——却召集有二萬個青年團員。勞動過程中的直接的知識是改變世界的知識，個人參加這種過程——這就是蘇聯的普羅知識分子很分明的而幸運的與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的不同。在革命以前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在「意識」中生活着，忘掉了意識是從事實而反映出來，並從事實中滋長起來的。過去的知識分子不僅在實踐方面，同時在理論方面也不完全明白意識與事實的相互關係。我們的知識分子則知道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事實創造的直接的參加者，能夠辯證的來思維。工人階級創造了品質高貴的知識分子後，這些知識分子成爲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活動中最積極的參加者了。質素——優美的，但數量還是很少。一萬六千萬人民的國家現在還缺少着教師，醫生，農學家，以及許多品質最高的文化的導師。所以應當加速的擴大教育「最好的人們」的工作。才力豐富的集體農民應當把自己多餘的精力用來建設學校，注意

教育後代兒孫準備他們參加文化工作，這是我們在國家社會工作以及我們的民俗風化工作中所缺乏的。

同志們，可是我太「注意」「過早」的要求了。但是說到十月革命時，同樣地說牠是「過早」的，但他是降臨了，直至今天是永續不斷的活動着，改變着舊的，驚人的速度改變着痛苦的生活條件，我們統統看到，普羅列塔利亞的後備力量是永不枯竭的，很明白的，他的力量之實現在事實的速度上加強了我——就爲着加強力量，在發展文化的路上努力吧。

敬致同志們的敬禮。

M·高爾基

譯自俄文真經報。一九三六，六，廿五。

M·高爾基 作

給君主主義者底信

雷鳴聲

華西利·伊凡諾維支！

對你親切底來信，我是感謝的。

我讀了這封信，想：哦，這是怎麼一封和你——君主主義者——意志堅強的人不相稱的信啊！

「改變見解」——這在我是不能夠的。因為我覺得君主主義，在全體上，對我是麻煩的，對俄羅斯是件特別不幸底事。

為甚麼呢？是的，第一，是因為——如果人類在自身之上承認和自己相似的唯一底權力，承認他為所欲為地支配他們的生命，自由，財產底絕對權，——這就等於人類自己放棄

自己的意志，聰明，他所有的才能，如同去棄它在泥土中一樣。在這放棄之中，甚至於可以發見非常惡劣的狡猾的。這就是說，使自己的意志全然服從別人，而他却拒絕對自己行動底責任，說：我對神和人類作惡，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志，而是因為上司，因為我生命的主人，因為我所全體地服從着的，對我一切行為負其責任的君主，他這樣命令了我。

其次，你們把支配幾千萬人的命運的無限的自由賦諸一人，創造出某種……，並且賦與你們所創造的神以一種權利去歪曲，改變，刪棄你們從自己的習慣熱烈地信仰着的天神的法則。

在俄羅斯，比方，神所遺下的「勿殺」和「勿盜」底聖訓，是完全從實生活之中被抹殺了的。

為甚麼君主主義的原理對俄羅斯是特別有害呢？

你自身就認着俄羅斯的人民是「精神的地並不堅強」的，在這一點上，我也與你同感，——精神的堅強是在（一）人類得到行動自由的場合，（二）對未來的一定的目的存在的場合，才造成的。——而我們第一點是被剝奪了的，第二點呢，有許多人還沒有自覺到它

對我們的必要

有一個時候，我爲理解祖國人民的精神而幾乎遊遍了全俄羅斯。我思索過這些人民對神底像半開化人一樣的見解，思索過和那些口碑、民謠、童話，俚諺裏的事情完全相像的人民底精神的創造。並且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看到同一的事象，那就是：意志的薄弱，和思想的不安定，不確實，對分明而又堅固地決定了的目的和未來的活生生的考慮的缺如，對癡迷浮泛的空想底悲愴的思慕和立足於東洋的態度上面的霧樣的哲學思索……

……「蘋果掉在蘋果樹的近傍」是件明瞭的事。你憤怒着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其他各色各樣的惡，但那是徒然的。俄羅斯的農民人家在巴古寧之前就已經思索了無政府主義，遠在畢薩列夫出生以前就已經採取了虛無主義。你請注意一下那逃走農民的宗派和過路者們，你請思索一下他們的教義罷！結局，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和俄羅斯的人民是完全相同的一對雙生兒，假如要舉出知識份子的「缺點」，那就是他們與無限正大的痛苦同時創造出的他們的良心。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就是這樣的。他們的英雄主義和他們所經歷了來的活動是歐洲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全然獨特的現象。而你却還必

須去認識他們並不完全是亞細亞人。

就拿你們的「真正俄羅斯人」團來做個例子罷。總裁給你們以行動之完全的自由，但你們不能結成具有明瞭和一定行動方針的鞏固政黨而分裂為好些流派，在侵吞團基金那樣的問題上互相攻擊着。並且，那是怎麼一回事啊，在莫斯科不是有三十個支部被鎖閉了，有四十個左右的支部爲了「財源不足」而正想鎖閉嗎？

你們底團體，無論在甚麼地方都陷入在無力和凋落斷續的狀態。這就是你們君主主義者諸君被說「除……胡鬧之外能做些甚麼」底理由。你們想過怎樣將俄羅斯從她破滅的混沌的不幸——不學，飲酒，飢餓以及一般的野獸化之中拯救出來嗎？飛快地助長這種不幸的，不就是大部分與民族的地和你們無緣的人們所組織的政府同一的門裏忘我地幹着甚麼底你們嗎？你們是可憐的，沒有教養的，不學的人。你們不懂得自己國家的歷史，也不懂得俄羅斯人民的要求和必要。總之，你們是甚麼都不想懂得的。你們祇求乞着一件事——無論如何總得安穩地……重要的是——他們是沒有意志的人民。關於這一點，列士可夫（你們知道的，他不是革命家而是國民主義者）曾特以「廢物的斯拉夫民族」

或「襁褓的祖國」來稱呼你們……因此，君主主義原理之爲你們所接受的原因，不是因爲你們深深考慮過它，不是因爲你們看透了君主政治優於生動的活動的西歐所造成的種種統治形態，而是因爲你們是半亞細亞的，不自覺人類的良心，和這人類之意志的力和睿智的創造力底信念都被剝奪了的人。你以爲服從君主，則不管自己對自己和對近親者的態度如何，都得任意的避免責任。要之，你是以爲就如此做了，良心也依然還可以得救的。然而，你們不單不能得救，未來還會輕蔑和嘲笑你們的愚笨，會嚴厲地裁判你們的殘酷和卑劣。

你對我的書褒獎過甚。但我確信着你讀我寫的书却没有理解它。我無論甚麼時候都在寫一件事情，並且今後也將繼續再寫——那就是：對生活抱消極的態度是如何有害，對生活之活動的態度在我們是如何必要？我們俄羅斯人很多地很壞地思維着，愚笨地少量地勞動着。

……你們所代表的俄羅斯和歐羅巴之間是沒有本質上的差異的。不是俄羅斯底資本榨取法蘭西，英吉利和德意志底財富，而相反地是這三個國家漸次在烏拉爾，賴，西伯利

亞以及高加索裏海地方，把俄羅斯的財富抓到自己的手裏。

你們削去瞎了的空洞的眼孔，而猶反復饒舌着上流的事，誇耀着「偉大的俄羅斯精神」，是的，留心一下它怎樣從你們那里給捲去罷！

我在上面提起的烈士可夫曾說過：

——「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後，我們都將覺得與歐羅巴聯合國發生關係是討厭。德意志人或甚麼諾爾曼人會到這裏來征服我們。」

君主主義者和「愛國者」諸君呀——你們請細嚼一下這句烈士可夫底話——怕不能說這樣的時期，在最近不會來罷！

全國是被血和污穢渲染着。在那兒，警察暗探殺大臣們。●在那兒，受挑唆者欺騙的成千的人被送上絞首台，被送進牢獄，被送到流刑地。在監獄和警察署，復興着中世紀的拷問。人沒有一粒豆大的價值，人類成爲幾千的把束被人踐踏。在這種國家裏，青年的自殺成了

● 這封信是首相史特雷平在基也夫國立劇場被警察的暗探波果洛夫暗殺不久後寫的。

流行。小孩子們耍着「裁判」而作互相絞頸的遊戲——這樣的國家爲歐洲所嫌忌是明白的。不，那是比嫌忌還深刻的感情。因爲俄羅斯在結局能成爲威脅一切健全人類底惡性流行病的原動力。

你們「愛國者」諸君不會覺到歐羅巴，特別是俄羅斯最近的鄰人——德意志的人們在滿足地眺望着我們祖國底這腐敗和墮落，卽你們所熱心地助長着它的過程嗎？你們沒有想過俄羅斯的無力對有一些人是快樂和有利嗎？因爲健康和不客氣的人們來簡單地向你們這樣說的時機是近了。

「噓，餓鬼們，開玩笑已經夠了！我們對那些是厭倦了！你們沒有瓦利亞克●就不能統治，你們沒有獨立的才能，你們必要在你們那裏建立良好秩序，和具有勇氣的強大的主人的手是明白的。你們在這樣的野蠻狀態裏是比以前中國因歐羅巴的文化而發生的危險更加危險。所以和你們在以前毫無異意地分割了波蘭一樣。我們決定和好地分割你們，並

● 最初的俄羅斯民族征服者。

且教育你們。」

……華西利·伊凡諾維支，就假定這是笑談罷，請你允許我站在你們「愛國的」精神的立場上提出若干的問題在你們的面前。爲甚麼普魯士的王侯們勸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可拉二世在俄國作根本的政治改革爲甚麼普魯士總是熱心地教唆俄羅斯政府朝向遠東，亞細亞，並且我們的國家依從鄰國的勸告企圖滿洲的併吞？

那不是因爲在自己的近旁具有文化薄弱和及有反抗力的國家是有利嗎？不是因爲想使我們和中國戰爭而把我們沉在亞細亞，使我們精疲力竭，使亞細亞也衰弱下去嗎？不是因爲要求得兩重利益嗎？當我們的國家被亞細亞的戰爭纏住了手足的時候——德意志就將在歐羅巴掌握霸權，就在那個時候，它會有斷然地把良好秩序給與我們國家底力量。

爲甚麼尼可拉二世與塞爾維亞底格奧爾志王相的，在奧大利併合了波士尼亞，黑爾澤果，波拿的時候，他會起來反對奧大利而又破了他的約言呢？又爲甚麼俄羅斯幾次地流了自己的兵卒的血，而巴爾幹半島上斯拉夫民族的領土反被奪取了呢？

那不是因為妨礙了奧大利向愛格海的海口，並且不讓俄羅斯加進歐洲，不許俄羅斯和西方底斯拉夫民族接近嗎？

為甚麼你們的「愛國者」們，你們所敬愛的英雄們——格爾雪里曼，西塔開里堡，冷寧堪普及其他與此同流的人物不像古昔俄羅斯國民殘忍地熱意地善戰一樣來和××人戰爭呢？

你瞧，我不是「國民主義」的地，並且「愛國主義」的地把問題提出來嗎？
為甚麼讓德意志人，那些男爵們，大多數人，在俄羅斯的歷史上，演着抓緊俄羅斯人的喉嚨的一定的角色？

我以為你們去學習一下俄羅斯的歷史特別是外交史是有益的。這樣你們就能夠知道你們所愛的君主們對俄羅斯國民及其利益的態度了。並且，那會給你們以有興趣的演說材料。

你們高呼：俄羅斯人！俄羅斯！打倒外國人！

如果有這個希望，就請去實現這個可誇的口號好了。——你請就着手罷！讓我告訴你

們對俄羅斯最有害的外國人之一族。——那是幾百年的長時期裏使我們的國家極端疲敝，是一百年間三度的使俄羅斯幾乎陷落於民族破滅深淵的一族。我首先奉出用彼得三世的名義支配了俄羅斯的果爾西頓侯爵卡爾·烏爾理希和他的妻，用愛卡德林娜二世的名義同樣也支配了俄羅斯的柴爾布斯特王家的王女蘇菲阿烏故斯妥烏娜。

「俄羅斯沙皇」彼得三世毫無嫌忌地操着非常拙劣的俄國話，對自己的臣民稱呼自己為「普魯士王的忠誠的臣子」，並且跪在王的銅像之前。

愛卡德林娜二世殺了他和依凡王，把俄羅斯國民當作奴隸分與貴族地主們，在她治世的時候，農民們成羣地逃往外國，她把德意志人引入南方的草原和伏爾加沿岸肥沃的土地。最初驅使俄羅斯國民和法蘭西戰爭的也就是她。

你們稱尼古拉二世為「善人」——這是你們看錯了的。正確地說，那是扮飾和詭辯。這個人物在一切有良心的人們看來，是最黑暗的，非常虛偽的，由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頭的血底化身！那是培士特更為利害的死骸的製造人，生命的殲滅者！他完全像瞎子下將

棋一樣打賭着俄羅斯人們的命運。

你瞧，死亡四千人以上的「荷德英卡事件」就是他治世的開端！

看見烏發縣知事在鎮壓紫拉安司特工人罷工時的報告書上寫着四十七人被殺之後，——這個人物就在控告書的空白上寫了「遺憾的是太少」幾個字。

他治世的口號就是以被殺的人數過少為遺憾。

我不是對你講奇聞逸話——這些話，和他親手寫下，當作機密文件印刷的所謂「沙皇對知事報告書的備忘錄」上所表現的殘忍而冷酷的，對臣子的忠告比起來時，是望塵莫及的！那備忘錄，每年都印刷來「為指導」而分發給知事們。你請把這樣的東西來看看罷，然後你就會知道你的「善人」是怎樣的人物。

烏拉志加夫卡茲的總督加茲培克將軍在親身執奏時，報告他沒有開槍就鎮壓了人民的騷擾，而善良的，愛着俄羅斯人民的沙皇却教訓地規勸了他說：「無論甚麼時候都非開槍不可！無論甚麼時候都開槍罷，將軍！」

一月九日，●他目視了。就在這一天，是毫不留情地斷然開槍了的！然而，為甚麼開槍的

呢？我不能理解。

幾千的人們以終身的信賴到自己「善良的指導者」那里去，向他的善心申訴——爲了這些，就有必要開槍嗎？

他是個對俄羅斯的命運非常冷淡的人。培特羅柏烏羅士克戰艦沉沒，馬加洛夫死亡，當這報告遞給尼古拉二世的時候，

「我老早已經知道了。」你的善人這樣回答着，就由小窗口用孟德克和史特槍開始射鳥鴉了。這是一個侍從所說的事。

又還有必要給你指摘遼陽，奉天，對馬的悲劇——第三團民族的破局嗎？

具有現在被忘記的和平的沙皇之名的尼古拉二世的治世中，俄羅斯國民之被殺戮者，是並不少於十九世紀中幾個戰爭的時候。

可是，俄羅斯依然在成長和擴大——你這樣說着。

● 冬宮前慘殺示威工人的日子。（參看本連叢第一輯高爾基所著一月九日）

是的，俄羅斯由一八一二年的屠殺成長至塞瓦士特波里和對馬，並且馬上還將成爲一個新的大屠殺。

……俄羅斯在成長着，然而外國資本到處都支配着俄羅斯，用這些俄羅斯懶怠者的鼻尖來掠奪着俄羅斯的財富。

俄羅斯——是在成長着嗎？你還沒有看見真實的東西。對這問題，在教唆，死亡，自殺，強盜，欺詐，竊盜等霧圍氣之中，爲那些影響和印象所養育的人們的世代會給你以解答，俄羅斯是成長着——成長在中毒了的叡智與良心的霧圍氣之中。並且這霧圍氣是你們所造成的。

然而——不論你們將做些甚麼——革命是難於避免的。並且你們那樣贊賞過的法律會加快的促成它。你希求着「鎮靜」，說監獄和絞首台能夠得到它。你們在國內堆積起滅亡你們自身的惡的凝塊。

……我對你的信，在「愛國主義與國民利益」的見地上回答了。你並且說明了你不

理解國民的利益是甚麼，證明那些和你是無緣的東西。

你們——就在你們當作羣衆聚合起來的時候，也絕不如你們自身所想像的那麼可怕和強大。你們是用奴隸的血塗得油滑的不幸的半病人。你們是使俄羅斯日加腐敗，使它中毒的人。你們是命運決定死滅的人。

〔後記〕 這是高爾基在意大利卜普里寫給華西利·伊凡諾維支·普列夫的一封信。普列夫是高爾基的故里尼日尼市的出版業者和愛國團體「俄羅斯人民同盟」的支部長。一九一〇年，普列夫出版了高爾基的作品集，並對他的作品大加讚揚，致函國外的高爾基，稱頌尼古拉二世的善良和寬大，勸高爾基用悔過來求赦免，回返俄國。那封信令高爾基感到了無限的憤慨，而覆了他這封信。這件事，在高爾基一七二四年集就的「回憶」中的「君主主義者」上，曾有所提及。這封信在一九一二年被譯成英文發表在曼徹斯特導報上，引起了巨大的影響。本譯文中的註都是日譯者所加的。信的原文，現在還保存在「謝德林博物館」裏。

波梁斯基作

關於白林斯基

林崇譯

M·G·白林斯基 (Belinsky, 1811—1848) 是十九世紀俄國最傑出的批評家。他把批評提高到在當時經濟的條件下最初可能的那樣思想的高度。白林斯基通過了探求的複雜而且苦難的道路。他從對於謝林格 (Schelling) 和費希特 (Fichte) 的私淑開始，經過了包含『一切合理的就是現實的，一切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那有名的公式的黑格爾 (Hegel) 的哲學。後來他與黑格爾的反動的解釋斷絕了關係，達到了社會主義，即黑格爾左派，費爾巴哈 (Feuerbach) 的唯物論哲學。白林斯基是從在藝術中補入統一的永久意念與有限之物——即神與人之間的介紹人的任務開始的。他把藝術規定為『無限地呈示了多種多樣的現象的』宇宙之統一的意念的表現。』他拿理想來和現實對置，宣

佈理想是現實的生活，證明了現實的生活是幻像和否定。他在文學上主張着國民性，而且還把牠解釋爲通過國民的個性的「統一的永久意念」的表現。從這裏，對詩人生出了對於「創造的精神之無意識的表現」那樣的見解。但是俄羅斯的可憎的現實的各種條件，沒有容許白林斯基在觀念論哲學的高處安下心來。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批評家的面前出現了。——就先說現實乃到達永久去的階段，這話是不錯的罷，但是永久與現實，及在其中活着的人們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呢？合理的事物是永久的，不過合理的事物就是現存的事物嗎？雖然一方面熱中於黑格爾，也還是不能夠理解他的革命的功能，白林斯基曾經如次地聲明了。「沒有野生的物質之力，沒有惡德和劍的支配權，沒有偶然性。」他甚至承認了專制政治和希臘正教。社會是時常以權利而比每個個人處在更高的地方的，——然而每一個個性，在牠表現着社會的程度上是實現，不是幻想。由此而出現了對孟切爾的攻擊，隨之，察刺基[●]也是「從瘋人院裏跑了出來的夢遊病者」了。他屢次不斷地強調着如次的事。——真的詩的內容，「不是一日的問題，而是永久的問題；不是一國的利益，而是

● 戲曲聰明誤中的主人公。——原註。

世界的利害，不是黨派的運命，而是人類的運命。」「聰明誤是非藝術的作品。因為藝術作品，自身就是目的，自己以外是沒有目的的。但是古利波埃多夫 (Griboedov) ① 明顯地有着外部的目的——嘲笑現代社會的目的。」「白林斯基要求批評在個別中尋出一般的永久的東西來，根據這個去評定作品的價值。他的根本思想，歸結到『藝術不可以服從於自體以外還服從於社會。與藝術與社會互不妨礙地各走各路。』根據這，決定一切文藝的評價。白林斯基攻擊法國人，而傾心於德國人。例如他叱責喬治桑 (George Sand) 而心服哥德 (Goethe)。在哥德之中看到了絕對的事物之最高表現。把國民看作無限的事物之個別的表现，白林斯基雖然意識到如此，國民也還是在一定的歷史的條件中生活着，便把闡明這個國民精神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任務了。從這裏，他移向現實主義和歷史的批評了。對黑格爾的熱中，並沒有繼續很久。不久，白林斯基就明白過來，覺悟到自己的錯誤的深重，而咒罵黑格爾，越過俄羅斯的現實了。他認為『並不伴着特殊的事物或個別的事物的一般的事物，祇有在純粹思維中纔是現實的，而在活生生看得見的現實中，那是自淫的空想。』

「白林斯基宣言了個性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個性在困憊時不是和現實和解的。他僅僅承認合理的現實。他開始論及暴力的變革，宣說社會主義了。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並沒有使得白林斯基滿足。他開始研究現實，事實與原因，以及產生牠們的事物等等。但是，這一切的事實都集中在俄羅斯的現實的周圍，即俄羅斯的經濟的、政治的生活的周圍，白林斯基便提起了俄羅斯的發展要踏上怎樣的徑路這一現實的根本的問題。他斷言了未來必定屬於布爾喬亞，俄羅斯不能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他認清了俄羅斯的公民的發展，是從「俄羅斯的貴族階級轉化為布爾喬亞的瞬間」開始的。他區別開大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給他們派定了各自的歷史的任務。抱着費爾巴哈的哲學，白林斯基在自己的勞作中執拗地帶入了：人類與自然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思維祇是結合了感情所給與了的東西而已。但，重要的，是在於明確地把握了不是思維支配現實，現實給思維提供了材料，現實是先存在的這一點。這些社會的哲學的見解，把從來的藝術及其任務的解釋，和從來文學上的評價顛倒了。如果在以前，藝術是絕對的意念的表現，是離開了現實的純粹藝術，現在則藝術雖然依舊是藝術，但首先非成爲服役於社會的東西不可了。這個思想，他屢次重

複着，常常是帶着非常的執拗的。對社會無用的藝術，對於他已經不存在了。詩人是「社會時代・人類的機關和代表者。」藝術是深深地觀念的。如果沒有思想，那對於懶人，對於食客也都有用。歷史的批評，深深地成爲社會的哲學的東西了。現實是——在諸現象中的並不是真理，「一切現實的基礎是社會。」這時，喬治・桑是優秀的作家了，古利波埃多夫是大諷刺家了。在古利波埃多夫的作品中，白林斯基看到了對於俄羅斯現實的深刻的抗議。即是看到了「對於官吏、受賄者、酒場、放蕩者、我國（俄國）的自淫的上流社會、無智、自發的偽善等等」的抗議。從這裏產生了對於果戈理（Gogol）的宗教的神祕主義，對於他的「與親友們來往的書簡」的熱烈的抗議。詩人——是解答生活之最沸騰的問題的神的宣託者。作爲一個天才，詩人是不能生存的，要成功，「更加帶着時代的精神來發展是必要的。」白林斯基認爲在顧里格羅維支（Grigorovich）的小說安東・格廉密克中最先提起了關於農民的問題，而褒譽了顧里格羅維支。尼古拉一世的警察，在這個批評家的見解中招來了恐慌，要把他投進要塞監獄裏，但是死把他從這個將要來臨的苦惱中救出來了。

白林斯基是俄國最初的「拉滋諾欽茨」（Raznochintsy）●是在資本主義是不能

避免的程度上容受了資本主義的，帶着社會主義的氣氛的，小布爾喬亞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的知識階層的代表者。在自己的革命的傾向中，白林斯基並不信賴民眾，把民眾看成素養未足；他把自己的期待放在知識階層上面，而且把藝術看做了宣傳手段。因此，他率領着現實主義的藝術，擁護果戈理的自然派；因此，他喜歡萊芒托夫（Lermontov）的抗議，而對於普希金（Pushkin）則像對於貴族的詩人一樣，比較地無關心了。白林斯基的批評之社會的功能，布爾喬亞的文化人們也大都承認了。這個布爾喬亞的思想，是要利用藝術來強化自己的階級的。但是白林斯基對於他們是太大了。白林斯基眺望着遙遠的前方，看見資本主義的一切醜惡，而否定了牠。『狂暴的維沙里安』●死了的時候，是布爾喬亞的文化者們開始急忙掃除白林斯基的見解，或是否定那見解，或是在甜美的自由主義的精神中把牠歪曲了。在這一點上努力了過來的人有許多。白林斯基的遺訓，由

●這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間，俄國各種小市民出身的知識份子所形成的一階層，原文是不屬於貴族或商人的任何階級的意思。——譯者。

●指白林斯基。——譯者。

其他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拉滋諾欽茨』們——車爾芮謝夫斯基 (Chernyshevsky) 和 多布洛留布夫 (Dobrolubov) 復興了。當然，現代人雜誌的分裂，雖然是伴着深刻的經濟進展的條件，但最接近的直接的原因，則是基於對白林斯基的態度的衝突。白林斯基不僅作為最初的有名的俄國的批評家是偉大的，作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先驅者也是偉大的。自由主義者和民粹派們雖然注意到白林斯基的觀念論的謬誤，但是他們不能夠從根本上把牠剷除。這是和貴族的屠格涅夫 (Turgenev) 曾經在與『拉滋諾欽茨』的鬥爭中不能立足於白林斯基的權威上是同樣的。費爾巴哈時代的白林斯基將永遠與馬克思主義一同遺留下來的吧。而且我們將要斷言白林斯基是費爾巴哈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不但清除了布爾喬亞的道路，而且是準備了布爾喬亞的深深的墓穴的吧。通過了車爾芮謝夫斯基和多布洛留布夫，白林斯基把手伸向勤勞階級了。

〔後記〕今年恰是白林斯基誕生一百廿五週年紀念。他的文藝批評，在當時的俄國文壇會建立了絕大的權威。這裏譯出來的，是蘇聯出版的文藝百科辭典第五卷俄國文藝批評史中關於白林斯基的一節。執筆者波梁斯基 (Pol'yansky) 是現代蘇聯的主要的文學批評家，在十月革命

後，曾參加過教育人民委員部，擔任過文學出版本部部長；主要的著作有革命期的俄羅斯文學，現代批評的諸問題，普羅文化論……等。這裏的譯文則是從濱野浩的日譯重譯過來的。譯者。



D·白德內宜作

詩 三 首

明且譯

兩種一致的浪潮

法西斯的軍隊瘋狂着，

橫蠻的隊伍，

沒有特別的驚奇，

只不過他有兩個動機。

卒然的信口雌黃。

世人已知道出自法西斯蒂的

口中，

莫斯科現在有他的血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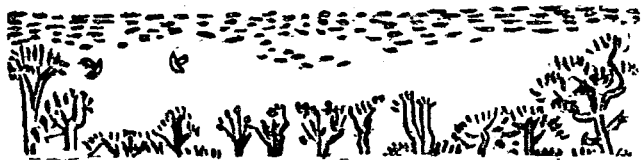
在瑪德里：

「西班牙的整個人民陣綫

是莫斯科的製造！」

怎樣一回事呢，忿怒！

「莫斯科的計劃揭發了，



巨大！」

這就是他揭穿出了的。

野獸般的兇殘暴怒

喧擾了柏林與羅馬。

法西斯的哀號成爲狂嘯：

「我們準備着幫助你們！」

尿缸，漫溢！

瘋狂的呼嘯：

「倘若沒有法西斯

「沒有這個

整個世界早已沉淪！」

布爾希維主義就漫騰了

世界！」

「我們要警戒！」

「我們要提防！」

「在烏克蘭——沒有了香蕉：

「刺殺！」

所有的香蕉飛射出了雹彈！」

「放火！」

「在莫斯科走來了斯泰哈

「燃燒！」

諾夫！」



好！

「劃出了列甯格勒！」

多來點謠言好！多來點混亂

每一個進程荒蕪！

背謬的野禽陷入恐怖！

每天來降臨。

毋忘昨天的狂吠，

野禽唱着新的口調：

「在蘇哈連渥寺塔旁

康敏特爾在示威！」

「對將軍，宣傳部」

發出了戰爭的命令：

奪取歐洲！火燒了歐洲！

應當同他做一次最後的決

鬥！」

對白癡不要拘謹。

那裏確實的有什麼祕密？

這都是——按事情的本質——

戰前的狂猖。

這是真實的標幟，

準備着戰爭：

發動了毒瓦斯的襲擊，



直到開始了肉搏！

恐怖主義與燒殺主義！

迷醉的妄語，

癡狂的報紙的謾言。

托洛斯基！……這兒是骯髒

——加倍的！

無論怎樣猥褻，譏刺，

這兒是法西斯的英雄！

無論法西斯怎樣狂暴，愚

看是誰的咆哮，是法西斯的

弄，

咆哮。

按他自己的妄言，

佔着第二個領導的力量。

是一切中風疾走的謬論。

謾罵的參謀部，

有機器官的瘡痕，

可恨的獨奏者，

麻痺，白癩！

看誰是蟾蜍般的跳着，

托洛斯基主義般的謬論，

在浸濕了的紙頁上！



親近狂吠的惡漢

看誰是知道一切的溝渠

說着這樣的標幟：

流氓的新聞，

——飛速的走着，但隱滅了足

看誰是御用了資料

跡！——

做法西斯的妄言——

托洛斯基的足跡隱滅了，並

看誰是預言我們可怕

且是自覺的。

同時，彎着毒蛇的嘴，

臭人！國界！

我們的民衆法庭預言

在我們新聞中沒有這種肖像

同時世界的民衆預言着！

托洛斯基——滿嘴噴着白沫

有的是民衆的標幟，

（民衆的眼提防着）



他很少得到報償：

從失敗中又爬到了失敗。

把他叫做吉卜賽的「拉胡琴

的」

伊利奇是有原因的。

這個「伊烏杜什攷」在交易着

這同樣不是無的放矢。

看給誰是規定下一個任務——

破壞十月的基礎。

只是挖洞還沒有滿足。

沒有滿足？可唾的。

成爲法西斯的檢察員了

可恥的叛變者教唆着。

隱謀的恐怖主義，

他在挪威詈罵着，

在「無罪的」新聞事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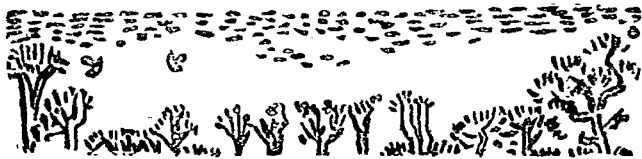
他沒命的努力着。

救世主，他——節爾米特列爾

決不是自己的罪惡——

他多少總有點作爲：海伊爾

希特拉，



爲了他的兒女與妻妾，

眼前在法庭上就有這樣的案

在阿姆斯特丹黃色的篩子

件，

托洛斯基（『我還仍然活

他播種着種子。

着！』）

暴戾的怒號着

『唔，請問德波魯克爾！
唔，請問西特林納！』

在法西斯的兇惡的狂嘯之

下。

這些和露的人們

從這些人中爭功是無異議

我們等最後的『階段』，

只剩下他一人：

快樂的用各種形式胡說，

——『托洛斯基帶着蓋司普特

希望對罪惡的人幫助。

的護照



按期的來往柏林！

但僅止如此能長久嗎？

X X X X X

那兒就是匪徒預備的避難所

看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侮蔑

那兒，他是宣誓對我們復

罵詈、污濁，匪氛，

仇。

如同灰塵坑中發出來的，

隱藏到自己的朋友和附從者

流着污濁的毒汁

後面，

兩種一致的浪潮！

找尋着自己的護符……

譯自俄文真理報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

無敵的國家(二)

普拉夫達在國外流通着。

達，

白色的惡徒們讀着普拉夫

謾罵着第一頁：

(二) 節目故鄉——譯者



道；

——「多無知呀！有什麼味

那煤礦……惡夢！

看來是怎樣悲傷

溶和着煤，鋼與汽油……

這種人的肖像！

還有工廠……什麼路……

鳴啦……綺綺的影片……

同時每天一杯，

永續的時光

光榮着什麼東西，

他們，現在是呼着誰的名字

那些曳引機駕駛員，

將來知道整個國家是堅固

那些發明家，

的。

那些燒火的青年，

他們是約瑟夫的鼓掌者，

那些鐵匠的母性，

而無上的光榮——錦標。

那些帶高級徽章的機匠，

那些邊防的關士，

不是，我看了，謝謝！

那兩個紡織者，那潛水者，

唔，還想到什麼地方。



爲那樣無意義的獎章……

沒有，沒有，什麼地方都

關於我們的失望的故鄉

沒想過。」

在異鄉族的邊區是沒有見過的！

可惡的攷察遍了整個國

涅克拉梭夫

家。

從什麼可恨的遠古以來

但是從普拉夫達的報上——

我們就沈鬱着，壓制着憂

唔！——

懷！

英勇的戰士衛護着邊防

『說到我們失望的故鄉·

冷笑的注視着他。

在異族的邊區是沒有見過

x
x
x
x

的！』

我們大家失望的唱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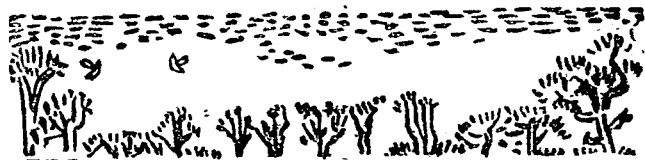
『悲歌。』『我們顫慄的唱

普希金

着』。

悲痛的詩，沉哀而失望的。

看哪，心兒是熬煎着什麼



我們的兩個出類拔萃的歌詠者，

但那裏有什麼佳運

命運決定是『惡劣』，

省區叫做『荒區』，

人民——『啞然』，農村——

『黑暗』，

生活——痛苦，含着悲傷與

呻吟，

麵包——『痛苦』——（一）跟隨着

詩人，

生養女兒——玩弄，

住室——熊窟，

小馬兒——騫馬，

道路——薄泥難行，

勞動——苦工，戀愛，悲劇

貪污賄賂——到處公行——

官場的風習現象，

契約——照例的公事，

農民——啞牛

工人——心腹之仇，

政權——與特殊的沙俄——

叫做愚民政治與屠殺，

（一）高爾基即痛苦的意思——譯者，



「比沒有還要壞」。——

詩人威涅威基諾夫知道，
有什麼樣的價值估計。

當他鄙視的憎惡時

這樣鋒芒的在書中來譏刺：

「污濁，卑鄙，臭鼬與蟑螂

應當對這一切加以鞭打，

唔，看這有多少蠢漢。

「神聖」的故鄉這樣喚着

！

x x x x x

着，

是的，這種熱嘲我們明白。

熱烈的歌詠者是對的。

過去的毒蛇，斑虫

我們要斬草除根。

國家欣欣向榮，走上了光明

，

自豪的處到了新的時代。

「荒蕪的」省區已成過去，

「黑暗」的鄉村也已絕跡

是不是還妄自誹謗的說

我們開一條路在以太？

「啞默的人民」！大聲的吼

着，

他驚動了全世界。

世界分成了兩極。



把敵人拋在熱帶與寒帶——
朋友們把也當作榜樣捕獲，
捕獲——不自由的——我們的

消息。

什麼事業的光輝

我們的英勇的勞動，

人類的價值

是我們獲得了生活的基礎

我們的故鄉光榮的是

我們創造了十月，

正好滿江春潮，風暴

喧擾着創造的洪流，

着，

在我們祖國每一把斧頭都忙

文明的是斯泰哈諾夫運動

在悲慘的瘟疫地帶

非蘇維埃的歌詠者唱着，

我們知道，敵人很快的

要擺出猙獰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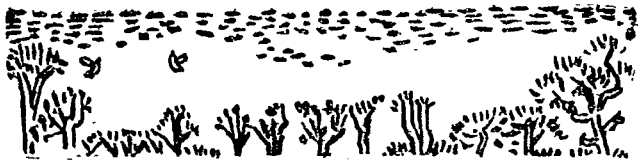
x x x x

生活改進了，同志們。

生活較為愉快了。

但是當生活微笑的時候，

工作是已經完成了。



約瑟夫

在城市，在遙遠的鄉村，

今天，全體在歡笑，

快樂的遊行，

紀念着蘇維埃國家。

在遙遠的鄉村，在哥薩克的

碎，——

農舍

在國防的邊疆。

逡巡着，馳騁着騎兵

凡一切看到普拉夫達的人們

在世界各國誰都明白：

逡巡着鍛鍊過的黨員，

逡巡着青年團的青年，

逡巡着工人的隊伍

逡巡着集體農民的大隊

逡巡着北極的探險隊

要瓦解法西斯主義；不僅是粉

且要採取戰鬥的，

打破一切障礙，

首先用勝利的旗幟

運輸的英雄們逡巡着，——

斯泰哈諾夫的掘礦者逡巡

着，

技術最高的技師們，——



着，

康拜因團員，裝修者逡巡

技師，建築師……

在一副綜合體中的腦與手，

永遠聯繫着，

逡巡着科學的突擊隊，

逡巡着勞動的突擊隊，

平等的具有他們的本能，

把他們誕生在一個家庭：

這一切——完美的英勇。

爲自己祖國的英雄。

依照特別的警號。

依照莫都紅場的，

伊利奇的遺囑是真實的，

逡巡着耀人的行列，

照耀着武器與裝束，

他們的歌詠波濤。

約瑟夫發表他的意見，

同志們站在他的身旁：

——『無敵的國家！』

保護祖國（二）

（一）節自故鄉——譯者。



我激動的讀着

約瑟夫憲法的條文，

我覺得：千百的黃蜂

圍繞着我營營，

伴着黃鶯兒的歌聲。

在窗簾間湧現着潮似的急

流，

帶來了田園的清香……

在這個剎那，我的朋友，

我解開了戎衣和武裝，

我放下了劍筒和劍兒！

我不知道其中有什戰營！

在其中也沒有出征！

我覺得從肩上放下了經年的

重任。

擺在我前面的是什麼

在大道上消滅了一切災禍，

在我的青春的胸中是什麼

同樣是擊動着的青年的心潮

，

同時我聽到了聲響——誰的

？

似乎是快樂的熱忱的時光，

鏗亮的銀色的溪澗

在那迷人的花園。

從那方面閃爍着



騰漲着，潢溢着，無邊無際

那聲音聖潔的瑯瑯着

消魂的，柔情的。

x x x x

——我生着，我活着

在自由的幸福的樂園。

我看到栩栩欲活的故事

這故事透徹到了晨曉的天

際，

在聯珠般的禾穗的青田。

到處——近處，遠處與四圍

創造的世界一望無際，

團結着與敵人鬥爭

成長着我的祖國。

驚奇的勞動開發

在晴天，在霹靂都一樣仍

清徹

在那裏成長着神工鬼斧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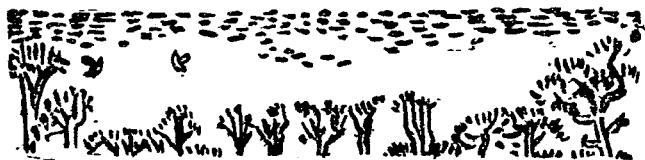
市，

功能最大的工廠

與收穫豐滿的集體農場。

南，北，東，西

交流在一個電網



滴。

從莫斯科，幸福的都市。

我在這個創造的洪流

參加了個人的一枝創造的點 昌明，

他那遺囑中的，理想中的。

哈，倘你我知道他的神術，

我將怎樣貢獻前所未見的

我願望一切都均衡

逐年走上文明。

哈，我是怎樣的希望

在我的祖國

成爲最燦爛的花園！

有過米瓊林，但他已死去。

他是偉大的神人。

要把城市

變爲花園的涼蔭

要壘粟和木樨繁茂

那裏，鉄礦

鎔化爲鋼的火花，——

要把橡膠種植在沙俄的松區

直至最遠的北極，

那裏冰天雪地，冰川，



繁殖爲一望無際的綠園，

在所有的街上，在所有的

道上，——

使污穢不清的地上

· 種植着成行的白楊，

春天木蘭在繁茂

夏季輝映着榕橘，——

使工廠的機器一邊，

在工房和飯堂

愉快的如在花簇中間

眼看到前所未見的鮮花，

使田野的地界，

成長起蔭道，

使集體農場的田園

永遠不陷爲荒原，——

使我們的力量與光榮

讓蘇維埃的哨兵保護着，

在任何一個邊界，只要那裏

有我們的光榮，

能夠驚奇的繁榮

成爲動我魂魄的花園！



我是在那個時候說

當我對國外的一切弟兄們，自由：

一切被壓迫的勞動者們

需要生活在人們的貧民窟

同時呼吸着污濁的空氣的：

我們用自己的力量達到了

在地層的深處

給了我們幾千萬噸的煤鐵

——「朋友們，看我們這裏的

只要到每一個幼稚園

一切

那裏就活現着約瑟夫的憲

看我們的鄉村，城市

法，

整個國家的財富，

蘇維埃憲法的精神，

來看這一切，我們的政權

怎樣堅固，

他在到處都活現着，

在英雄的年代有些什麼

他管理着創造的意志，



他——在我們快樂的勞動中

同時在每一種甜蜜的成果

中，

愉快的鼓動着我。

你們，凡是熱望推翻地獄的

人們

推翻每一個國家法西斯的

野蠻，

請走向我的錦族似的花園，

花園，我的偉大的故鄉。

但假使……假使代替你們，

從惡漢中衝出了的人，

乘機進攻，

侵犯我們，

我要前去戰綫參加到兵營，

同時，準備着服裝射擊，

衝鋒，我站在第一條戰綫

而且第一個充當哨兵，

把鎗緊握在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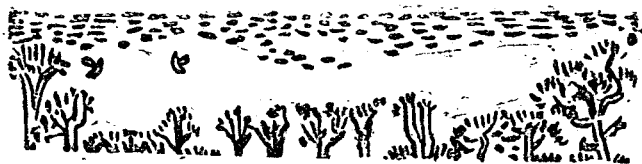
我瞄準我的敵人，

無怪在伏洛希洛夫射擊隊中

我列在射擊手之中！」

× × × × ×

我抽了一口氣，在我面前



擺着新的報紙。

其中有的是我們基本的憲法

約瑟夫的憲法的條文。

我說，他的意思

把全世界打的粉碎，記着

敵人的性癖，

頑固的包圍着我們：

「是的，聲調溫柔的：

你——對的！」

趕快再握起武器。

在臆色蒼茫的可怕的營中

為全世界勝利的一日，

我又穿戴上戎衣和武器，

我又握緊了劍鞘和劍兒。

i·特卡楚克作

被打穿了的佈告

——一個政治特別委員之死——

勞榮譯

站在孩子隊裏的後輩們

記着祖父們啊，

記着那在黃漫漫的原野上

被馬蹄踐踏的一羣啊。

——Leren Masenko

一

一九二〇年底酷熱的八月裏，布爾希維克的軍隊把打算重新建立一七七二年波蘭歷史上底國界^①的波蘭軍隊從烏克蘭掃除了出去。數量龐大而且技術精良的波蘭軍隊，在布爾希維克底軍隊面前，抱頭鼠竄地奔逃着。在從基也夫^②到伏洛欣斯基，到哥斯耶丁

底右岸上他們彷彿兔子似地突奔着。

——官老爺把牛頭褲在特尼泊洛河裏浸濕了，要到茲勃羅企河邊才能弄乾吧。

——這事我們會看到的。

——至少要過了潘來米希耳他才能神氣活意呢。

——那是一點也沒有用處的，要是他只在特尼泊洛河裏浸濕了褲子，讓牠永遠濕着吧。

這麼講着，赤軍們追趕着敵人，不讓他們透一透氣。

赤軍第十四軍已經一無休息地作戰了整個星期。但是正當敵人在狼狽奔逃的時候，人們能夠想到休息麼？

● 所謂「波蘭歷史上底國界」是指一七七二年前未遭俄奧普瓜分時的國界而言。自一七七二年以後即被上述三國瓜分，到世界大戰末一年，才得恢復獨立。然而獨立以後即進佔西布烏克蘭，這裏是指波蘭侵略西布烏克蘭的史實。——譯者。

● 是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底首都。

赤軍的聯隊，旅團，師團，日夜地向前移動着。忽然這裏，忽然那裏地遭遇着敵人底反攻，暴風似地爆發着。小小的接觸，於是赤軍底不停的進攻又繼續向前。波蘭軍完全被恐懼和失望所傳染着，奔逃着。能夠有一種力量挽住他們，使他們安靜下來嗎？

恰恰在這一點，波蘭軍參謀部決定了命令退至茲勃羅企河的戰略。在這裏，波蘭軍隊應該佔據茲勃羅企河底有利地位而極力守住在這裏的。參謀本部底命令箭似地向各部隊飛馳着，這事更加速了退兵的陣線。一切部隊盡了最大的可能飛快地在茲勃羅企河後面奔跑着，在牠的右岸，依照命令佔據了他們自己底地位。

茲勃羅企右岸密層層地遮掩着刺刀的密林。成千成萬的烏黑的槍口，機關槍和大砲都向茲勃羅企河東岸直對着赤軍底胸部張望着。

波蘭軍第六軍敏捷地佔據了茲勃羅企河上底一個有利的地勢，等待着對方的進攻。在牠對面布爾希維克第十四軍底一些部隊遲緩地在向茲勃羅企河跑來，佔據了對岸。

第一批追來的是赤軍騎兵師，牠跑得太在前面了，跟參謀部失却了連繫。

兵士們熱望着直追到茲勃羅企底後方，指揮者和軍事特別委員們努力制住了他們，說明波蘭軍是不會輕易放棄茲勃羅企的，因此大家應該跟總部找到了聯絡再好好地進行追擊，不要使敵人在「我們沒有聯絡之前」作「困獸之鬥」。

然而兵士們却大聲地抱怨起來了。

——見了甚麼鬼，咱們停下了？

——難道說，咱們可憐起老爺們啦嗎？

——迫他們是要緊的哪，不要讓他們息腳，不要讓他們恢復體力。

——現在咱們可以一口氣把他們直追到客柏天嶺●山後哩。

——不，不，咱們底校官們軟化啦。

看哪，到處流傳着的士兵們底言語是怎樣尖刺的語句啊。

騎兵第三團裏底騎兵們更堅定地這麼抱怨着，更不滿於要他們等待底消息。

● 客柏天嶺 (Karpato) 在匈牙利東北，若半環狀連巨山脈。在西部烏克蘭與奧地利之間也
有這連山的山脈——譯者。

——敵人在奔逃的時候，騎兵不能離開馬背的。

大家都同聲一氣地反復着旅團長不遠之前在「Bila Cerlva」開始追擊的時候所說的這句話。

勇敢的騎兵，少年康姆尼司特米替卡用手拍拍自己底腰刀，把胸前皺得亂糟糟的坦露着的汗濕的襯衫一直拉到腰際。大家都住了嘴巴，因為都知道米替卡要說些什麼了。在戰鬥中米替卡永遠是第一個，然而在說話時他老是末一個。米替卡不愛說話，很少說話，可是要是說起來呢，則又簡約，又明白。勇敢的米替卡所說的話，同伴們從來沒有不同意的。現在大家都樂意聽他要說的話呢。

米替卡習慣地拉了一拉軍帽底前緣，環視着同伴們的臉子，靜靜地，一句一句的，間斷地說出話來：

——咱們要媽的計劃呢，要是……敵人沒頭沒腦地奔逃着，咱們要媽的命令等待呢？這裏……咱想……這樣地……咱們把他們一直……一直迫逐着……唔，一直把他們像狗子一樣逐出去。唔……唔……看吧……這就完了。

——對！

——對，對，米替卡！

——啊，是啊，這才對啊！

騎兵們又切切地抱怨起來了。可在這一刻，米替卡又說出反駁的話來啦。那個棕紅色的，已經微露蒼老的騎兵又說出了新的意見。

——但是也許咱們已不想向前移動了？真的，在這裏，不要忘記，同志們，在戰爭面前，尙還有着國界嗎……

米替卡重又拉了一拉軍帽前緣，拍着一個也是棕紅色的同伴底肩頭，沒有一句譏諷的話回答他。

——不，你們都是山羊腦袋，蠢笨的鄉下佬，對於革命存在着媽的國界呀？

於是面對着同伴們，他下了結論：

——必要的，同志們，跟師部特別委員談一談吧，他會對咱們說明一切的。要是不這麼，咱們自夥兒奔過茲勃羅企河去，那末，追在咱們後面的已經是別人了。

——唔，是呀！

——對！

——當然！——那棕紅色的漢子附和着說。

騎兵第六團彷彿在暴風雨中的森林一般，怒憤地喧鬧着。聯隊底軍事委員我司太撥初克騎在馬上去拜訪所有的部隊，更煽動了鬥爭的士氣。有二個聯隊「躍躍欲試」地要衝過對岸去，只因彈藥已經不多了，才算把他們制住啦。有些騎兵們是連這點也不當一回事的。他們說：

——彈藥嘛，咱們在戰鬥中可以獲得的啊！

騎兵第六團底軍事特別委員十分焦燥着。

到了茲勃羅企後，赤軍不再前進了麼？在革命中，舊俄沙皇時代底國界有甚麼意義呢？呵，不這真是瞎三話四！革命不懂得媽的國界的！咱們要繼續向前。咱們應該向前，向那邊，西

方，到茲勃羅企底後方。

咱們應該幫助千百萬的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加烈西亞底農民和工人。他們應該由貴族底束縛中解放出來。在目前波蘭幾乎集中了牠一切武力在加烈西亞領土上的當兒，他們單獨的抗戰，沒有咱們幫助是不易做到的。咱們的幫助是非常必要的哪。咱們應該到茲勃羅企後方，特尼司脫洛後方。咱們應該到卡羅喜，司脫里衣，甚至到蔚藍的客柏天巔。在倍司基多山^①上，咱們應該扯起革命的紅旗。在勒伏夫，在斯太尼司拉夫，在可倫耶，在司脫里衣，在山波爾，在披里斯拉夫，^②咱們應該成立革命委員會。於是軍事特別委員義司太撥初克底思想迅捷地向那邊，向故鄉的周圍，甚至向蔚藍的客柏天巔飛馳去了。

在六年前他離開了故鄉，在司脫里衣城裏加入了烏克蘭的槍手隊「西豈」裏面。
黃昏薄暮的時候……

唱着歌，槍手們走進了狹隘的運貨列車，唱着歌，在黑夜裏穿着客柏天巔到了匈牙利。

① 是加烈西亞境內的羣山——原註。

② 這些地方都是加烈西亞（西部烏克蘭）底城市——原註。

年青人的頭腦裏搖幌着偉大的理想，關於自由的馬克蘭底偉大的理想。爲了這個理想的實現，奧匈政府把加烈西亞底烏克蘭人驅上了戰線，成千的年青的槍手們都獻身給奧地利參謀本部以供屠殺。他們一切人熱烈幻想着啊，多麼熱烈地幻想着啊——實現這偉大的理想！我司太撥初克那時也跟他們一樣地熱烈幻想着啊。

槍手們從河淪大出發，用赤裸的污血的腳踏着前面的泥沼，用斂折的繩索背運着舊式的沉重的槍支，受着寒冰，受着潮濕，日以繼夜地在客柏天嶺後的荒原上跋涉着，爲烏克蘭解放底偉大理想之實現而準備着遠征。這理想，奧帝國以及德意志皇國底參謀本部很焦心地思慮着，計謀着，而且甜蜜地帶着撫愛的好心腸的樣子對烏克蘭底加烈西亞愛國者們宣告着。烏克蘭愛國者們用了巨大的「呼拉」●歡呼着這理想，並對這宣告附加上種種的號召「給一切烏克蘭同胞」（當然是用的烏克蘭文底大字母）他們信仰這理想，呵，一切人多麼毫無躊躇地，堅定地信仰着呵。我司太撥初克也同樣信仰着。

整個月，整個月，在寒冷，飢餓以及危險中跋涉於客柏天嶺底山巔與深淵之間是必要

● Anra 是「萬歲」的意思，但不很貼切，所以這裏取了音譯。——譯者。

的，參加瘋狂的僥倖不死的戰爭是要必的，甚至被捕擄在卡喜衣底鞣皮工場裏作工也是必要的，就連拜訪土耳其司坦也是必要的，因為這樣，終於信服而且清楚地明白了：哈布司僅跟胡根作良商號底自由的烏克蘭這神聖的偉大理想是道地的空虛的理想，一貫的欺騙。藉這理想的幫助，一切「愛國者」和社會——投機份子們都獲得了堅實的資本物質的，或者政治上的。

今日，我司太撥初克是個布爾希維克，是赤軍騎兵聯隊的軍事特別委員。今日，他完完全全是另一個人了，不再是六年前許多次想為烏克蘭解放之偽造理想而死的那個我司太撥初克了。

今日，我司太撥初克懷着全然不同的思想，全然不同的理想站在自己故鄉的被奴化着的加烈西亞底門前。

——只要咱們不久衝過了茲勃羅企！

那時，彷彿野風似的，赤騎兵將踏過加烈西亞底玻多林而拍着自己的羽翼馳飛到蔚藍的客柏天嶺去。隊伍將把新的理想在紅旗下帶給西部烏克蘭底田野。牠將把這些新的

理想散播在客柏天巔羣山叢中。不自然的國界將消滅而加烈西亞也將成蘇維埃了……

二

太陽光血似地照耀着。茲勃羅企天空呈現了黃昏的幻影。在牠們後面悶聲不响地走了夏季的黑夜，金剛石似的星星閃着光芒。

到了休息的時間。可是沒有一個赤軍士兵躺下睡覺。彷彿一個給弄得煩燥了的螞蟻，聯隊開始喧騷起來。使人高興的一個消息閃電似地通過了所有的部隊中間：

——列車到了！

——食物跟子彈運來啦！

——要發生什麼事啦，同志們！

快樂的軍事特別委員裁司太撥初克在兵士中間跑着，快樂地對大家笑着。

「唔，咱們再出發嗎，到了茲勃羅企以後，同志們！？」

「咱們要出發的，委員同志……」

裁司太撥初克已經十分知道赤軍到了茲勃羅企以後將毫不遲延地向前開發。在子

彈包中間帶來了滿包滿包的宣言和傳單。

「給西南戰線底一切部隊。」一張灰色紙的小傳單上清晰地印着：

「給一切政治特別委員，軍官和赤軍士兵們。」

……記住：我們到加烈西亞去，並不是像以前沙皇軍隊那樣去克服或武裝吞併加烈西亞，並不是去壓迫跟掠劫加烈西亞人民；你們到那邊去，是爲了殲滅橫暴的地主和資本家底政權以及幫助加烈西亞農工建立他們自己底工農政權而去的。只有加烈西亞底農才是加烈西亞土地上的主人。「此外」沒有哪一個人有權處理它……

自由獨立的工農加烈西亞萬歲！

西南戰線指揮者——愛高洛夫。

西南戰線革命蘇維埃會員兼烏克蘭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拉可夫斯基。

西南戰線參謀長——皮丁。

看哪，這也是二大包肥厚的藍紙的傳單呢。兩包紙上都印着大大的煽惑的字，兩方

面都非常使人觸目。牠們中底第一包：

「致加烈西亞工農！

親愛的同志們！親愛的同胞們……

對老爺們準備你們血的報仇！

警報，同志們！

打倒貴族階層！打倒老爺們！

蘇維埃加烈西亞，蘇維埃烏克蘭萬歲！

最初擎起解放之旗幟的布爾希維克——康姆尼可特萬歲！

另外一包：

「給客柏天嶺下底賤民和一切窮人們。

停駐在茲勃羅企的蘇維埃烏克蘭得勝的革命軍隊，將開入加烈西亞底領土……

因此，請你們準備好，烏克蘭賤民，爲了這偉大的浪潮！喇叭在客柏天嶺山頭响起來吧，

用牠來召集山頭上的鷹吧。爲你們自己準備：刀和鐮吧，爲了依照我們偉大的先驅者泰

拉沙 ●底遺言「用敵人的，罪惡的血」流出你們底自由以及整個烏克蘭勞苦大眾底自由。

加烈西亞布爾希維克（康姆尼可特）組織委員會。」

莪司太撥初克極度用心地讀了所有的傳單。

然而最使他發生興趣的却是一大包白紙的傳單。從這些紙包裏飛出來的紙頭把莪司太撥初克完全抓住了，而且非常興奮起來了。

這是第一張：

「關於加烈西亞」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底成立之加烈西亞革命委員會底佈告。

以加烈西亞工農底名義宣告：

- (一) 在加烈西亞的一切政治的以及社會的政權組織，均予取消。
- (二) 在第一次加烈西亞土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前，全部政權屬於加烈西亞革命委員會，在各地則屬於牠底下級機關城鎮底以及鄉村底革命委員會。
- (三) 全國底財富均移交加烈西亞革命委員會及其下級機關。

(四) 所謂波蘭國底，以前奧匈帝國底，以及所謂烏波爾[●]底西方部份底一切現存的法律，命令，規則，佈告以及合同，均予取消，而必須代以加烈西亞革命委員會底法律，議決案以及佈告而行動，此外，在這些法律，議決案，佈告等暫時缺乏的場合，必須遵照勞工大衆和最窮的貧農底革命良心而行動。

(五) 立即逮捕一切以前的波蘭政權底代理人，如：鄉長，憲兵團，警察，以及一切政治的軍事的指導者。

(六) 農民與工人向主地，資本家及其僱傭者所負的債務，所訂的契約，條款，均予取消。

(七) 一切工廠，銀行，工業設施，鑛場，地上的以及地下的財富均依一定的命令轉屬於加烈西亞勞苦大衆。一切縉紳和皇室底地田，寺院和教堂底森林，牧場，草原以及有生命的無生命的富藏，均須經由革命委員會而移為勞苦大衆所有。

「加烈西亞革命委員會主席柴通斯基。」

● U.P.R. 係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Ukraina Ropola Respublika) 的簡稱。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 (Fetlistas) 底國家組織。——原註。

——我要親手把這第一張佈告釘在故鄉底村公所辦公室裏去！——我司太撥初克堅決地對自己說，小心地把那張白紙摺了四摺，然後把牠藏進內衣底胸袋裏。

其餘的一些佈告和傳單人們都把牠們放在彈藥一塊分送給士兵們去了。

——孩子們，不要忘記：這些紙頭的彈藥也能尖利地射擊的。槍彈只能打死一二人，不能打死大夥兒；然而這些紙片兒却能使敵人一隊一隊的奔潰，使咱們十個一百個地加多忠誠的新戰士。

赤軍士兵早已知道宣言和傳單底力量。他們把牠們跟槍彈一塊拿起來，在夜底黑暗裏隱沒了。

三

第一排槍聲衝破了黑天鵝絨似的露水凝重的黎明前的幽聲。

沿着茲勃羅企河右岸，忽然這裏，忽然那裏，射擊宛如箭似的火花開始輝耀起來了，這些火花迅速地都在飛着的中途凋落了。

天空裏擠滿了子彈底響亮的呼嘯聲。茲勃羅企河左岸也密層層地放射火花的常見，

在瘋狂的暴風裏，在殺伐的音樂裏，天空中開始怒號，開始喧擾了。槍炮彷彿滴答板一般，在茲勃羅企兩岸响了起來。戰鬥開始啦。

大砲合唱似地轟鳴，土地起頭顫抖地號嘆，然後艱苦地用了人底呼號和咒詛而呻吟起來了。

涼冷的朝露和沸熱的血混合起來了。

太陽昇起的時候，茲勃羅企河上已重復幽幽地安靜了。只有朝霧稠密地和火藥的煙氣相攪纏着，漸漸的，人底苦重的呻吟聲切斷了牠們，在遠方，响着逐漸幽沉下去而沉重的戰鬥的聲音。

赤軍佔據了茲勃羅企河，重又不停地追逐死守瑟來脫河沿線的敵人去了。敵人底一切努力是徒然的。在赤軍全力進攻之前，敵人已經趕快全線退却了。

赤軍旅團和聯隊，不停地追逐敵人，和總部失却了聯繫。然而彷彿是一種酬報，他們却獲得了波蘭第七軍軍部底準備不得已時由瑟來脫河沿線退却的命令。這命令暴露了敵人底關於退却和守衛的一切計劃。

在這命令底基礎上，師部決定進攻司脫里拍河對岸，而繼續前進，奪獲金菩提樹河上底重要的渡船，擊破敵人底一切計謀。

四

赤軍騎兵師暴風似地衝過了加烈西亞底坡多里，突擊地佔領了司脫里拍河與金菩提樹河，破壞了勒伏夫——潘來米希蘭尼——波特哈齊鐵路以及勒伏夫——吳多利夫——哈利器鐵路。在潘來米希蘭尼車站，司維里，吳多利夫以及其他小城鎮裏，牠殲滅了憲兵團和駐防軍。

八月十九日，師部下了拜訪思脫里城底光榮的命令。這命令，大大地興奮了赤軍士兵。就在當天，師部已經遠遠地落在敵人後面了。

八月二十日清晨，在大隊馳向思脫里城去底赤軍騎兵師團面前，浮彫似地呈露出蔚藍的客柏天嶺羣山。最前面的是第三團的隊伍。這一團奉了光榮的命令去佔據思脫里城。第六聯隊底二百弟兄在最前線開始了攻擊。

爲了搶佔城外底三座橋，頑強的戰鬥開頭了。敵人用燃燒彈和快槍的猛烈射擊迎着

赤騎兵。那時精銳的師團士兵也攻打那城市了。猛攻佔據了第一座橋，然而，在猛烈的轟擊下又退了回來。那時，赤軍就開始一個挨一個地步行跑過那座橋去。這樣一直繼續到黃昏薄暮中。在黃昏前，旅團團部決定使騎兵隊士兵單獨衝過橋去進攻。

呵，聽着這旅團部的命令，義司太撥初克怎麼的快活起來啦。

一隊部應完全衝過所有的三座橋去，毫不停留地不待敵人後方的步兵隊到來就直追到思脫里城。

米替卡也磨着牙齒聽着這命令。在他從軍於各種戰線以來，米替卡還是第一次未得長官底允許溜出了自己底部隊，在黃昏薄暮中幾乎神不知鬼不覺似地溜入了那個接受光榮任務的隊部裏。

隊部沒有失落過多的人閃電似的衝過了所有的橋頭，兇狠地驅散了勇敢地守住城頭的敵人。

客柏天嶺羣山底蔚藍的帶子全然黑暗下去飛繞着夏天底夜靄的時候，赤軍騎兵隊

的士兵們已經撒滿在思脫里城裏底街道上。在大街上風馳電掣一般，兩個第一批進城的騎兵——第六聯隊軍事特別委員莪司太撥初克和那勇敢的戰士，少年康姆尼司特米替卡在奔馳着。所有的房屋却張着恐怖佈的窗戶注視着街道。所有的鎖和鑰匙都吵鬧地格格作響，呻吟地在破碎了玻璃的鏡板上撞擊着。在城裏，街道上大聲地迴響着槍聲。殘餘的駐軍狼狽地亂突着。可是沒有人能夠比赤騎兵跑得更快，因此，鮮血濺滿了鏡板和街道。

鮮豔的熱血代替了黃昏的冷露，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日的思脫里城石子街上流着。黃昏後，思脫里城革命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的當兒，赤軍騎兵師底其餘的部隊唱着歌奔馳過了這個城市。

五

爲了驚嚇與快活，城市在夜的黑暗中顛戰着而且屈伸起來了。在大廣場上閃射着「篝火底」火燄，赤軍們圍着篝火坐着，躺着，踱着，跳着「福波克」舞，烘着綁腿布，歌唱着，搜尋着，講張着。

——看吧，咱們也要在勒伏夫這麼快樂着哩。

「唔，咱們要到客柏天嶺頂上去散步呢。」

——在那座最高的山上咱們要扯起紅旗！

而軍事特別委員義司太撥初克却思量着明天，他怎麼領了一小隊騎兵馳向思脫里城後底自己底故鄉呢。

當然，他第一要帶去的是小心保藏在胸前內衣袋裏的那張佈告。

——明天怎麼樣呢？今天已在整個思脫里城內都貼上了這佈告，在一切明顯的地方，幾個鐘點之前尙還貼着鑿鷹圖記。●底當局的紙頭的地方已經都貼着這佈告了，還要等待什麼呢？爲什麼今天不把這使人快活的佈告釘到故鄉村公所底大門上去呢？爲什麼今天不去慶賀父親和母親呢，關於這偉大的節日——關於自由？並且可愛的唐瑛……（她還活着嗎？）爲什麼不今天去吻她呢？爲什麼不立即去和她重見呢？

一小隊軍事特別委員義司太撥初克指揮下的騎兵從思脫里底大廣場上一陣暴風

似地飛馳去了。疲憊的嘶鳴着的馬兒，在石子街上高興地跳躍着，這樣，小小的火衣〔在馬蹄下〕撒注着了。

被遺棄的城市神祕地呼吸着。牠靜默着。背叛似地在暗中站立着。只有在工人區裏，有翅膀的歡樂逐家地飛翔着。在這裏，住戶和赤軍們成了弟兄。在這裏，赤色戰士的隊伍重新強大起來。在這裏，人們都準備着歡迎明天的紅旗。

在這城裏底一切角落裏，一切洞穴裏，敵人掩藏地待伏着，他們出其不意的吃了驚嚇以後，漸漸清醒過來了。他們也思忖着明天。

那時，我司太撥初克指揮下的騎兵隊已經從城腳邊遼遠的小街上衝出去了，向毀敗的陳舊的審場奔馳着，夜底黑暗出賣了牠自己底祕密，用不斷的小銃和槍炮底射擊迎接着騎兵們。

騎兵散佈開來用射擊回答〔射擊〕。在毀壞的城腳底洞穴裏衝出來的猛攻下面，騎兵們一個，兩個，三個地回頭向城裏大廣場跑着。

審場旁稠密的交戰的槍聲，使一切躲藏敵人的洞穴，角落，都活躍起來了。午夜以後，城

市裏的槍聲重又活躍起來。大廣場上停止了歡快的喧譁。火欲開始熄滅了。愈是逼近黎明，從各方面响來的槍聲也愈是稠密了。

早晨，太陽用牠迷人的顏色描繪着客柏天嶺山底雄偉的圖畫時，赤騎兵放棄了思脫里城。

前城的工人們底小屋子用嬰孩似的窗戶憂鬱地在赤騎兵後面張望着。

在城裏呢，已經出現了特殊的畢蘇資金的徒衆，憲兵團，跟在牆上揭着赤軍軍部的通告與那第一張佈告以及革命委員會底通告的官長們。

在城外，舊的審場旁邊躺着兩個被屠殺的赤軍。一個，頭打得粉碎；另外一個，被打穿了胸部。

依照憲兵們底命令來了埋葬他們的工人。這是第一次發生的事：那時工人們高高興興地服從波蘭憲兵團底命令。

——真的，咱們是在安葬咱們底親人哪，——一個說，開始掘起墓穴來。

——現在，咱們彷彿做了一個夢。

——自由只微笑了一下就消逝了！

——消逝了，消逝了！關於牠們甚至一點紀念物也不會留下，——只有墳墓。

然而紀念物留下了。在一個被殺的人底胸袋裏，他們發現了四摺摺着的，被打穿了的，血漬模糊的一張紙片。他們靜靜地俯伏在新築的墳上，把牠打開來讀着：

「關於加烈西亞「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底成立之加烈西亞革命委員會底佈告。

以加烈西亞工農底名義宣告：

(一)……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政權組織……均予取消。

(二)……之前……

(三)全國底財富……必須遵照勞

工大衆和最窮的貧農底革命良心而行動。

（七）一切工廠，銀行，鑛場，

轉屬於加烈西亞勞苦

大衆……

……一切縉紳和皇室底地田，寺院和教堂底森林

……均須經

……移爲加烈西亞勞苦大衆所有……

他們讀完了血漬模糊的，被打穿了的佈告，好像最寶貴的紀念物一般，把牠藏了起來。

——咱們將安葬他們，可是佈告尙能復活起來！

於是那張被打穿了的佈告在人們的手裏開始周遊了。人們掩藏着悄悄地讀着牠，用心地讀着，而且好好地記着：在牠上面寫的是什麼，並且被血遮掩着的又是什麼。

並且每年春天裏，在城外，在鑛場旁的墳頭，小姑娘們播種着紅罌粟花。

一九三六，十二，譯完。

〔譯者附記〕

在西班牙的英勇大眾正在和叛軍作血的戰爭的當兒，在遼東，侵略者的羅麗正在用各色各樣的方式遂行牠底獸慾的時候，介紹特卡·楚克底這篇小說是有相當意義的吧？

西部烏克蘭（加烈西亞）過去和烏克蘭一同是沙皇治下的小俄羅斯，十月革命以後，部烏克蘭成了地上的天堂，勞苦大眾的王國；然而西部烏克蘭却成了「小波蘭」了。西部烏克蘭人民從沙皇的暴政下掙脫出來，可是立即被另一異民族的沙皇主義者所統治着了。這篇小說就是描寫在烏克蘭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中，革命者怎麼英勇地戰鬥，壯烈地戰死；侵略者怎樣通過了他們底代理人而侵略別人的土地，屠殺民族解放的戰士們底一首史詩。這樣的史詩在我們底國土上，正不斷的演着吧？

然而我譯這篇小說，主要的還是爲了牠底技巧，牠底感人的藝術。

烏克蘭底世界語老詩人 B. Lash 在世界語譯本底「序文」裏說：

「在我完全讀完了這本用樸林的喧嘩作集名的烏克蘭語原作的小說集時，我完全被牠內容的生動和文字的簡明如畫所迷住了，我決定：牠是值得介紹給一切世界語者們讀讀的。」
關於作者，Lash 這麼寫着：

〔作者伊凡·特卡楚克（Yvan Tkachuk）還不很出名。他是屬於西部烏克蘭普洛作家

協會的一員。在他底作品裏，被壓迫，被剝削的處在黑暗和悲慘生活中底加烈西亞工農大眾底痛苦的呻吟聲漸漸消沉，可是對沒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沒有老爺和奴隸」底新的自由的生底強烈的希望和渴念，却漸漸高揚起來了，特卡楚克底作品，寫實主義地反映了恐怖地受剝削，民族地被壓迫的西部烏克蘭工農大眾底艱苦的鬥爭。特卡楚克作品裏底「英雄們」不知道嘆息，他們只是戰鬥着。他們英雄地爲自由而去冒險拚命，他們彷彿沒有家的野獸一般，在深山叢林裏飢餓着，忍受着苦難。指導他們的，並非是階級的意識，而是階級的本能。他們全然直覺地爲自由，爲完成革命任務而戰鬥着，祕密地傳播着傳單，書報雜誌，使人民知道用組織的鬥爭去達到解放自己底道路。在小說橫林的喧嘈，探子和被打穿的，佈告裏底典型是那麼心理學地被天才的作者寫實主義地明如圖畫地刻畫出來的真實的典型哪。在讀者眼前，彷彿對着銀幕似地看着在路過加爾各答（基督受難處——譯者）而走向自己解放之路去的人民底生活和受難。」

「伊凡·特卡楚克是真正的我們底作家，我們底詩人，」托爾斯這麼說。不僅因爲他是出身勞苦階層，不僅在烏克蘭文學界提供了許多著作，而且他多少年來在新文化的戰線上是不聲不響地艱苦地戰鬥着的。爲了防衛窮人的天國，爲了不讓豬鼻子伸進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的社會主義的花園，他彷彿一個兵士似地站在十月革命收穫物底壁壘上戰鬥着……

然而他底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這恐怕還是第一次吧？在前三四個月我曾譯過這篇東西，可是連原文都遺失掉了。不知道，這篇會不會有與讀者見面的機會？

我是從世界語譯本重譯的，由烏克蘭文譯成世界語的是尼幾丁（Nikita）。這譯本裏包括了上面說到過的三篇小說。如果有可能當完全把他們譯成中文。這書於一九三一年由德國萊比齊（Leipzig）「世界語革命文學出版社」（ERKELO）出版的。

一九三六，十三，譯者記。

G·阿里克西也夫作

伊夫西之死

黃一然譯

一

在森林中，正是黎明時候，伊夫西被一棵樹壓倒了。侵入了他底眼睛的綿綿細雨喚醒了他，伊夫西沉重的樹幹——因為是春天，牠是粗糙的而且樹液是發熱地熔冶着——從他底胸脯推開了。最後，他攀近樹枝，他目已掙脫，側着身，用他底腳跟着——在滋擾着他底壓傷了的前胸底不斷的憂懼中——終於他謹慎地從他底壓在樹底下的羊皮襖中去解脫他自己，很長的時間以後，用脆弱的手，從泥濘的樅樹下，他拖出了這衣服。

他底胸脯的傷處並不痛。在他底兩臂和頸子上，那塊衣領已經硬割到肉裏的地方，伊

夫西沒有發覺鮮血在四月的清晨底寒冷中凝凍了。他發現了呼吸是異常地困難；牠彷彿是一隻皮靴壓着他，而他却没有充分的力量去驅逐這痛苦的壓力。以後，笨拙地和小心地維持着他底呼吸，他抬起了他底眼睛。

他所看見的緩慢的春天底日出，是陌生和新奇的。嚴肅的，安靜的樅樹頂，是浴在日出底血泊中；交喙鳥在樹枝上跳躍着，搖下樅子來，樅子底遲鈍的聲音落到地上；這聲音使鳥兒在猛烈的逃亡中飛起來，並且棲止在隣近的赤楊樹上，那裏是他們無須恐懼任何人的地方。赤楊樹底嫩葉在這樣寂靜的朝晨仍然是受驚的，緩慢地在陽光中震搖，似乎樹葉是在大風雨之中搖撼，或者在這樣一個清晨底開始中搖撼着。在下面，樹幹底底下，低凹的地方仍然有雪底殘餘，看得見在雪下的去年底死葉，流出了一種腐爛的熱氣；在土地上，到處是猝然吃驚的陳跡，有些花架吐出牠底不清潔的黃色汗珠。這是罕有的！自從幾天以前他決定了修理他底倉庫的意思，並且到這裏來竊取必要的木材以來，他曾經到過這裏幾十

● 俄國成語「在靴子底下」，其意即受壓迫；昔日之俄羅斯，除兵士外，無有穿皮靴者，在靴下即表示在兵士脚下被蹂躪的意思。

次；在他底悠長的生命中，在森林裏遇到黎明已經幾百次了；他尙且從來沒有看見過太陽光射到樅樹幹上，既沒有看見過春天般的赤楊樹底紅色的嫩芽，也沒有看見過交啄鳥在日出中和樅子遊戲。

正是第一次看見了這個，從來未曾看見過這些事物的伊夫西變得恐怖而且開始咳嗽了。在咳嗽中他底嘴被一些鹹的和黏的東西塞滿了。伊夫西保持了他底呼吸，從他底胸中嚙上痰來，並且當他吐痰的時候，他發現了血，但他並不驚異。

「哦，上帝！」伊夫西高聲地喃語。「這是什麼意思？」

在森林中迅速地生長着光亮。在高空上浮着的稠密的灰雲，先是緋紅的，以後變成了鮮紅的，在虛無的藍色的天空和雲朵之間，星火相繼地昏晦，似乎是漸漸消散了。在林子外面起了風，而且接觸了那以沉重的哀哭搖擺着的巍巍的樹尖；牠比受傷的心更感覺到苦楚，血液在太陽穴上停止了像鐵匠底錘的打擊。於是——在顯露的靜默中——伊夫西聽見了一個拖長的嘯聲。當他證明了這是高聲嘹唳的夜鷹的時候，他微笑了，迫近的拂曉使他盲目了。

「這是什麼意思？」伊夫西在迷亂中又問他自己。僅僅是昨天我曾經在這林子裏——一個森林是一個森林——是造房子和倉廩的優良樹木的富源，不能說是柴！但是樹木是活的……或者牠底靈魂對於某些從前未曾發見的東西已經睜開了眼睛。

「該回家的時候了！」伊夫西心神非常迷亂地想。抱着那曾經壓倒他的樹幹，他站起來徐徐地走開了——經過了一株一株的樹，用樹枝撐着自己，直到他到了森林的外圍——那裏，在叢林中，他遺下在黃昏前拴住的母馬。走路很困難。覺得似乎他底腳不是在地上邁步而是在他底胸上，但是伊夫西一次也沒有嘆息，只是更結實地緊閉了他底牙齒，仰起了他底臉對着天，臉極其乾淨像天空一樣。叢林中的母馬，在牠底長久的等待以後，用不耐煩的嘶喊招呼牠底主人，但是伊夫西沒有對他底馬回嘴，像他昨天曾經搬運一些竊取來的樹枝的時候一樣；他僅僅解脫了馬韁，沒有看一眼就倒在他旁邊底轎車裏……

二

當他到了他底家裏，伊夫西看見了他底妻子在籬笆後面。她正在園子裏種洋葱，在淺

溝裏，菜圃之間，有受了晨霜的白冰；一個籃子倒立在一個菜圃上，牠旁邊放着他底妻子底軟皮短斗蓬和一把耙子。這老婦人，她底頭上包了一塊頭巾，一直齊到她底眼睛，並且穿了一件單罩衫，用有尺度的動作，伏在地上，把洋葱插入輦而發黑的泥土裏，牠好像是乳頭。

「瑪特維夫娜！」伊夫西頹唐地喊。

把她底臉從地上抬起來，看着伊夫西底馬，她回過她底頭來，用安靜的聲音說話，似乎繼續着一次中斷了的談話：

「沒有上鎖……拔開門門……」

「瑪特維夫娜！」伊夫西喊得高一點，並且在他底聲音中合了罪惡。「到這裏來，瑪特維夫娜……」

「你還要什麼？」婦人帶着通常習慣的粗魯暴怒了，當她從她底職務中站起來的時候。她走向籬笆去，一面前進，一面在她底圍裙上擦着她底手。沒有看就把門門提起來，並且把門拉開。馬沒有趕，就進了莊院；轎車向着樹木的殘枝輕掠而過，靠一邊而且沿這婦人的脚前進。看見伊夫西沒有力量從轎車裏出來，到這時候老婦人才問：

「你受凍了？」

「木頭……」伊夫西低聲說，似乎羞恥了。「木頭倒在我底胸脯上……」

「傷了你，是不是？」老婦人用認真的態度問。

「我要卸馬，」他握着車把。「你走到小屋子裏去……」

伊夫西逐一舉步的時候，不敢呼吸，以後當登上幾級石階的時候，他急取了一個洗衣盆，並且把它推翻了，老婦人遲鈍地細看他底羊皮襖在背上滿插着松針，使她回想到在冬天她底丈夫躺在爐旁的時候皮襖曾經被燒焦過。她卸了馬，把轎車拽到馬廄裏去，看着水桶裏面——那裏已經沒有水了，所以她拾起扁担和兩個水桶，向水井走去，左右搖擺得像婦人們把扁担和水桶挑在她們底肩膀上常做的那樣。兩個年輕的女人靠井立着——靠近她們是幾個盛滿了水的水桶。年輕的婦人，又底着她們底腰在笑，彼此正在談着短促的春夜裏她們所夢到的夢，而當老婦人近前的時候，正挑起她們底水桶來。

「我底丈夫，」老婦人甚至於在她未到水井以前就疾呼了，「我底丈夫被一棵樹壓傷了，是真的！」

「被一棵樹？」兩個婦人中比較年輕的一個不信任地問。「她怎麼能遇到這樣的事呢？」

她深懼她們在她說完話以前走開，老婦人迅速地告訴她們在黃昏以前伊夫西怎樣驅車到森林去採木材，她怎樣曾經告訴他要帶一根繩子，和他怎樣回來的——他是一定要死了，在他底臉上連一點血也沒有了。在她底倉皇中她搖揮她底手臂；她對於伊夫西當他回到家的時候的臉色底詳說，是熱心地去描寫，但是她實在記得沒有看伊夫西底臉。她們聽完了這大半事實以後，年輕婦人提起她們底水桶而走向街道去了，擺着她們底臀部。當她們在角上轉灣的時候，馬特維夫娜聽見了兩個婦人之中的年輕的如何對於伊夫西被樅樹壓傷的消息嚷嚷。馬特維夫娜急速地回家去。回到她底田莊裏，她給馬飲水和一些秣料——馬從草料口袋裏搶了滿嘴的秣，並且把牠掉在地上。

「噢，你是在開玩笑吧！」她嚷了，拾起了草料又把牠放回口袋裏去。於是她走到菜園去，看着籃子裏，發現了十個洋蔥在裏面。老婦人用煩燥的表情細看着菜園，彎下腰去種那剩下來了的洋蔥。以後她用耙舖平了地，像是在梳頭髮一樣，然後她走進房子去了……

伊夫西穿了他底羊皮襖和氈鞋躺在板凳上。老婦人第一件注意到的事情，是他底鞋底上融化了的雪，在地板上淤成了一個水池。把她底軟皮短斗蓬丟在板凳上，伊夫西底腳邊，在屋子中央停止了，以後，像從前一樣，沒有看他底臉，她問：

「要我預備撒莫瓦嗎？你要不要一點菜湯？」

伊夫西沒有回答。從遮着他底臉的臂下，他能夠看見老婦人底裙子底邊緣，被春天的泥土濺污了；在爐旁的貓睨視他；桌子上有許多杯子，剛從爐子裏拿出來的圓麵包片還在蒸發。一座巨大的桃木鐘——當地主底田地被農民瓜分的時候曾經是伊夫西分得的東西，正在牆上高聲地和正確地滴達滴達地響着。因為爐子熱，因為每件東西是在牠底原來的地位上，這些對於他似乎並沒有在森林中發生過事情，他能夠立刻起來，走到他底馬那裏去，在中午，他可以接待那個曾經約好的他底妹婿；他同樣能夠到田間去施肥。他底臂在

① Sarnov, 俄國的一種火盆。——譯註。

凳子上支持着，伊夫西試想起來。但是他底眼睛發黑了，他底臂膀不能支持他自己，而他又躺下去。帶一個罪惡的微笑，他看着他底妻子底凝視的眼睛，做了一個攢軟的手勢。

「瑪沙！」他頹唐地喚。

老婦人沒有回答，但是專心地注視伊夫西底鬚鬚，那裏是襯衫曾經硬割到頸子裏去的有污斑的地方。

「瑪沙！」伊夫西高一點喊，從板凳上略略地升起他自己來。

「你要誰？」她問，突然地驚惶起來。她底眼睛變成了暗晦的和惡意的。

「你，瑪特維夫娜！」伊夫西輕聲說，然而用了全身的力量。

因為當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他曾經這樣叫她瑪沙，並且自從他們結了婚實行共同生活以後，他沒有再這樣叫過她，老婦人明白伊夫西不能起來了，死已經臨近了……

四

伊夫西在次日清晨蘇醒了，從窗子中可以看見一片渺無邊際的蔚藍的天空，什麼人

底脚步壓在結凍的大地上發出了嚙嚼的聲音，鳥鴉在園子裏亂嚷，折斷了樹枝在建造着鴉巢。在牆後面聽得見牛奶傾到水桶裏去的聲音和老婦人對牝牛說話的聲音：

「你爲什麼這樣，你混蛋……你就不能好一點嗎？……」

聽見她底啞嗓音，伊夫西微笑了：每天清晨醒來，他常常聽見他底妻子這樣和畜生吵嘴。在這以前，他從未發現他底馬特維夫娜是這樣熱心於工作的人。假如她現在會僅帶了牛奶桶進來，他可以斷然地把他底心裏能夠感到的某些熱情的事情告訴她。但是話在他底胸中營營作鳴而說不出來，像春天時候的蜂在一個蜂窩裏……

因爲太陽的光，因爲清晨的寂寞，因爲是這樣底一個日子，憂慮底情緒，他好像是爲了工作而熱心，他是在——像在一個大節日中——最近收拾過的茅屋裏的板凳上躺着（他證實了這老婦人由於關心他底疾病已經清潔了這地方）——伊夫西用他底全部的力量覺得某些事情該記得，而某些事情該決定的時候已經到了。

「一定以爲我將要死了！」他信服地想，並且由於爲他自己底可憐他開始哭了。此後是一個必死的人貪婪地打算把周圍他底一切事物從他底意識中移開，伊夫西凝視着房

間。環繞着他的是依靠牠們和爲了牠們他曾經生活過的一切。在洗淨的土製的水壺上有玫瑰紅的顏色。貓伸展着牠的煙油塗黑底爪子，睡在爐台上。一條甲蟲帶着被驚擾的鬚，正由灰色的幔帳上爬下來。牆上底時鐘帶着有規律的聲音正確地響着。一個有加里甯畫像的日歷掛在鐘下——日期還是昨天的——伊夫西他自己曾經常在黃昏上燈的時候扯去這紙片。

他記得在孩提時候，沒有褲子，穿一件長掛子，在夜裏從黑暗的田間跑到一個看守馬的地方去。烽火已經在河岸上放光，巨大的和黑色的馬，在黑暗中朦朧可見。他是找他底哥哥，因爲要告訴他，他底父親死了，並且要他趕快回家——他底母親差他去的——伊夫西去，因爲他可以看馬。「什麼事？」是他底哥哥底聲音在黑暗中回答，陌生和惡意的。但是現在留給他的這個追憶中的非常驚人的事情，不是躺在桌子上的他底父親底大而且森嚴的腳，而是他跑去找他底哥哥所經過的小溝。烟霧充滿了小溝，而牠底白色的挂着的密密的一叢像他底死了的爸爸底頭髮。

以後他想起了正常一個四月的晚上，他怎樣曾經和馬沙靠籬笆站着，握着她底細長

的手指，羞恥地看着她底眼睛，輕聲地說些很動情的話，但是說了什麼話呢？——他不能記得在他底一生中他曾經說過什麼。對於他，用她底手保護她自己，並且罵他魔兒，這使伊夫西底心要彎下他底膝蓋來。以後解凍了的大路發黑了，像瑪沙底眼睛在草地上兩邊射光一樣黑。他極力搜索他底記憶。伊夫西打算記起當她還是年輕的時候，瑪特維夫娜在那時的臉是什麼樣子；但是他祇能回想起她底頭巾。她常包着這頭巾到教堂裏去，但是她結婚以後，她立刻把牠放到一個箱子裏去，當作給拍拉恩卡的妝奩一樣。

他記得又有一天。那是很晚近的，他已經上了年紀的時候。就是農民瓜分了地主安德雷葉。拍夫羅維契底土地的那一天。農民穿着他們底羊皮大襖在安德雷葉·拍夫羅維契底書房裏站成了一排，而且是不懂禮貌地穿了髒靴進來的。伊夫西從一個人底肩膀上看過去，看得見安德雷葉·拍夫羅維契放在桌子上的手顫動着，同時他們底主人不敢抬起他底眼睛，像是他完全預知他們來訪的目的；他僅僅等待他們說話。時鐘的滴答聲聽得見是從飯廳裏來的，同時門外的寒風在雪球中呼嘯。有人在飯廳裏掉了一把茶匙，牠底叮噠的聲音，像鎗聲，擊破了窒塞的沉靜；農民似乎有信號地動作，移近了桌子。在早晨這大

農莊就被放了火。伊夫西在倉廩後面醒來，一個銀盤子在他底手裏握着。盤子在寒涼的十一月早晨閃着單調的日光。並且整天的——黃昏在他底園子裏拾菜——他沒有原因地要唱要笑。

「我們有了一個美麗的小節日！」那天早晨當他過屋子的時候他向他底妻子說。「你聽見嗎？」

瑪特維夫娜正在揉生麵團做麵包。

「你分得了什麼？」她無足輕重地問，從她底手上把黏的生麵搓下去。

「什麼都有！」伊夫西說，愉快地弄着手勢。

「沒有這麼可憎，沒有這麼可靠！」老婦人打斷他底話。「你做了什麼事情他們要把什麼東西都給你？」

當他現在回想到這些話，伊夫西滑進了思索中。他果真曾經做過什麼？祇有三件事情，堅固地留在他底記憶中：他底父親的死，他底結婚，和地主底農莊被毀壞。日子是用度量過的步態單調地過去了，和馬匹在田間的形狀沒有分別……

「六十年就像這樣活過了——這意思是沒有思想！」伊夫西帶着少許努力而響亮地說，但是正說到這裏的時候，他變得害怕了：在他底生命中第一次變得覺悟的時候，全部的日子在他底記憶中結成了一個球。

「他們要在那裏說：『你做過什麼樣子的事情，而你應該得到許多東西』……我做過什麼？我正浪費了我底生命——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

伊夫西清楚地看見了他曾經有過一個如何離奇地悠久的生命。假如有人把他曾經刈草的日子歸結起來，這種日子祇能夠每年算作一個整月。當黎明土地仍舊是有霜而且柔軟的時候和太陽正在要從東方吐熱的時候他去刈草。「剛亮的時候，我就要叫醒你。」在他刈草的日子中老婦人常常對他說。她給了他一個盛了麵包和一個洋蔥的小包。伊夫西沿了小溝走，在同一塊草地上，那塊他曾經有一次追他底哥哥的地方，一邊走，牠一邊想：今天的草能輕一點嗎，牠能夠在鐮刀底下很容易地割下來嗎？草地是從那些農民瓜分地主底土地的那時候所立的標柱那裏開始。在標柱這裏，伊夫西磨他底鐮刀，並且把磨刀石安放在標柱底上端。伊夫西當他磨好了鐮刀，每次都是帶着同樣的食婪的愛好，細看那個

他立刻可以用揮着的鐮刀橫割的草地。「鳥兒是不是就要像牠們昨天在樹林子裏那樣唱過的唱呢？」他想，顫抖着，因為他在那時沒有看見鳥兒。

他在日落時走回家去，他底皮襖披在他底出汗的肩膀上，他底靴子被草沾濕了，他底背和肩彎曲和半聳着——彷彿醉了一樣。老婦人安靜地放了一個菜湯底碗和一壺牛奶在桌子上。不慌不忙，伊夫西再三審視他底工作，把碗推開而開始捲一枝烟。這正是睡覺以前，老婦人擦乾淨了桌子而同時他坐着，想到他那天做了許多事情，明天必須不要忘記再重覆一次，他必須要把當天所遇到的奇異的事情告訴老婦人。

「安德雷葉·拍夫羅維契已經開頭刈草了。」伊夫西說，打着呢。「去年他在彼得和保爾之後開頭的，但是今年——噫！他是急於……」

老婦人在期望的安靜中清潔桌子。伊夫西平淡地看着她底頭巾和污穢的靴子。

「密阿特里夫斯基司去做工了——他們每天得一盧布四十戈比……」

他證明了她沒有回答是由於習慣；現在，當他和她共享這一天的新聞的時候，她底職務——一個婦人的職務——是傾聽。

這時候，像是變成了一個不僅知道在田間和村莊中發生什麼事的好管事人，他說：

「因為刈草我們沒有工夫把菜蓋●起來……明天你要把牠們蓋好，我要早回來一點播種子……」

當他們談着家務事情的時候，老婦人乘機說：

「米特里夫娜有點好種子——她說從農莊裏拿來的……」

這樣一天結束了。伊夫西伸開了他底四肢，慢慢地起來。第一他先去看看他底馬而後去看他怎樣在夜裏替馬安排了；當他是年輕的時候，他時常到他底女人那裏去；而現在他睡在倉廩裏，倦伏在乾草中，用他底羊皮襖蓋到他底眼睛，他這樣一直不變地到早晨，沒有思索和夢。

除了關於播種和刈草以外，他所說的什麼是奇異的呢？伊夫西帶着這樣的反問，困難地在他底板凳上翻身。

假如他底受傷的胸脯復元了，那末現在他能做什麼呢？「我已經把洗衣盆弄翻下來！

● 冬日之俄羅斯氣，候甚寒，植，物每於冬季覆以乾草。——譯者。

「他突然地想起來……他應該使牠沿牆排齊。別的事情他必須做的他忘記了去做……」
另一個念頭向他來了：他應該向老婦人走去，用他底粗糙的手撫摩她底腿，並且向她底眼睛裏看牠們是什麼顏色。

到屋子裏來的門開了，老婦人走進來並且在門檻上擦她底腳。她把桶安置在板凳上，向他走去。似乎他底倉惶沒有被她留意到。

「伊夫西！」她用破嗓音喊。

伊夫西直線地看她底臉，沒有霎眼睛，也沒有力量張開他底嘴。黑暗，黑暗得像春天底草原，瑪沙底眼睛看見了他底洞開了的靈魂。

「伊夫西！」老婦人用痛苦的低聲重覆地喊。「那末你忘記一把斧子在林子裏沒有？」

五

快到黃昏，伊夫西變成默然無言的。死底來臨用各種徵象在他底臉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底太陽穴禿下去了，他底耳朵像在窗子上透亮的有光的紙片，而在伊夫西底灰色的唇

上，騎着一個安靜的憔悴的微笑。他用一個手勢叫他底妻子。他要對她說：

「我要喝水！」

但是發出來的聲音是：我要勾追……汗從他底臉上流出來，他底身體在發熱。他底腿像樹枝一樣無力地沿着板凳。伊夫西對他底腿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屋子裏愈加黑暗了，黑暗從天花板上撲下來，並且在四角裏無差別地安放了遊移未定的陰影。

「我要死的時候，一切都黑暗了，」伊夫西疲困地想。

一個人底手指魯莽地在窗子上輕擊。老婦人似乎羞恥了，迅速地離開了板凳。女婿進來了，並且靠近伊夫西底眼睛吐出冷空氣來。

「那末，你好嗎？父親。」他問，習慣地嘆息着。

「我要勾追……」伊夫西罪惡地微笑了。他曾經想說：「你看，我要死了！」

因為他這麼不連貫地說，而且也因為他底女婿穿了一件新羊皮襖，伊夫西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卑鄙的不幸的老人；這似乎因為他底老年齡，工人都到田間去而他被留下來看守雞羣，而雞羣曾經被烏鴉捉去過的。想到這一個念頭，伊夫西對窗子的那方向伸向前去，

並且用他底手向沿籬笆的無葉子的樹頂指，在那裏烏鴉正在那天建造牠們底巢。

「他要死了！」女婿說，離開板凳走了。「你招呼了牧師沒有？」

「沒有，」老婦人回答。「到牧師那裏去有八俄里……因為他底發熱把我也弄糊塗

了……米特里夫娜已經通知了。至於他，他已經在他底前額上有了死色。」

「要不要我向拍拉恩卡說些什麼嗎？」她底女婿躊躇不決地問。「你知道是怎麼：

：她已經快臨產了……在晚上她當然要顧她底小的……」

「那末她底產期到了？」老婦人問。

「是，到了……明天她還要豫備出肥料來……」

「是，是，肥料該豫備了，」老婦人同意了。

他們彼此很知道現在應該說別的事情，但是他們不能決定他們底意思。於是，她底女婿是明白她是不會做開頭的一個，就坐在伊夫西底脚旁說：

「假如你急於要做棺材，我可以立刻做……這是時候了，像你所知道……」

當他聽到了這對話，伊夫西伶俐地睜開他底眼睛來。他甚至於要笑，但是他底唇不肯

聽從並且沒有笑容而祇是一個洞……」好，好，讓他不着急！他想，他底唇祇能顫動。

老婦人和她底女婿走出了屋子。伊夫西聽見他底女婿在他底小屋裏傾箱倒篋地搜查，那間小屋他從不許任何人進去，甚至於老婦人。這屋子裏是放了伊夫西底非常珍貴的東西：一把鋸子，一把斧頭，兩把鐮刀，他一生中所收集的釘子，在大地主田裏所毀壞了的某種機器底大螺絲釘，一盞破舊的鐵路燈，螺絲釘頭，破馬靴，並且在牆上挂了一副馬韁。老人感覺得壓服了，因為他底女婿走進小房子沒有徵求同意，這是很明白的，他們已經停止把他看作一個主人了。他們底聲音遲鈍地喋喋不休，以後他最後聽見他底妻底聲音向安靜中逝去。最後，他聽見斧子砍在木頭上的連續的碎音。

「他已經豫備好了柩材木頭！」伊夫西想。現在他底女婿已經實實在在地開始做柩材了，他底最後的起來的希望消滅了。「我應該要找一個牧師！」伊夫西想。但是立刻他記起了到牧師那裏去有八俄里路程，那末他能夠派什麼人爲他去呢？——他又開始鎮定。在茅屋裏是安靜的，黃昏的暗影像鳥兒一樣迅速地占据了四角。一羣家畜被趕到路上去，響亮的女人聲音和牛鳴混雜在一起，自從冬天以來牠們消遙過，現在還不慣於到田裏去。女

孩子底笑聲，春天底情緒，正靠着窗子發響。伊夫西深深地嘆息並且帶着安慰——現在他感覺到戶外底無疲弱的生活繼續下去，向他呼吸着春天底力；現在他感到死了，死彷彿在他底眼睛裏，而且從所有的世俗中解放了他。

老婦人把帶着兩個桶的扁担荷在她底肩上，走進了屋子。用自卑的好奇心，伊夫西看着她底每一動作，預料到她立刻要準備洗他的水。現在她拖了洗衣服的鍋到屋子裏來，在牠裏面注滿了水。她在爐旁趕貓，向牠嚷：「滾出去！滾出去！你還不熱，是不是，你該罵的東西？」於是她在爐旁拉風箱，以後，提着鍋，把牠們放在爐子上。

當火發了火苗，牠底反影在牆角裏舞蹈，老婦人把鍋子提到爐子上去，坐在一張凳子上。她坐在那裏像受了凍的人一樣，把她底頭托在她底肘上。以後她這樣不動地坐了許久時候——沒有思索，黑暗，像在夜裏窗子黑暗了一樣……

六

伊夫西在黎明時死去了。死前他狂了，於是突然地——像有人用肘子輕觸了他一樣

——他回復了知覺而且睜開了他底眼睛。茅屋在發亮的日出底光線中火一般紅。玫瑰色的太陽光在地板上，在桌子上和在爐子上。輪在節日的飾物上。新做的柘材停在門旁；一把斧子和一些多餘的釘子排成直線躺在板凳上，在伊夫西的脚旁。兩個鍋子在爐子上蒸發；太陽光穿透了遁走的蒸氣，使牠火一般紅。一切東西都是爲了伊夫西底死的旅行準備了。老婦人坐在凳子上睡着了。伊夫西猜想她就是這樣過了這夜的；他痛苦地向她底因年老而扭歪的臉微笑了，並且想到她底一生做了許多她不應該做的事情……

「天在發亮了！家畜立刻要被趕到草地上去！」伊夫西想，並且決定要喊醒老婦人！便告訴她主要的事情沒有做，而畢竟牠自己來了——在最後的一分鐘。

「看，瑪特維夫娜！」他用他底最後的願望盡所有的鄭重說。「不要忘記鴿子籠……不要忘記掛起它來……這是春天……」

他正要伸出他底手去觸她底那個在熟睡中枕在桌子上的臉，但是忽然地他想起了在倉庫後面會吹起胡茄來，牠底悲慘的號聲會震驚窗子，這時候婦人以睡後的疲困和厭惡來移開啾啾的門門，把牲畜趕出去。

「啊，看她已經變成了多麼好的管家人了，老婦人？」他笑了，憐恤着她。於是帶着這種悲慘的微笑他死去了。

〔後記〕 葛里勃·阿里克西也夫 (Gleb Alekseev) 說：「戰爭和革命給我藝術生活底開始，像他們給予許多和我底同時代的文學者們一樣；我們底寫作期是從這些事件開始的。我生於一八九二年，我底父母替我安排了一個安全的律師底生活，他們教我愛安靜的家鄉和俄羅斯底悠長的，度一日如百年，而百年如一日的曙光。（譯者案：在俄國的列寧格勒等處，自破曉至日出，其間時間甚長，故云。）但是十五年以前，我離開了家到前線去，在我底手裏握有一個破舊的小袋，從那一天起我還沒有回去過，並且也許就永遠不能回到我底孩提時代和青年時代的安靜的藏身之所去。」他在加里西亞，在羅馬尼亞遇到了戰事，未到扎爾諾維支之前，「在壕裏生了病」，在奧大利參加了許多戰役，受傷了，搖撼在車裏向祖國的路上回來，躺在醫院的床上；以後竟和傷寒疹，虎列拉和饑荒見了面……以後他做了飛行家……最後，當革命的混亂期中，他逃到一艘英國船上，在拜里厄司上了岸，在那裏他開始了「既沒有國，也沒有家，又不懂言語，甚至於沒有衣服替換」的流浪生活，以後他當了水手，到過許多海岸。一九二三年 M·高爾基 和 B·皮爾涅克 在柏林舉行的會議，決定了他底命運；他回到莫斯科，和革命相連結，他繼續了文學

的生活，那就是一年前（按卽一九二八年——譯者）才開始在柏林發表的一部俄羅斯傳記。
本篇英譯名“Over Eyes”似無適當文字可譯，姑改譯今名。

K·拉狄克作

集體化的敘事詩

立波譯

梭羅訶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是蘇維埃文學的一個勝利。這篇小說駁倒了「在詩歌中這麼活生生的東西一定在生活中死去」的德國詩人的論說。蘇維埃文學總是和那認為祇有歸入了過去，確定了，靜止了的東西才能夠作為偉大的文學表現的主題的那種觀點對敵的。但是，雖然在原則上駁斥了這種觀點，蘇維埃文學對於蘇聯工人階級在進展之中遂行着的偉大的事業，常常沒有能夠給以表現。

有許多我們的作家，不能把滔滔洶湧的事件凝固在他們的畫布之上，竭力想藉照片的方式或藉淺薄的論文來把握生活。

梭羅訶夫採取了另外一種方法：他用一種十分深遠的藝術的幻想獻出了一幅為集

體農場運動的偉大門爭的巨大的畫布。在這上面，他成功了，這是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因為他並不是一個站在一邊的旁觀者，因為他是這複雜的歷史過程中——把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羣衆變成社會主義工人的羣衆的這種過程中的一個參加者的緣故。梭羅阿夫所描畫的這幅圖畫，帶着他的殘酷的真實，不帶一點胭脂或浮華的塗料，表現了蘇聯一個廣大區域的爲着集體農場運動的鬭爭。

如果我們有一個可以量度同時代的共產主義的成長的那麼大力的作家，他會不但是在蘇聯範圍以內，而且以一種世界的規模來描畫他的圖畫。他也許會表現着，在那沒有地主的政府的「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在美國，逃脫了封建壓迫的歐洲移民，怎麼樣在一種和自然，和印第安人的鬥爭中爭取了他的土地，創造了自由的農場。他會表現：怎麼樣，這種自由的農場，一步一步，漸漸的落在鐵路經營者的手裏，落在穀物商，肥料商和農業機器商人的手裏去，怎麼樣，擺脫了封建束縛的農民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奴隸，怎麼樣，他買不起拖曳機和兩用機，怎麼樣，他做了世界市場的犧牲，拋棄了他的抵押了的土地，跑到了城裏，或者怎麼樣，他乘着「他的」自動車，走到華盛頓去要求這種奴隸狀態之下的他的解

放。

從這個遙遠的海岸出發，國際共產主義的藝術家會表現在蘇維埃領土之內的勝利的工人階級怎麼樣不顧一切的困難，創造了一種社會主義的工業，把拖曳機和兩用機給與了昨日的農奴，而且，打破了他的農民的迷妄的偏狹見識，在積極的農民的基礎之上建立着社會主義的聯邦。

我們的藝術家們同時還沒有以一種大陸的規模來思考，還不能夠從一種國際的觀點來看黑土區，頓和古班地方的農民。我們不能靜靜的容忍這點。我們應當竭力去使作家們理解發生在我們村莊裏面的事物，不但是對於俄國很有意義，而是對於世界各國都有意義的。我們得承認，在這點上，梭羅訶夫也還沒有達到他的最高度。

但是，梭羅訶夫使，人稱道的地方，我們得承認，是在他不但對於頓河地方的社會生活和風習賦與了一種壯麗的圖畫，而且對於在集體化的途中所遭遇的那些困難，他也賦與了一幅圖畫。集體農場的誕生和那爲了牠的建立的爭鬥，不是抽象的被表現，而是帶着充分的地方色彩，個性特徵的，而且——在藝術上特別重要的地方——是他揭露了一切進

步的傾向和妨礙的力量，一切困難和一切克服這些困難的可能性。梭羅訶夫提供出來的並不是抽象的觀念，概略的圖象——象徵，而是徹頭徹尾個性化了的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物和他的每個主要人物的個人的情緒。

集體農場運動的困難是依着那原是多少年來的小規模生產的結果的農民天性的變化為轉移的。我偶然在一張維也納報紙上看到一篇家畜害病的紀事。農民帶着一隻要施手術的母牛到醫生那裏；他很不安，在醫生的旁邊憂戚着，問道：母牛可以救活嗎？爲了說明他的巨大的不安，他引用了一句德國農民的諺語：「如果是老婆死了，那很可惜，但要是一隻母牛死掉了的話，那是一種極大的不幸。」這是「文化的」，「文明的」西方國家的農民的思考方法，而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從地主的政權之下解放了農民，却決不能立刻消除這種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觀點。梭羅訶夫表現了這種還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財產的心理是集體化的主要困難。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之下，不但有像弗羅爾一樣的富農，爲了營利的緣故，準備着任何榨取和任何犯罪；在他的支配之下，還有着像雅可夫·阿斯托洛夫羅夫一樣的中農，他的對於私有財產的愛好，他的想要增加財產的努力，使他

和白黨的軍官們結合，使他參加了反革命的團體，而且使他爲了掩蔽這個團體的形跡，參加了一次謀殺。

對於私有財產的這種情熱，就是在那些參與了爲着集體農場的積極的鬥爭，而且忠實地盡了他們所擔負的職責的貧農身上，也並不是外來之物。貧農康德拉脫·梅譚尼可夫斷然的決定了對於貧農羣衆除了集體化，是沒有路走的，而且不讓他自己阻礙這種局面，但是，在他和他的幾頭牲畜分別的時候，他還是感到了難堪。他批判的審量了他的這種對於私有財產的依戀。他認定這是使他不夠資格去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地方，但是他不能夠從他身上拔去他對於捐給了集體農場的小小的財產的依戀的根蒂。

對於私有財產和牠在農民中間的影響的反叛，在拉古爾洛夫這個生動的人物身上找到了表現。拉古爾洛夫早就懂得，農民沒有首先解除小有產制度的鎖鏈的時候，是決不能夠得到解放的。由於他的這種個人的反叛，拉古爾洛夫成爲了一個專心專意的革命的修道者。

在梭羅訶夫的書裏，集體化並不是從天上直落下來的一般的說，牠是革命的發展的

結果，而且是對於農民擺脫貧困的唯一的出路爲農民生產的落後的克服和農民羣衆的團結的這事實的認識的結果。在頓區，領導着集體化的鬥爭的無產階級的力量，被賦與了巨大的力和生氣描畫出來的人物的一個整個的展覽。

誰在頓河地方造成集體農場的革命呢？

遠遠的，在隱隱約約的什麼地方，是列寧格勒，和那有着人類歷史的最偉大的發動機——克里姆林宮的宮牆閃着微光的莫斯科。在克里姆林——這工人階級的腦筋——的號令之下，那個在和沙皇統治和資本主義的長長的，歷史的鬥爭中鍛鍊了建立社會主義的意志的布替洛夫工廠，遣送了黨所派遣的二萬五千老無產階級之一的一個從前常過水兵的金屬工人達維多夫到頓區去，去幫助農民。在村莊附近，有一個鄉鎮，鄉鎮上有一座榨向日葵子的工廠。黨的區委會考慮着格內米雅其村的形勢，跟着那裏的事件的發展，對工人們頒發了指令，派遣了奧西普·康德拉德柯所領導的一個宣傳隊到那裏去，這位康德拉德柯最初在頓河下流的洛斯多夫做工，後來在馬里烏普，最後在羅干斯克，在那裏，爲了用他的寬闊的肩膀去推動年輕的蘇維埃政府的車輪，他參加了赤衛隊。康德拉德柯

把一個知道用那些在資本主義壓迫之下的農民的受難的故事去接近農民的年輕工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內丁洛夫）留在格內米雅其。這些被派遣到村莊裏來的人們，決不是努力把村莊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村莊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部的支柱。在反抗白黨的戰爭中，革命深深的耕墾了頓區，而且當內戰的狂風暴雨平靜下來的時候，在那一區，不但是留下了起初反對蘇維埃，後來容受了牠們的哥薩克，而且也留下了爲蘇維埃而戰的人們。

這些人們不祇是貧農。他們之中有中農的兒子（譬如拉古爾洛夫），他們在紅軍的隊伍中，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他們的參與中，發現了一種新的世界的哲學，他們的理想的表現，而且，被戰爭弄得強韌了的他們，變成了爲社會主義而戰的堅牢的戰士。可是，許多內戰的英雄却並不參加集體化的鬪爭——像鐵推克一樣的遊擊隊隊員，他們藉着蘇維埃政府的幫助脫離了窮苦，而他們被他們那種個別的私有農場的傾向迷醉了，被捲入了富農運動的潮流。在鐵推克這個生動的人物上，梭羅訶夫異樣成功的繪出了一幅貧農陷入富農運動的網羅的圖畫。這幅圖畫是這樣的明確，因爲梭羅訶夫不但懂得集體化的偉大的

戲劇而且也懂得藉着最堅苦的勞動從可怕的窮困的境况中掙扎了出來，又成了他的財產的犧牲的貧農的小小的悲劇。鐵推克離開了前進的農民，而且和他們衝突起來了。拉古爾洛夫逮捕脫離了我們的陣營，跑到了敵人那方面去了的他以前的武裝同志的時候的那幅圖畫，是栩栩如生的明確的。

爲了集體化的基本的戰士，是貧農，他們被唆羅訶夫擺脫了一切不正確的理想化，照着各種不同的樣式描寫了。他袒護貧農，可是他又帶着巨大的幽默描繪了像西奚卡一樣的自私成性的人物，同時也描繪了還沒有完全絕跡的在意識上動搖的人物。拉茲米推洛夫是一個貧農，他的老婆被白黨羞辱得自殺了。他代表着貧農的積極的典型，他可以和那妨礙他鬭爭的他的個人生活的一切斷絕關係。但是唆羅訶夫描寫了這個人墜入了作爲私有財產的本能的表現的一個女人的羅網；他又描寫了他和她的決裂，這種地方，顯示了唆羅訶夫的技巧。當人們仔細想着在唆羅訶夫的書裏出現的許多這種農民典型的時候，牠們成了舉行過的關於集體農場的討論的一種實例，成了對於我們的貧農支柱，甚至於最好的鄉村工作者無批判的理想化的警告的一種實例。斯達林爲了指示無產階級，指示

黨，他指出了集體農場的支持者還是需要，而且還是很長久的需要。經歷了革命的一切實驗的無產階級的日常的幫助。作爲一個藝術家，梭羅訶夫使人大大的稱道的地方，是他的圖畫是這樣的真實和着實，使得牠和這個分析恰相符合。

誰反對集體農場運動呢？

梭羅訶夫替一個哥薩克隊長波羅夫則夫——一個矮肥的哥薩克軍官，一個地下室的工作者，一個爲了地主富農的利益的富農組織者——繪了一幅巧妙的肖像畫。他準備一次暴動，他並不號召對於集體農場的同盟抵制，但是相反，他命令那被他當做了鬪爭的主要組織者的中農雅可夫·阿斯託洛夫加入了集體農場。波羅夫則夫十分明白，蘇維埃政府要使那些明顯的富農分子和農民羣衆隔離，而且把他們突然驅逐，而中農將要加入集體農場，因爲這對於他有很大的利益。因此，他一定要使得集體農場裏面有他的人，他就把阿斯託洛夫派到裏面去，阿斯託洛夫是一個卓越的農夫，他憎恨蘇維埃政府，因爲牠不讓他變成富農。他藉着他的善於理財和管理的才能，在集體農場爬到了前線，得到了不祇是集體農場的農民，而且還有領導者的信任。他可以組織怠工，可以把集

體農場管理委員會的政策引導到錯誤的路上去，他可以成爲反對集體農場的社會主義目的的鬥爭的組織者，而且在適當的時機，還可以成爲暴動的組織者。

波羅夫則在集體農場編織的網，不但網羅了富農，不但網羅了一部分中農，而且連貧農阿普洛夫也牽入了，這個人是爲了要擺脫這個羅網的他的企圖，送掉了他的性命的。在富農陰謀的影響之下，中農羣衆的動搖，他們有時決定加入集體農場，有時，當那些想要跳過最臨近的發展階段而前進的鄉村共產黨員犯了「左傾」的錯誤的時候，他們又發動了騷動來反對集體農場——這一切都被波羅夫用巨大的力量表現了。斯達林同志的論文（成功的眩惑）到來以後，中農被說服回到集體農場來的容易，確鑿的證明了集體化的必要成熟到了怎樣的程度。有少數鄉村共產黨員不顧一切的戲弄，擁護集體農場，一直等到貧農的援助的到來，以及集體農場的戰勝向心力傾向的這種力量被波羅夫描寫得這樣的好，使得整個的鬭爭的動力，真可以明白的感覺得到。

波羅夫所表現的集體農場的敵人方面的中心人物，是中農阿托洛夫，而且他在他的身上異樣成功的表現了就是在中農中間也發生着許多傾向的鬭爭。阿托洛

夫羅夫和一個反革命的團體纏結着。阿斯託洛夫羅夫憎恨蘇維埃，因為他不讓他變成富農，但就是阿斯託洛夫羅夫，作爲一個農夫，也懂得集體農場給了他一個廣大的活動的範圍，懂得祇有在集體農場，他才能夠施展他的組織的才能。有時使他達到了這樣的境地，使他暫時恍惚了，忘記了他的破壞的任務，暫時忘記了在反革命團體的命令之下他所應做的事，而當他想起了他是四肢被縛，被一種血污的罪惡縛着的時候，他恐懼極了。在阿斯託洛夫羅夫這個人物身上，正和各種農民一樣的充滿了矛盾。

集體化的偉大的敘事詩和我們的黨的鄉村組織的發展，緊密的連繫着，而梭羅訶夫的表現這一方面，是大大的成功了。在達維多夫這個人物身上，他表現了一個澈底懂得黨的政策，而且知道很快的改正個人的錯誤的不屈不撓的無產階級。作者一方面帶着巨大的愛描寫這個人物，一方面又使他做了阿斯託洛夫羅夫——那位集體農場裏面的怠工的組織者的保護者。達維多夫被阿斯託洛夫羅夫的組織的才幹和管理的才能迷惑了。達維多夫是從列寧格勒來的，他是在別的環境中間生長的，他對於鄉村生活的直覺的敏感性還沒有充分的發展，因此，竭力想要「利用」一個有能力的農夫，他沒有注意他的身上的

反革命性。拉古爾洛夫是非常有力的作爲「左翼」偏向的代表被表現着，他不信任阿斯託洛夫，但是由於他的「左傾」的錯誤，他反而使他有功，而且因爲他的「左傾」的錯誤，他有一個時候，被中農羣衆疏遠了。

比較弱一點的是黨的區委書記，科琴斯基這個人物，他是被寫成了農村政策的另外一種「左翼」偏向的代表，他帶着一種公務人員的熱心，想用勝利的巨大的數字在他的上司面前誇耀，就令這種數字不過是文件上的數字他也不管的。

理解集體化的巨大意義，而且對於這個偉大的歷史過程怎樣在進行的這事竭力想要得到一個清楚的觀念的任何讀者，對於梭羅訶夫的這一本書，都會感到全神貫注的興趣。雖然作者僅僅處理了頓河區域發生的事態，而且僅僅是廣大的集體化的發動期的最初階段的事態，（那時候，農業革命的主要機械——拖曳機和兩用機——還沒有在鬪爭中出現）可是，梭羅訶夫的這部小說的第一卷，可以作爲偉大的歷史戲曲的以後諸幕的一個序曲。梭羅訶夫的圖畫的真實的特質是集體農場的發展的最近兩年的經驗證明了

陵羅訶夫的小說裏的許多預言的確實的這個事實。偉大的藝術家寫了一部現實的小說，因此，被作者所描寫的時期以後兩年，人還可以在他的圖畫裏得到幫助今天許多問題的解決的許多材料。

陵羅訶夫的小說是在我們的作家之間關於創作方法的最近的討論以前寫成的。陵羅訶夫寫這部小說的時候，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還沒有被提出。但是，這部小說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個範本。他並沒有用照相的方法攝取生活，他寫出了一個鬪爭的巨大的動力。作者懂得，不管一切的困難，方向總是朝着社會主義的。爲着集體化的鬪爭的可驚的圖畫，證明了集體農場運動的活力和牠的不可戰勝。白黨曾經竭力想利用陵羅訶夫的畫的幾個場面。讓他們翻印整個的這部小說罷，我們用不着反對，因爲陵羅訶夫的小說不但是可以使人全神貫注的去展開的一幅偉大的鬪爭的圖畫，而且是集體農場運動一定要戰勝小農分子，而且要指示農民一條新路的一種明確的憑據。

從靜靜的頓河到被開墾的處女地，陵羅訶夫自己，作爲藝術家，作爲人，都走過了一條長長的道路；在藝術的方面，他是大大的成長了，他不但學會了壯麗的表現在運動之中的，

藉着潛伏在他們身上的矛盾的衝突被發展着的人物，而且學會了奇異的自然描寫。在社會的方面，他理解了一種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而且用一種極明確的形式表現了牠。這就是我們不但要作為蘇維埃文學中的一個偉大的事件而且要作為一個有着社會意義的事件來歡迎他的這本書的道理。這本書應該被當作最廣大的人羣衆的所有物，對於他們，牠不祇是一幅鬪爭的圖畫，而且是鬪爭當中的一樣武器。

M·梭羅訶夫作

開墾了的處女地

醜夫譯

已經傍晚，安得利·拉芝苗諾夫把他一塊工作的貧農後援組放回家去，從被抄了的富農蓋耶夫的院子裏開了最後一車沒收來的財物到吉特克那裏去，所有的富農的衣物都運到了那裏，他自己到鄉村蘇維埃去了。早晨他已和達威道夫約好在大會前一點鐘在這裏相會，大會應該自天黑開始。

安得利在廊房下就已望到了鄉村蘇維埃那間屋角房子裏的燈光，他推開了門，走了進去。達威道夫聽了門聲，放下了日記本，拾起纏着白布的頭，笑嘻嘻的。

、「呵，拉芝苗諾夫也到了。坐下，我們來算一算從富農那裏查出了多少糧食。你那裏怎樣，幹完了麼？」

『幹完了……你怎的纏了頭？』

拿古立諾夫用報紙做了個燈罩，無精打彩的說：

『這是吉特克打傷了他，用鐵棍打的。我已把吉特克送到紫哈可索克那裏的格柏鳥去了。』

『等一等，等一下子來講。——達威道夫推開桌上的算盤，說着——打一百五十。有了一百八……』

拿古立諾夫用指頭小心的推算珠，驚惶的說道——『住下！住下！』
安得利叮了他一眼，嘴巴抖索着，不清楚地說：

『再也不幹了。』

『怎麼不幹了？不幹什麼？』拿古立諾夫把算盤擱到一旁。

『再也不去抄富農的家了。爲什麼瞪了眼睛？你打算發暈麼？』

『你喝醉了麼？』——達威道夫驚疑的注意着安得利滿懷着決心的面孔——
你怎麼了？你再也不去了，這是什麼話呵？』

他的安靜溫和的腔調使安得利更發狂，口吃着，氣憤憤的喊嚷：

「我沒有學，我，我，唔……沒有學和小孩子打仗……在戰場上——那是別一回事？在那裏拿馬刀，願意用什麼就拿什麼來幹無論那個人……滾你們的罷，再不去！」——安得利的嗓子像抽緊的胡線一般的聲音越抬越高，好像馬上就要斷裂。可是安得利啞嗓的嘆了一口氣，忽然很低聲地說：

「難道這樣行麼？我是什麼！是劊子手麼？或是我的心是鐵打的？打仗弄的我傷心，他又轉回喊嚷：

「蓋耶夫有十一口孩子！我們到了，他們那樣叫哭連天——使帽子都飛起來。連我的頭髮也立起了。——下手從屋子裏趕他們……我把眼睛閉成密縫，耳朵堵着，躲到棚子裏。老太婆像對付死人似的用水淋兒子媳婦……小孩子們……滾你們的吧！」

拿古立諾夫用手掌緊緊的支撐着抽筋的腮幫子，兩隻發火的眼睛不離安得利，勸他

道：「你哭吧！哭了痛快些。」

「我就哭！我或許哭自己的小孩子」……安得利打斷了自己的話，露着牙，猛然一下子把背轉向了桌子。

屋子裏沉靜了下去。

達威道夫從椅子上慢慢的站了起來……半面沒有纏着的臉也同樣慢慢的蓋上死屍般的青紫色，耳朵變成蒼白色。他走近安得利，拉住他的肩膀，轉轉地把他扳過來，一對大眼睛釘住安得利的面孔，氣喘地說。

「你可憐他們……你對他們可憐。他們可憐過我們麼？我們的孩子們的眼淚讓敵人酸過心麼？啊？我的父親在罷工以後被工廠開除了，充到西比利亞……母親剩了我們兄妹四人……我是老大，當時只有九歲，沒有飯吃，母親到街上去……你向我這裏看着吧！母親到街上去，爲了使我們不致於餓死，往我們住的那間小屋子裏（當時我們住在地窖子裏）引客人……只剩了一張床……我們在籬子的對面……睡在地板上……我才九歲……醉漢同她到我家來過。我堵着小妹妹的嘴叫她不要哭叫……誰擦過我們的眼淚啊？聽着麼……清晨，拿着這個倒霉的盧布——達威道

「快把自己生着厚繭子的手掌伸到安得利的面前，沉痛的咬緊了牙齒——」拿了母親掙來的盧布去買麵包——他忽然胳膊一搖，黑拳頭放到了桌面上，叫着：你！！你怎麼能去可憐他們？！」

屋子裏又沉靜下去了。拿古立諾夫的手緊按着桌面，好像山鷹抓着攫來的食物一樣。安得利不作聲。沉痛的吁嘆，達威道夫一霎的在屋裏走來走去，然後抱着安得利的肩膀和他坐到板橙上，啞着嗓子說：

「喂！你真癡，來了就嚷「再不幹了……可憐……小孩子。」想一想，你說的是什麼話啊！我們來談一談。趕富農的家室，叫你心裏難過？這有什麼了不得呢！我們趕他們，正是爲了不致妨害我們去建設沒有他們這種惡東西的生活，爲了將來也不至再有這類東西……在格列滅，你——是蘇維埃政權，現在還要我向你宣傳！」——勉强的笑了。

「我們把富農都趕開，趕到蘇洛夫加去。並且他們也不至於餓死啊！只要他們肯幹活——我們就養他們。等到我們建設好以後，那時候，這些小孩子已不是富農式的

小孩子了。工人階級可以改教他們。」——掏出了一盒紙烟，指頭抖了好久，他總沒能把煙頭拿上口。

安得利目不轉睛的釘着拿古立諾夫死沉沉的臉。達威道夫沒有防備到拿古立諾夫很快的站起了，立刻就好似有彈板掀他的腳似的站起來。

他握着拳頭，低聲的嘆了口氣：「混蛋！怎樣幹革命？！可……憐我……若是現在擺着幾千個的老頭子，小孩子，女婆子……向我說，爲了革命……要把他們碎屍萬斷……我就用機關槍把他們都掃盡！」拿古立諾夫忽然猛的叫起來，他的漲大的眼珠上露出了瘋氣，嘴角上冒出了白沫。

「你不要喊叫坐下！」——達威道夫驚愕了。

安得利碰倒了椅子，慌忙的走到拿古立諾夫跟前，但後者已經靠了牆，歪了頭，翻了白眼珠刺心地延長聲音喊叫：

「殺，殺……」他自己已經歪倒了側身，左手在自己身旁的空氣裏找刀鞘，右手戰慄的去摸刀把。

安得利已來不及抓住他的手，感覺到馬加洛夫沉重的身體上一切肌肉都猛烈的緊張了，兩腿像鋼絲彈簧一樣的伸緊了——「暈倒了……架住他的腿！」他來得及這樣的招呼了達威道夫。

他們到了學堂的時候，那裏已經擠滿了到會的人。房子裏坐不開所有的人。哥薩克人，女婆子和閨女們，黑烏烏的站在走廊裏，台階上。從大敞四開的門裏冒出了熱氣，熱氣與人抽的煙混成一團。

拿古立諾夫，面色蒼白，傷破的嘴巴帶着乾裂了的血塊，在前面領頭走。他的端正的腳步，踏的葵瓜子皮發響。哥薩克人規矩的看着他，讓開了路。看到了達威道夫，都小聲的談起來了。

「這個就是達威道夫？」——花頭姑娘用包滿了葵瓜子的手巾指着達威道夫大聲問了。

「穿着大衣……可是他並不高啊。」

「不高，可是肥壯，看他的頸脖子好像牝牛一樣！派到我們這裏傳種來了！」——有個女的放聲笑了，灰色的圓眼睛向達威道夫擠眼。

「唔，這就是派到鄉村裏來的兩萬五千特派員的一個啊？！他的肩膀子多寬啊！若是抱着大姑娘……」丘八似的娜塔黎亞擠了擠塗畫着的眉頭，不害羞的說。有個小伙子，煙熏的粗嗓子俏皮的說道：

「我們的養漢婆——娜塔姐只要有叉的就來。」

「他的腦袋叫人家咬傷了罷？纏着了……」

「這必是叫牙咬傷的……」

「不是，是吉特克打傷的……」

「姑娘們！寶貝們！怎麼你們看上了外路漢？我又那點不及他呢！——臉括得紫光光的中年哥薩克人笑哈哈的，兩隻長胳膊抱了一羣姑娘，把他們擠到牆邊。起了尖烈的叫聲。哥薩克人的背上琴琴的捶着姑娘們的拳頭。

還沒走到課堂門口，達威道夫已經熱出了汗。人羣的呼吸喘出了葵花瓜子的油味，大

葱氣，旱烟氣，反胃時喘出的小麥氣味。從姑娘們和少年婦女們的身上傳出來的箱櫃裏放久了的衣裳首飾胭脂頭油等等濃烈的悶氣。學堂裏有蜜蜂似的嗡嗡的聲音。就是人們自己的蠕動，黑鴉鴉亂洋洋的一團，也像分居的蜂團模樣。

「你們這裏的姑娘真騷啊！」——登了主席台以後，達威道夫害羞似的說。在薄板釘成的講台上擺着兩張小學生坐的長凳子。達威道夫和拿古立諾夫坐下了。拉芝苗諾夫宣佈了開會。主席團的選舉沒發生一點阻礙。

「有區黨部代表，達威道夫同志對於集體農莊的事情演說」——拉芝苗諾夫的聲音停住了，潮水似的講談聲驟然地減低，漸漸的消退了。達威道夫站起來，整理一下頭上的包布。他講了半點鐘，末了啞了嗓子。會場上沒有作聲。悶氣越發加重。在兩盞昏暗的燈光下達威道夫看到前幾行汗油油的面色，越往後越發昏暗。一回也沒有打斷他的話，可是他講完了，伸手取杯喝水的時候，問題像暴風急雨似的湧上來了：

「一切都得社會化麼？」

「房子呢？」

「集體農莊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呢？」

「散農將怎樣呢？」

「他們的地不要拿去麼？」

「吃食在一塊麼？」

達威道失詳細而有條理地答覆了。講到農村經濟複雜問題時，就有拿古立諾夫和安得利來幫忙他。當時宣讀了標準的章程，雖是這樣，問題還是不斷。末了在正中行中間站起了一個戴着三耳狐皮帽的哥薩克人，身穿的黑皮短袍，大襟敞開着，他要講話。掛燈上的燈光斜照到三耳狐皮帽上，棕黃色的狐毛閃耀的光輝，好像冒烟似的。

「我是種田人——中農，諸位，我也說，集體農莊，自然是件好事，這是沒話可說的，可是必要好好的想一下。揉揉團團，一下子就塞到你嘴裏，給你吃，就完了——這是不成的。黨代表同志說了：「就單是把力量會攏起來，也就有便宜。就是列寧同志也這麼說過。」代表同志對於農事不大懂，他大概沒有掌過犁，照他過的工人生活，恐怕從哪一面去牽牛都不知道。因此，就有點糟糕了。我看，人該這麼分到集體農莊裏：那些能幹

活有牲口的——這些人在一個集體農莊裏，貧農，在另一個，富足的農民——幹自己的，偷懶的要趕出去，讓格拍鳥教他們學着幹活。把人們混到一堆還不算了事，還是一點便宜也沒有，像故事裏的話一樣：天鵝翅膀動，趁機好飛，蟹子夾着他的屁股向後掙，魚就向水底鑽……」

會場上引起了拘束的微笑。從後面是個閨女尖聲地叫了，立刻就有誰的憤怒的喊聲：

「喂！你們那裏，等不得的！要摸到倉房裏去摸。從這裏滾開！」

三耳狐帽的主人用小手帕擦了上額和嘴繼續的說：

「人該這樣挑揀，好像會過日子的主人家套牛一樣。比方他套，是要看力量 and 身材一般大的，要是架了不一樣的，怎麼了得呢？體壯的——向前掙，體弱的——停住不動，因為牠不動，體壯的也必得停住。這樣我們能幹出什麼活呀！同志說了：除了富農以外，全村都在一個集體農莊裏……這就弄成：伊萬和阿房納西快來分解我們的爭持……」

劉畢士肯站起了，八字黑鬚雄糾糾的動了一動，臉朝說話的人說：

「苦集麻，有時你講的多麼好聽，多麼妙啊……若是你是女的——可以聽你一輩子（引起了笑聲。）你勸大會——好像勸波拉格·古自民切夫一般……」笑聲哈哈大笑。從掛燈上彎曲的發射了尖銳的光芒，全會場都懂了這個暗示，這裏邊大概包含了無限的笑話。就是拿古立諾夫眼睛也笑了。達威道夫剛要向他去問笑的原因，劉畢士肯已大聲的在講了：

「唱是你唱的，可是歌是旁人的——這樣的挑人，對你是好的。這點你該是在弗勞勒，勒萬內一的機器社的時候學來的，你們的機器還在去年就被沒收了。現在你的弗勞勒也被我們打個煙消雲散。你們在弗勞勒的機器旁邊也開了類似集體農莊的東西，可是只是富農的。你還沒有忘記吧，只是打一打麥你們剝了多少層皮啊。不是八普特麼？你巴不得現在也跟着富戶走……」

那樣的嚷起來，使拉芝苗諾夫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恢復了秩序，以後還是兇狠的像暴風急雨似的對吵了好半天：

「是啊！是啊！你們打仗發了財！」

「一段窮虱子，橫豎一架拖拉機，是壓不盡的！」

「你的名叫富農熏黑了！」

「你只配替他提鞋！」

「你的混蛋腦袋，只可拿去榨油！」

下一個是輪到經濟薄弱的中農尼克來·留士聶講話。

「你不講吧，這椿事已經弄清楚了」——拿古立諾夫勸他。

「就是什麼，什麼？也許我偏要發發言，討論討論。或是不准去反對你的說話？我也說集禮農莊，這是椿情願的事情，願意就去，不願意就到一邊旁觀。我們就打算在一邊旁觀。」

「我們是誰啊？」——達威道夫問。

「就是種田人。」

「老丈，你替自己說。誰的舌頭都不是租來的，都會自己說。」

「就也可替自己。就是正是替自己說。我要看一看在集體農莊裏，日子過的怎樣。」

若是好——我就簽名，若是不好——我爲什麼向那裏碰哪。只有魚那麼蠢才向網裏鑽哩……」

「對啊！」

「等一等加入！」

「讓別人先去嘗嘗新日子再說」……

「一願者上釣，」有什麼可嘗的啊，是閨女麼？」

「給阿華金講話，你說吧！」

「親愛的列位，我拿自家的情形說：我和我的親兄弟彼得一塊兒住過，沒有住得好啊！或是娘妹們吵架，用水都澆不開，他們鬧的揪頭髮抓臉，或是我和彼得弄不和。這裏打算要把全村弄到一堆。這不知要多麼糟糕。一要出去耕地，就必然要打架。伊萬把我的牛趕的太過頭，他的馬我沒有看遇到。這樣要民警整天看着才行。每人只有滿嘴的混湯，●這個幹的多，那個幹的少。我們的工作是不一樣的，這不是在工廠裏機器旁

●意謂每人都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可以拿來吵架的閒話——譯者。

邊。那裏站了八點鐘的班，牙上吊了文明棍，就走了。」

「你到過工廠麼？」

「我，達威道夫同志，我沒到過，可是知道。」

「對於工人你一點也不知道！既沒到過，又沒見過，你爲什麼胡說八道！工人打文明棍，這是富農的話。」

「雖然不打文明棍，工人幹完了，就走了。可是我們，天還不亮，就得起來，耕田去。耕到夜晚，累出四十把大汗，脚上磨出像雞蛋那麼大的血泡。夜裏得去放牛，不睡覺；牛若沒吃夠，就不能托犁。在集體農莊裏，我當拚命的去幹，可是旁人，比方我們的高雷潑就會躺到田壟上睡覺。雖是蘇維埃政府說，貧農裏邊沒有懶漢，說這是富農想出來的事，可是這是不實在的。高雷潑在坑上躺了一輩子。全村都知道，有一冬他躺在坑上，脚伸到門上。早晨他的脚上下了霜，而肩膀叫熱磚湯壞了。這就說人懶到那樣田地，就起了火他也不肯起來。我怎麼跟這樣的人一塊去幹活呀。不出名加入集體農莊。」

「給康得拉特·邁達寧可夫講話。你說吧。」

有個穿灰色長皮襖，身材不很高大的哥薩克人從後排裏擠了半天，擠向主席台來。顏色凋零的布定內式帽[●]的尖錐頂，在圓皮帽，三耳皮帽裏邊，在婦女們各色花樣的包頭之間幌來幌去。走到了，背向主席團站住了，不慌不忙的伸手到馬褲兜裏。

「你要唸講義麼？」——定木克·烏沙可夫笑着問。

「帽子摘下去！」

「背誦吧！」

「這個人一輩子的生活都寫到紙上。」

「哈哈！識字的啊！」

邁達寧可夫掏出了一個靦靦的小本子，慌忙地翻那些畫滿了彎曲黑線的頁子。

「你們等一等再笑，也許要哭呢！……」他生氣的說。「是的，我寫，總應該有什麼來養活自己。一下子就唸給你們聽。這裏前面的人講了各種的話，可是有道理的一個也沒有。少有想到怎麼過日子……」

邁威道夫聚精會神起來。前幾行中露出了笑容。全學堂起了微波蕩漾似的低小的說

●俄騎兵總監的名字叫布定內，騎兵戴的帽子叫布定內式帽。——譯者。

話聲音。

「我的家產是中農的。」——邁達寧可夫，不害羞地，穩重的開始了——「去年我種了五畝地。大家都知道，我有兩條牛，一匹馬，一條乳牛，一個老婆，三個孩子。幹活的手，——就是這一對。去年從田地裏收了九十個布特小麥，十八個布特大麥，二十三個布特鈴鐺麥。自家要吃六十布特，養雞養鴨要十布特，鈴鐺麥留着餵馬。有多少我可賣給國家呢？三十八個布特。平均一盧布十哥比一布特，共得四十一個盧布的純收入。賣了雞，鵝也運到市上去，賣到十五個盧布。」——他眼睛愁悶的，嗓子抬高了：「這些錢能夠我買鞋，買衣裳，買鐮刀，火柴，胰子麼？馬掛掌不要錢麼？爲什麼你們不作聲呵？我可這麼過下去麼？收成多，或收成少，這還算好。若是一下沒有收成呢？那時候我是什麼人？沒人齒的窮老頭！你媽的！你們怎有權利推我，叫我不加入集體農莊嗎？難道我在那裏會比現今壞嗎？狗屁！凡是中農都要這麼答覆你們。爲什麼你們反對集體農莊，把自己和旁人的腦袋弄的糊塗，我現在就指出來。」

「康得拉特！打他們一頓，教訓教訓這些婊子養的！」——劉畢士肯狂喜的大聲

的喊了！

「我就損他們一頓，讓他們嘗嘗滋味！爲什麼你們反對集體農莊，爲了自己的牛乳，自己的雀窩——院子，你們看不見天日。雖說憐，總是我自己的。聯共黨推你們去過新日子，可是你們像齋牛犢仔一樣，領他去吃奶，他又擦腳，又晃頭。牛犢仔若是不吃奶——在陽間就不要活。話講完了。我今天就寫呈子加入集體農莊，並且也號召旁人這麼做。誰若是不情願——也就不要妨礙別人。」

拉芝苗諾夫站起了：

——「列位，這件事很明白！我們的燈也快要滅了，時候不早了。誰贊成集體農莊就舉手。一戶舉一隻手。」

到會的有二百十七戶，舉了手的只有六十七戶。

「誰反對？」

一隻手也沒有舉起。

「你們不願意簽名加入集體農莊——達威道夫問了——那麼邁達寧可夫同

志講的對？」

「不……情……願！」——女婆子的鴨鼻聲音。

「你的邁達寧可夫不是我們的聖旨啊！」

「我們的父親，祖父，不是沒有集體農莊也活過麼……」

「你別強迫我們！」

喊聲已經住下了以後——從後幾行裏，從燈烟忽明忽滅閃照的暗昧裏邊，有誰的充滿恨意的，遲發了的聲音：

「不必騙我們！你已經叫吉特克打過一頓，打的流血，你還可再挨一頓……」

彷彿有鞭子抽了達威道夫，他臉色發白，半張着漏風的嘴，在可怕的寂靜中不作聲的，站了一會，然後啞嗓子喊着：

「你敵人的聲調，我的血流的少了！我還要活到把你們這些人都裝到棺材去的時候，若是必要，我爲了黨，爲自己的黨，爲工人的事業，把全身的血都交出，富農的壞鬼，你聽到了麼？週身的血，最後的一滴的血！」

「這是誰喊的」——拿古立諾夫挺直了身子。

拉芝苗諾夫跳下了主席台。在後排裏擠響了椅子，有一羣二十多個人吵嚷着擁到走廊裏去了。中行也有人站起來了。玻璃裂了，打碎了；不知誰擠壓了窗櫺。從窗孔裏湧進來了冷風。屋裏的白氣捲成漩渦。

「這必是吉馬非喊的！弗老勒·勒萬內一的兒子。」

「從村裏趕出他們去！」

「不是，這是阿起謨！這裏有從土邊斯基來的哥薩克人。」

「搗蛋鬼，叫他們血管裏生瘡，趕出去！」

在很深的後半夜才開完了會。講了許多贊成集體農莊，或反對集體農莊的話，講的嗓子發啞，眼睛發花。在有些地方，甚至就在主席台旁邊，敵人相逢，這個抓着那個胸膛，證明自己有理。康得拉特·邁達寧可夫被他的乾親家和鄰居扯破了汗衫，破到肚臍那裏。差不多要鬧到打起交手段。定木克·烏沙可夫跳過了凳子，跳過了座上人的腦袋已經要去幫康得拉特的忙，可是親家們已被邁威道夫拉開了。定木克就第一個向邁達寧可夫說俏皮話：

「康得拉特，拿腦子去拼一下吧。賠你的汗衫，要替你耕幾點鐘的田！」

「你去算一算，你老婆有多少……」

「嗚，喂！開這種玩笑的，我是要趕出會場的。」

不作聲的德密特安靜的睡到後排的凳子底下，用長袍的大襟包着腦袋，擋着吵鬧聲。他像野牲口似的，臉向風口躺著，風從門坎子底下直吹進來。帶了未織完的襪子來開會的老太婆，好像架子上蹲着的鷄一樣，打了盹，從手裏掉了線團和鉤針。很多人已經走了。當講了三番五次話的阿爾卡什·老客還要說點什麼擁護集體農莊的話的時候，他發出了彷彿鵝喉嚨裏發出來的那種惡恨的嘶聲。阿爾卡什摸了摸喉頭，喪氣的擺着手，可是到底沒有忍住，坐到位上以後，不作聲的向集體農莊激烈的敵人——尼克萊·阿華金表示在全盤集體化以後怎樣對付他們：把旁一個指甲，放在煙熏的大指上面——兩個指甲一擠！尼克萊只是吐了一口，小聲的罵了句娘。

（以上第九章）

康得拉特·邁達寧可夫從會場上走出來了。斯托策爾村在他的頭上像將熄未熄燄

俄國民間有句罵人的話：跟你老婆去學一學怎樣熬湯，敬敬她的時上有多少虱子。——譯者。

火星光。這時候那麼靜悄，遙遠的聽到地面凍裂的聲音，樹枝結凍的響聲。回到家裏，康得拉特走到牛欄去看牛，給他們向槽裏添了一把草，想起明天要把牠們牽到公共的牛棚裏去，就又添了一大把草，出聲的說：

「分別的時候來了……挪動挪動呀，禿頭！四年來，我們哥薩克人給牛幹了活，牛給哥薩克人幹了活……我們並沒有幹出妙道來。你們也半飽，我也發悶。因此我就拿你們去換過大夥的日子。爲什麼你也伸了耳朵，好像真懂得似的？」——他腳踢了一下耕地的公牛，拿手推開牠的咀嚼的，流涎的長嘴吧，牠的眼睛看着牛的紫眼珠，忽然記起了在五年以前他怎樣的等了這條牛。老乳牛當時配了公牛，那樣的神不知鬼不明，無論牛官（牧童）無論康得拉特都沒有看見。秋天好久沒有看出牠已經配上了。「沒中胎——老冤家！」看着乳牛，康得拉特寒了心。可是在十一月底，牠像一切的老乳牛一樣，在產前一個月，肚子大了起來。在非利波夫克吃齋節的末尾，冷夜裏，康得拉特不知醒了多少回，像叫人推醒了似的，腳插進了毡靴，只穿着一件貼身的裏褲跑到暖和的牛棚裏去看：有沒有下啊！冷得很緊迫，不等牠媽舐了牠，牛犢子就能凍死……吃素節底，康得拉特差不多沒有睡覺，有

一天早晨，他的老婆安娜進來，得意的，喜洋洋的說：

『老傢伙筋已鬆了，該是今天夜裏。』

康得拉特剛黑天就倒下了，沒有脫衣裳，又沒有息燈。他去看牛看了七次！只有第八次只是天亮的時候，還沒有打開牛圈的門就聽到了深長的，辛苦的呻吟，進去一看乳牛已經下了胎胞，微小的白鼻孔牛犢子，已經舐了，可憐的抖顫着的，已經涼了的嘴巴去找乳頭。安得利急忙的拿了掉下來的胎胞，使牛不致於吃了他，●然後把牛犢子抱到手裏，裹到長袍的大襟裏，用自己呼出的暖氣去溫牠，跑着抱到屋裏去了。

『犛牛』公牛』他高興的喊了。安娜畫了個十字：

『多謝聖祖！作福作德的上帝看到了我們的窮困！』

只有一匹馬，使康得拉特窮的債台高築。長起了這條公牛好好的替康得拉特效了勞，夏天和凍冷的冬天無數次的把他的八字蹄印放在道路上，田裏，托犁，拉車。

●到如今頓河上流還有這種迷信：若是乳牛吃了自己的胎胞，則牠的奶在十二天之內不可吃。

——譯者。

康得拉特，看着公牛，忽然猛一陣的感到喉嚨發燒，眼睛發熱。他哭了，走出了牛欄，好像流了淚就痛快了一下。夜間其餘的時間，他沒睡，抽煙。

「在集體農莊裏又將怎樣呢？人人都像他那麼感到和懂得到那裏去的唯一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道路麼？和人一塊在家裏長起來的牲口牽到放到公衆的手裏無論怎樣難過，可是需要牽去的。對於自己的東西這種難過——壞鬼應該剷除，不讓他鑽到心裏！」康得拉特這樣的想了和鼾聲大睡的老婆並排躺着，用看不見東西的，被黑暗弄得發瞎的眼睛望着昏暗中的黑坑。他還想：「小羊羔子又往那裏放呢？牠們是需要住暖棚和看的遇到啊！他們都是一色的，怎麼去分辨這幫小冤家呢？他們的母親也會混亂起來，人們也會混亂起來。乳牛呢？草料怎樣運哪？要糟塌多少啊！若是人們過了一個禮拜怕了困難就要劈伙呢？那時——就到煤礦上去，就一輩子拋開格列滅豈。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可過了。」

天亮以前他打着瞌睡。在夢裏他又難受又苦痛。康得拉特並不是容易的就接受了集體農莊。流着血，流着淚的割斷了連着他和他的私產，公牛，祖傳下來的土地底臍帶……

早晨，他吃過早飯，寫呈子寫了了半天，緊皺着日光晒了的前額。寫完了：

『馬加爾·拿古立諾夫同志鑒，呈格列滅豈共產黨支部。

我，康得拉特·荷黎士佛洛夫·邁達寧可夫，中農，請求接受我和我的老婆、孩子、家庭，及一切牲口加入集體農莊，請讓我去過新的生活，因為我是完全同意牠的。

康·邁達寧可夫啓。』

『加入了』老婆問道。

『加入了。』

『牲口拉去麼？』

『現在就拉去。你喊什麼，邪鬼，癡子？我在你身上化了多少話，勸你多少回啊，你又主張舊的，你不是已經答應了麼！』

『康得拉特，我只是捨不得那條乳牛……我是答應了的啊。可是心裏太難過了……』她說了，勉強的笑了，用窗簾子拭眼淚。四歲的小丫頭，荷黎也跟着母親哭了。康得拉特從牛棚裏放出了公牛，乳牛，給馬套上了轡頭，把牠們趕到河邊去了。給牠們喝了水。乳牛回頭往家裏走，康得拉特心裏賭着氣，趕着馬，攔住牠們的去路，把牠們趕到

鄉村蘇維埃去了。

婦女們不離窗的觀看，哥薩克人也不到街上來，隔着籬笆縫發獸。康得拉特有點不如意在鄉村蘇維埃左近拐角，他看見了，像趕集的，一大羣牛，馬，羊。從隔壁的胡同裏轉出了劉畢士肯。他牽着拴了角的乳牛，乳牛的後邊跟了牛犢子，牛脛上一條繩子搖擺着。

『來把他們的尾巴拴在一塊，我們來一塊趕』——劉畢士肯也試着開玩笑，可是他自己的容顏在當時是一種發悶的，正經的樣子。他費了不少的辛苦才得牽出這條乳牛，他臉上新的指甲印，就可證明：

『這是誰抓了你？』

『醜事藏不住：老婆！老婆小妖精捉住牛不放鬆』——劉畢士肯嘴角銜了鬚鬚尖，不滿意的斥責了一聲。『她那樣的攻擊，好像唐克車一樣。在牛棚旁邊我們起了這樣的血戰，現在羞醜瞞不過鄰居。她用鎊頭打來，你不信吧？』我說，你想打老遊擊隊員？我說，我們連將軍都刺過，別說你呵。』就照準她的太陽打去。誰若是在旁邊看了，必是一場好戲……』

從鄉村蘇維埃開到吉特克院子裏去了。早晨又有十二戶中農，夜裏想好了，送來呈子，

趕來牲口。

拿古立諾夫和兩個木匠在吉特克院裏鑿樺樹的牛槽，鑿格列滅豈洛格第一個公衆的牛槽。

(以上第十章)

x

康得拉特拿着鐵挺掘冰凍的地面掘了好半天埋拴牛槽的坑。劉畢士肯和他並臂地拚命幹。從他戴的像要打雷時候的黑雲似的黑帽子下邊，流着汗珠，臉上發燒，露着牙，張着嘴，他用力地很很地鑿鐵挺，大塊小塊的凍地向上，向四面飛散，像砲彈砂子似的打在牆上。牛槽很快的就釘成了，趕了經濟委員會估了價的二十八對公牛到棚子裏來。拿古立諾夫只穿了一件貼身的小衫進了棚子，他的小衫緊貼到他的汗油油的腳骨上。

「輸了兩下斧子就已經累的汗衫像雨淋濕了似的馬加拉！你不中用啊！」——劉畢士肯幌了幌頭。——「你看，我怎樣幹！啊哈！啊哈！……吉道克的鐵挺是把好的鐵挺……啊哈……你快去穿上小棉襪，否則凍着了，小蹄子不能幹活的！」

拿古立諾夫披上了小棉襪。血紅的顏色從他的臉上一方塊一方塊的慢慢的消退了。

「這是因爲瓦斯毒。只要稍微幹點活，或是上山去——立刻就氣喘心跳。末了的一個柱子也好看哪，我們的營生多麼好！」——拿古立諾夫用熱蒸蒸的光輝四射的眼睛瞧了一下在新做成的還發新鮮木塊氣味的牛槽旁邊排立的一長隊公牛。

他們正在棚子裏安排乳牛，這時，拉芝苗諾夫和定木克·烏沙克夫來了。他把拿古立諾夫叫到一旁，拉住他的手。

「馬加拉，朋友，爲昨天的事不要生氣……我聽了孫子叫哭，想起自己的兒子，心就疼起來了……」

「疼死你這鬼東西！」

「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心裏已經不記我的仇了。」

「夠了，你別扯了！你打算那裏去啊？草料要運來，達威道夫在那裏？」

「他和老客在蘇維埃裏看着集體農莊的呈子。我去……我這還有一戶富農沒動，謝

苗·拉蒲深諾夫。」

「你回來又要像昨天那樣？」——拿古立諾夫笑了。

「得了！我可以帶誰去呢？這麼忙，什麼都弄亂了，好像打仗一樣！拉牲口，運草料。有的已經把種子運來了。我叫他們運回去。以後再來收集種子。可以拉誰去幫助呢？」

「他！康得拉特·邁達寧克夫。康得拉特！到這來。和主席一塊去抄富農拉蒲深諾夫的家。你不害怕麼？有的不願意去，有那種好客氣的人，比方吉馬非·鮑爾撒夫……拍馬屁去。他不害羞，可是要去抄橫財——他就良心難過了……」

「不，爲什麼不去呢？我去。很願意。」

定木克·烏沙克夫到了。三個人走到街上去了。拉芝苗諾夫看着康得拉特，問道：

「你爲什麼皺了眉？該樂呵，看哪，村子熱鬧起來了，好像螞蟻窩動了似的。」

「樂呵，先別忙。會困難的」——康得拉特冷淡地回答着。

「有什麼困難？」

「在下種時候，在看管牲口上，看那裏：三個人幹活，十個人蹲在籬笆根下吃煙。」

「都要去幹的。這只是剛開頭。若是沒有飯吃——不要怕，就會少吃煙的。」

在轉灣的地方有架扒履（雪橇）橫翻在道上。旁邊堆了一攤散落的草料，雜亂地攔着。

碰斷了的扒履擰子。卸了套的公牛嚼了攤上雪上的芻草。年青的小伙子——新加入集體農莊的謝苗·苦仁克夫的兒子——用三齒叉懶洋洋地收集芻草。

「喂！你爲什麼像死人一樣？我在你的年紀的時候，幹起活來就好像在螺絲釘上轉起來一樣！難道是這樣幹活的？給我叉子！」定木克·烏沙克夫從笑嘻嘻的小伙子手裏奪出叉子，哼哈了一下，掀起下一大捆草。

「你怎樣弄翻了？」——康得拉特問道。

「下坡的時候，你不知道怎麼會翻了麼？」

「你滾開去，到董勒茨可夫那裏拿斧頭來。」

扒履抬起了，釘好了，安上了擰子。定木克整齊的裝好草料，用叉子緊緊的四週拍了一遍。

「唉！你，苦仁克夫，苦仁克夫！該用塗了車油的柳樹皮來抽你一頓，還不準你叫喚。你看，你糟蹋了多少草料啊！你該拿一把草放到籬笆根下邊讓牛去吃。誰任牛的便呢？」

小伙子笑了，趕着牛。

『牠現在不是我的了，是集體農莊的。』

『看到了麼，這種畜牲？——定木克眼珠向兩旁轉了一週看了康得拉特與拉芝苗諾夫很醜的罵了一句。

在拉蒲深諾夫家裏進行抄典的時候，院子裏集了三十多個人。大部份是鄰居的娘們，哥薩克人很少。趕到叫高大的尖錐式的白鬚老頭拉蒲深諾夫倒出來房子的時候，從擠到小屋子裏的人堆裏邊，聽到低小的說話的聲音：

『否則怎樣做呢！發了財，發了財，現在一下子就要到墳塚子裏去。』

『不是一椿痛快事呵……』

『他必定很難受，是不是？』

『自己的病誰都覺得痛。』

『他，必然不喜歡這樣，可是在舊制度的時候，爲了欠他的債，他自己却取了特黎風諾夫的家產，這他却沒有想過。』

『這是報應……』

『正該這麼樣對待他這個邪鬼，羊鬍子啊！尾巴上起了火！』

『娘兒們！看了旁人受難，自己快活，這是作孽。也許是自己的災難——牠就在眼前。』

『驢頭不對馬嘴！我們的家財——只是一塊木材，怎麼也賴不上！』

『去年因為他的鎚刀給我使用了兩天，就拿我當他的寶貝一樣，從我身上剝了十個盧布。這——叫做良心？』

拉蒲深諾夫很早就算是有錢的人。很多人知道，還在大戰以前他就有不少的財產，因為他這個老頭什麼也不賺，用高利放債，和偷偷的收買盜來的贓物。有一個時候盛傳着一種風聲，說在他的棚子裏藏過偷盜的私馬。時常人多半是晚上有慈剛民族的人馬販子到他家來。說是賊盜的馬經過他的有筋肉的手由大路開到擦利岑，達幹洛閣和烏留賓斯刻等地方。村裏都詳確的知道，拉蒲深諾夫在從前的時候每年三次到鎮上去用紙帖子換金錢。在一九一二年有人甚至打算『開他的帖包』，可是拉蒲深諾夫（又結實，又有勁的老頭）一拳打退強盜，就逃脫了。就是他自已也是手不放鬆一點空。在田裏拿人家的穀捆，被人抓住了——這還是年青時的事情，到了年老的時候，旁人的東西，他更不管三七二十一。

凡是放的不小心的他就拿。他吝嗇的了不得，在廟裏在神像前面他擺上一根一文錢的蠟燭，稍微點了一忽——拉蒲深諾夫就走到跟前捻滅牠，劃個十子就把蠟燭放回袋裏。這麼就一根蠟燭有時點一年，誰要說他這麼小氣，對神不誠心，他就答道：「神比我們這些傻子聰明！他不要蠟燭，只要尊敬。神用不着叫我吃虧。他並且用繩子抽了在廟裏作買賣的人。」

拉蒲深諾夫安靜的聽了抄富農的家的消息。他沒有什麼可怕的。一切寶貴的東西早就藏起了和交到了可靠的手裏。他自己也來幫忙抄典財產，向他的那個嘴裏噤哩咕嚕的老婆威風的頓腳，但過了一分鐘以後却和氣的說：

「不要喊，母親，天老爺顧到我們的苦痛。他是作福造德的，他什麼都看得到……」

「他沒看到你把新皮袍藏到哪裏了？——定木克正顏厲色的拿主人的口氣問了他。」

「什麼新皮袍？」

「你前個禮拜拜廟穿的那件。」

「我沒有新皮袍。」

「有，你現在就藏起來了。」

「定民吉（塔木克）你說的是那裏話，我在神前說——沒有」

「神要給你治罪，老丈！他要打你屁股！」

「你看，我敢對你賭咒，你白這樣……」——拉蒲深諾夫劃了個十字。

「給靈魂攪罪！」——定木克向人堆擠眼——惹的娘妹們和哥薩克人們發笑。

「說句良心話，在他（神）面前，我沒有罪！」

「藏了皮袍！閻羅要治你的罪！」

「爲自己的皮袍麼！」拉蒲深諾夫生了氣。

「爲的藏起了，你要受罪！」

「神該像你這麼瞎扯！這件事，他連管都不管！沒有皮袍取笑老頭子，你該良心不

好受。該沒臉見人，沒臉見神！」

「以前，我借了你兩斗穀子當種子，你拿了我三斗，這你良心就不難過了？」——

康得拉特問了。他的聲調很小和有點發啞，在一般的吵鬧差不多聽不到，可是拉蒲深

諾夫像年青的人那麼伶俐，轉向着他。

「康得拉特！你的父親是會受人尊敬的，你呢？就是爲了他的名聲，你也是不該作孽！神書上說：「別推跌倒的，」可是你怎麼幹。甚麼時候我借給你兩斗拿了你三斗神呢？他不是什麼都看見麼……」

「他這個邪鬼窮光蛋，要我們的穀子白送給他才好！」——拉蒲深老婆拚命的死喊。

「不要吵，母親！上帝受過苦，叫我們也這麼着，他是受苦受難的，他戴過樹針帽，流過血淚……」拉蒲深諾夫用袖子擦了眼淚。吵的娘妹們也住了聲，嘆了氣。拉芝苗諾夫登記完了，嚴厲地說：

「喂！拉蒲深諾夫老丈，從這裏滾蛋吧。你的血淚並不怎麼可憐。你欺侮的人也不少，現在不用請神，我們自己來送你的命。滾出去吧！」

拉蒲深諾夫拉了他的半僕而口吃的兒子的手，給他戴上了皮帽子，從屋裏走出去。跟出了一羣人，在棚子裏，老頭子先把皮襖大襟鋪到雪上，以後跪下來。苦傷着臉，向四面劃十字，磕頭。

『——去吧！去吧！』——拉芝苗諾夫命令了。可是人堆裏起了不很高的烘烘的聲音，發出了個別的喊嚷。

『讓他和自己的庭院告別一下！』

『安得利，你不要胡鬧！人家一隻腳踏到棺材裏，而你……』

『要看他過的日子，他該兩隻腳都鑽到那裏去。』——康得拉特道。教堂的方丈——格蘭吉林老頭子打他的岔說：

『向官家賣好？你們這樣的真該打。』

『你這個不懂事的混蛋，我這麼撞你一頓，叫你連回家的路都摸不着。』

拉蒲深諾夫鞠躬，劃十字，講的特別響，叫衆人都聽到，感動了娘妹們容易軟的心腸：

『分別了，正教徒！分別了，親人們！讓上帝保佑你們……使用我的血產吧。我活到於今，忠厚地幹了一輩子活……』

『買過贖物！』定木克從台階上喊來。

『……滿臉大汗的賺到了剛夠糊口的糧食……』

「叫人家受窮，收了息，自己偷過人家的，認罪吧！該抓着你這狗頭往地上碰！」

「……我說，剛夠糊口的，可是現在到老年……」

老婆子們抽了鼻子，拿衣角揩眼。拉芝苗諾夫正要拉起拉蒲深諾夫從院子裏推出他去，他（拉芝苗諾夫）已經喊了：「別煽動，否則……」剛在這個時候，在台階下，從定木克依了欄杆站着的地方，猛然的起了喧翼，吵鬧……

拉蒲深老婆從廚房裏跳出來，一隻手提了筐，裏面盛了已經抱過的鵝蛋，另一隻手抱了一隻嚇的不敢動，兩眼叫白雪和日光弄得發瞎的母鵝。定木克不費力的就奪過了他提的筐，可是拉蒲深女人雙手扯住母鵝不放鬆。

「別動！混賬東西！別動！」

「現在是集體農莊的母鵝了！」——定木克喊着，握住了伸長的鵝脖子。

拉蒲深女人抓了鵝腿。他們各個都向自己這面拉，彼此都兇狠的在台階上掙扎。

「給我斜眼睛！」

「我給你！」

「鬆開手！」

「集體農莊的鵝」——定木克喘着氣，喊着——「她春天給我們……抱小鵝……躲開，老傢伙，不然，拿腳踢你的軟骨頭鼻子……會踹出小鵝來！你們的，已經叫你們吃了……」

披頭散髮的拉蒲深女人，毡靴登到門坎子上向自己這面掙，流着鼻涕。母鵝在開始斷氣的叫喚了兩下，住了聲；這必是定木克握住了鵝的氣管子，可是她還是狂暴的扇了扇翅膀。白色的鵝毛像雪片似的散落到台階上。眼看再一轉眼的工夫，定木克就可從拉蒲深女人乾巴巴的手裏奪出半死半活的母鵝，可是就在這個當兒，不結實的鵝頸子，脊椎骨輕輕的一彎，就斷了。拉蒲深女人跌的裙子蓋了頭，碰響台階，鼓鑿鑿的一級一級的滾下台。而定木克啊哈一閃，手裏落了個鵝頭，屁股坐到身後的筐上，榨碎了鵝蛋。從來沒有過的哈哈大笑，震斷了屋檐下的冰溜溜。拉蒲深諾夫站起了，放下帽子耳朵，懷恨地扯了他那流鼻涕的，什麼都不在意的兒子的手，差不多帶跑似的拉着他出了院子。拉蒲深女人爬起來，恨的和疼的滿臉發青。打掃了一下裙子，她伸手去拿沒有頭的，在台階下打滾的母鵝，可是在台階

旁邊鑽來轉去的黃狗看到從鵝脖子上出血，猛然的一跳，豎起了脊樑骨上的毛也從拉蒲深女人的鼻子下邊啣了母鵝，在小孩子的吹噓的吆喝的聲音之下從院子裏把鵝腳走了。定木克朝拉蒲深女人後邊把那驚怪的黃眼睛看着世界的鵝頭拋了，走進馬棚去。在院子裏，胡同裏，好半天還有雜亂的聲調，忽起忽落的吵鬧，歡笑，驚動和嚇走了樹枝上的麻雀。

〔後記〕開墾了的處女地是描寫集體化過程的最成功的作品。農村的人們，常常在工作之餘集合着許多人一塊兒共讀這部書，感到莫大的興趣。

這部書現已有立波君的全譯本，希望大家能去徹讀一下，這里選的，僅僅是原書的一小部分（九，十，十一，三章）是從俄文直譯的，原載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所刊國際文學彙刊。

爲使讀者深切瞭解這部書的意義，立刊君特給本刊譯出了拉狄克的一篇極重要的介紹文。

編者。

L·發甫林娜作

丹

霞

葉舟譯

一

丹霞的後父對她冒了火。但這女孩子是喜歡他的。每次當他們發生衝突的時候，她老是熬受到一種成年人的刺心的惱煩。今天朝晨，他們倆好像平日一樣地又碰在一起了，那是吃早餐的時候。亞歷山大·安特萊耶維支，情緒惡劣地走向食桌那邊。但這點，丹霞却並不會注意到，因為她自己是心地快活的緣故。她吃着，走動着，並且急匆匆地談着，說了一陣，又停了一陣地連續地絮說着前天的事情和她心頭湧起着的思想。

「伊里奇是卡爾主義的創立者啦。」

亞歷山大·安特萊耶維支，就在這一點上打斷了他的話頭說道：

『人們往往在未說之前，先得思索，我相信。我可不知道你爲什麼不這樣？』

不消說，在從前，他的說話有時候比這次要暴厲得多，可是在今天，她却感得了相當的責已的意思，她似乎已經自覺到自己是既沒有十分地長大成人，而且也沒有充分地獨立的能力。這種污辱，弄得她氣忿得了不得。於是她用了一種略微不很堅定而又神氣活現的口氣說道：

『凡是我所說的，就都是我所相信的啊。』

亞歷山大·安特萊耶維支忿忿地把他的茶杯推開，一邊站起身子來，一邊推倒了椅子。『我相信事物——我可不相信我所信的事物。你什麼事都還不懂得，你就無從相信什麼事哩。我真不懂得你究竟在說些什麼鬼話呢。』

他逕直走了出去，連『再會』兩個字也不會說。房內只剩下了丹霞一個人了，但是丹霞仰起頭來，不使眼淚從她的面頰上直滴下去。她曾經是一個少年先鋒，而他竟說她什麼事都不懂得，這是怎麼說的？如果有人對他——一個黨員的他——說了這樣的話，他難道會不生氣嗎？

在到學校的途上，丹霞既沒有看見什麼街道，也沒有看見什麼人。她的脚，機械似地走動着，她的眼睛瞧着周圍，她的身子偶爾爲了避開電車，汽車，卡車而做了一些必要的動作，可是她的頭腦里面却只是集中在她的煩惱上面。她儘管在自思自想，一想到煩惱，她的心也就緊縮了一下：

「如果成人是像那樣的話，我真不如死掉的好。我還不如吃些砒霜，決心一下，死掉的好。不用不着說決心——就只要死掉就完了。如果你是決心過的，那就成爲自殺了，而人們當然得責備你，說你缺乏確信。人們又得說你太『葉綏寧式』了。」——丹霞心里吟着：「我不是這樣一個無望的醉鬼，無望得到死而不能見你。」

一團東西上升到她的喉嚨里面，她不能嚥下她的眼淚。眼淚直從面頰上流了下去。她猛力吸了一口氣，又用她的手套揩揩眼淚，可是眼淚却淌得越加迅速了。

「哦，是的，當然，葉綏寧的給母親的信，一般地說來，是頹廢的——我個人對於它以及那樣子一類的事情，是極端反對的。然而他真是動人得可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花間，同樣的幻象永遠是在出現。」是的，如果我死了，他們將悲傷起來。假定我是這麼普通

的死法，死於猩紅熱吧，爸爸就會來站在墓旁，而在……不，如果是普通的死法，他們就不會悲傷了。但如果我是在我的崗位上死掉的話……譬如說死於莫斯科被敵人進犯的時候，那麼……」

丹霞的兩眼如今是乾了，她的頰上正在發燒。她正忙於計劃着一種保衛蘇聯並且保衛革命的光榮的犧牲，而且在這種種的計劃中生活着。名人們的喪儀的情形，湧現在她的眼前。現在，她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甚至一些領袖們，也會形成光榮的侍衛而圍繞着棺材。學校里的無論什麼人，都將傲然地說：「她生前是和我走在一塊兒上學校的哩！」

但當那盛着丹霞的屍灰的甕子出現在她的想像上的時候，但當一切活着的人們來和他訣別的時候，丹霞却又引起了生活的憧憬了。

「人雖則一定要準備為自己的思想而受難，可是終不免於死，為什麼要死呢？受重傷（只要不是致命傷），那倒不要緊。假定我是被捕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牢獄里——是的，是在美國從事宣傳工作……然後，我終於設法實行了最大胆的脫逃。」

當丹霞走到學校的時候正是已經過度了一番奇幻的英勇的生活了。每一種生活大抵和別一種生活都有些相同。每一種生活都是爲了建立丹霞自己的理想世界而受到勝利的苦難。這是一個十分明確的世界，尖銳地劃分出兩種陣營，也只有這兩個陣營：同類和異類。同類，就是丹霞所生長着的環境中的一夥兒。異類呢，就是並不在丹霞所接觸的範圍以內而普通被認爲『同類』的敵人的一夥兒——這就是說——他們是屬於歐美資本家階層，還有就是蘇聯的破壞者。

正如在過去的和悅的悲劇里的一樣，這些同類，在丹霞看來，是什麼都做得對，而在事實上確然也是沒有錯誤，然而那些敵人，却是色彩濃厚的惡徒，絲毫沒有一些悔罪的意思。這女孩子在她的畫夢里所感覺着的愛和憎，可說是十分真實的情感。愛的勝利，使她的心靈充滿着一種狂熱的快樂，在日常的世界里投射了一層光輝，給它增加了完善和幸福。對於吉姆，也何嘗不是這樣。他畢竟不是全然粗拙無禮的孩子。他在丹霞的畫夢里，是以受難和悔罪的面貌而出現的，她自己則正在美國牢獄中熬受苦痛，他用了布爾希維克自我批判的眞精神，承認他自己的錯誤，說道：

『同志們，現在我才知道我從前對於丹霞不會給以相當的估計。』

她的頭腦中映入了這幅圖畫的那一天，丹霞就情投意合地走到吉姆面前去，用了這麼一種勝利的、和婉的低細的語調開始對他說話，却不料因此引起了吉姆的反感：

『啊，不要儘弄得我永遠迷戀着你吧。我是能夠找到更好看的人的，感謝你。』

丹霞臉上不覺漲起了一層深紅，壓下了自己的任何答辯。無論如何，她心里正在陰沉沉地想道：

『你還是會苦痛的。等着吧。』

就那天的整天說來，丹霞這孩子和她的伴侶們是很溫和而且融洽的，對於功課也很努力。待到天色將晚的時候，突然又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這事情並不是有什麼特殊的錯誤；誰都了解，丹霞的回答是很正當的，但是還有——克羅普斯加亞，列甯的未亡人，在那天來參觀學校了。事情是這樣：當她走進學校的時候，她停了脚步對丹霞說起話來，而在分手的時候，她伸出手來給丹霞。可是丹霞這孩子却說道：

『在我們的組織裏面，我們是不握手的啦。』

克羅普斯加亞發出了一片好意的笑聲，但這似乎有一絲窘迫的狀態出現在她的眼裏，也許這在丹霞的想像中是這樣的。但無論如何，這就使她煩惱起來。

「也許是，我應該握她的手的吧。」她這樣想。「這並不是奉承她，而是爲的表示敬意。不，我不應該握她的手。不消說，她應該了解，我們的組織並不毫無理由地幹這樣的事情的啦。」

她越是想竭力堅信自己沒有做錯，她却越是感到窘迫。在途中，她就和葉戈爾·塞萊勃里亞珂夫沒精打彩地談起話來了：

「我已經十二歲了，我可還沒有決定我將做怎樣的一個人呢。你看我幹些什麼好？」

「這我怎麼知道呢？我自己是要做一個航空家，或者航海家。我喜歡海和天空，別的任何，我都不願意聽到它。」

「我至今還沒有決定下來呢。去年，我曾經想做電影明星。它最初是很打動我的。唔，到後來，我才覺得——它不能算是一種真正嚴正的職業。只是許多的幕，許多的幕後——唔——還有許多的噱頭以及像那一類的事情。此後，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有沒有表演的能力。」

老實說，許多的職業，我都不高興做。譬如說，做牙科醫生，我是怎麼也不願做的。你想，要你一生一世，望着別人的口氣臭臭的口腔，這怎麼得了！」

「是——是的，不消說，那不是玩兒。你如果碰傷了他們的口腔，他們就要號叫起來。我有一次，當一個老太婆替我拔下牙齒走掉的時候，也曾經喊過一次痛。」

「當然，牙科醫生和一般的醫生，都是少不了的人，但是人也得稍稍地考慮考慮自己。我想，我要做鑛山工程師，葉戈爾，你以為怎麼樣？」

「鑛山工程師嗎？就進行吧。我贊同你的志向。」

「不過，我還有一些懷疑哩。」

「我記得你曾經想做一個作曲家的吧？」

「哦？不是的，我早就不想了。我的媽媽，你知道，她正是作曲家哩。」

「唔，作曲家怎樣呢？她可不是很健全嗎？」

「即使是健全，又有什麼？當然，她是不錯的。她是我們中的一個，即使她不參加黨。可是她很幽鬱。她永遠不笑，至少和家里的人是不笑的。不，我是十分喜歡媽媽，但是和她同住——」

「不多謝！這真是好事情呢，我想，她是嫁過三次了。」

「怎麼？他現在已經是嫁給第三個丈夫了嗎？」

「當然。他的第一個丈夫，就是我的爸爸。唔，不知怎麼一來，她終於拋棄了他，把我取了他自己的名字，我一直沒有看見過他。第二個——亞歷山大·安特萊耶維支——就是現在的爸爸。你知道，我自己挑選了他，他非常快活。媽媽不跟他同在一塊兒走的時候，我就嘍，就哭，而且說我也不要一同去了。因此，他和森霞共同湊合起來，給我取了個名字，這就是我之所以叫做維沙諾瓦的來歷，雖則媽媽的名字是巴爾克。唯一的事，就是我們時常不同意……」

丹霞發出了一陣深切的嘆息，並不故意的，開始向葉戈爾描摹起早晨的景緻。當她講完時，她失悔她不該講出來。她漲紅着臉，苦皺着眉。葉戈爾却表示了一種強烈的同情：

「長輩對孩子發生言語間的爭執，這情形確然是很可詫異的。你說得性急了，他們就不能十分明瞭，於是他們就像一頓磚頭一樣，仆向你來。當我們從營里回來，我的爸爸就和

●森霞是丹霞的母親的名字。——譯者。

我鬧。我在村子那里，做好了一些組織工作，我就把這一切都告訴了爸爸和媽媽——「我組織了三個集體農場了」——我正在說的時候，他却用了一種諷刺的語調打斷我的話：「怎麼？你組織了他們——你嗎？」就開始來壓倒我了。」

「葉戈爾，你可曾唸過一部叫做父與子的書嗎？」

「誰寫的？哦，是的，我知道，你所說的這個作家的名字，不，我還沒有唸過那部書。」

「我也沒有唸過。可是媽媽勸我唸它，爲了某些或別些原故。」

「她自己或許還正在唸着吧。她們一旦傾心於任何事物，她們就把來兜賣給我們了。」

「書里的意思，似乎是說白札羅夫是一個卡爾主義者，而他的父母却站在反對的一面。後來呢，他們是在他的墳頭慟哭。」

「哦，有時候，沒有死，他們也煩惱。尤其是母親們。你聽，你該讀讀——戰爭與和平。那是真實的作品。我今年夏天曾經讀過了。不過太長了些。你一讀，就要急於會知道以後的事，讀着讀着，非讀到疲倦不止。我讀得疲勞極了，但是我却是都把它讀完了的。真有趣啦！」

「你要曉得，葉戈爾，我是跳讀的，有時跳過一兩頁呢。」

葉戈兒整整他的帽子，向四周匆匆地瞥了一眼，說道：

「事實上，我自己把一些不重要的地方跳過，但就整個地說來，——這是不足為訓的。如果我是你，我決不願意去跳讀。唔，篇幅這麼長！」

「你答應幫我練習算術吧。」

「好，今天晚上我一定來。千万不要為任何事情煩悶啊。」

葉戈爾轉向一條側路上去了。星光正在這裏或那裏出現着。星光，一顆接着一顆，飄然地來了，似乎在守望着白晝的臨別，這時是交班了。無論是光是暗，在空中是優越的，似乎波動着這兩種東西的異樣的結合物。汽車的大聲的氣息和喇叭，裝載着人類和物質供各種的需要，歇斯迭里的往往嚇人的電車的叮噠聲，汽機遼遠的哮喘的喘息，工廠的汽笛聲，和其他聲音的無定時的普遍的對照——這大城市的一切統一而且綜合的聲響，散佈得很遠很闊，發生着空虛的回聲，好像某些有力野獸的可怕的怒吼。在黃昏時的城市的懷抱中，唯一的自我滿足的人就只有年幼的孩子和尙未結婚的情侶。數世紀以來的人們，在記憶里經驗着一種完全與世界分離的苦痛的感覺。他們自己的孤立的人類運命的限制，明晰

地展開在他們的面前。丹霞感到了自身的無限的疲勞和玩忽。這女孩子陰沉沉地拖着一雙腳，緩步地走回家去。房子的屋頂正遮蓋着一片深褐色的難看的雪。她也不喜歡她所遇見的人們的臉色。

二

丹霞回得家來，安特萊耶維支替她開門。他的臉色很憔悴。他給了她一個疲怠的微笑，但確然是微笑。他定然已經把「卡爾主義的創立者」的問題忘掉了，連一切她的其他錯誤也忘掉了吧。親愛的爹爹啊！丹霞跳在他身上，給了他一個寬容的擁抱。

「好了，好了。你怎麼回來得這麼遲呵！」

「因為克羅普斯加亞來參觀的原故，而根據蘇維埃的習慣，我們就一道拍了我們的照相呢。」

森霞出現在餐室的門口。

「到這兒來吧！今天這晚餐，預備得很馬虎，讓我們開飯吧。」

「什麼？我們要一道吃飯了嗎，今天多麼雄壯呵！」

他們全家在「一道吃飯的事，原是不很常有的，他們的每一個人，都各有各的工作，集會，朋友和約會。」森霞出去工作，比別人都早些。往往有好多天，丹霞始終沒有見到她的面。這女孩之所以容易和他的後父發生糾紛，原因大抵也就爲此。他愛他的後父，和森霞對他的感覺顯然是具有不同的性質。如果這個身材纖細的，面頰溫和的，賦有率直而不明朗的幽默的，沒有耐苦和發怒的持久能力的森霞突然從丹霞的生活中消失掉的話，這孩子定然是苦痛得更厲害。要忍受失掉森霞的苦痛，比看不見森霞，會更加難過。與所說失掉安特萊耶維支，倒不如說失掉森霞，在她苦痛會更少些。這點，她自己固然沒有想過。然而安特萊耶維支接觸到他女孩的光輝而可信的目光的時候，却立即感悟了。

「爸爸，什麼是罪惡？」

「罪惡，」他機械地答道。「你難道不知道嗎？」於是他實感到這種天真的全部意義了。原來，丹霞是生長在沒有宗教的環境當中，猶如他生長在沒有嫡親骨肉的父母的環境當中一樣。實際上，她是新國家的一個純全的新人。

「你可不是在書本中發見過這個字的嗎？」

「我彷彿沒有注意過這個字。只有今天，甯加對我說過：『要是你做這些，做那些，就是『種罪惡』呵。』」

安特萊耶維支搜索着適當的表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提出了含糊的解答：

「罪惡者——乃是一種宗教的觀念。根據我們的道德觀念，所謂罪惡，就是反革命的或是反階級所犯的罪呵。」

「甯加只是一個粗笨的女孩呢。如果任何人能對我說『這是你的罪惡』的話，那我真的該死的傢伙了！」

森霞蹙起了她那清白的低低的眉頭。

「丹霞，你難道不能改用別的好聽些的話頭嗎？」

安特萊耶維支不再聽她們母女之間的對話了。他正在這樣思索着：

「我們不僅僅帶來了一種生理的和經濟的革命。並且現在我們也造成了一種心理的革命。要把這些孩子回歸到資本主義的觀念世界，那是困難不過的了。」他又想，他對這孩子所懷的感情包含着一些自責的意味，以及重視他愛好這別人的孩子像自己的孩子

一樣的他的力量。所謂『自己的』這種觀念的存在，正是這孩子從來所沒有的。她不僅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自己的屋子，也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租一下子餘屋。她也從不知道在一個時期內會把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與其餘的世界劃出界限來。她不懂得什麼叫做血緣。此外，實際上，她不知道的事還有許許多多，最近她才明白了自然的，和不自然的。可是她十分自然地充分地感覺到——這位男子是把我從童年時期照顧起，一直養得我長大起來，送我進學校，大家住在一塊兒。我愛他，因為他是我的爸爸——如果他犯了錯誤，就不容易說明他不是她的敵人。舊的「存在」的一大部分，有一種迷人的惡劣的負擔壓抑着他，這是她所不理解的。她的思想方法，和每一個新人一樣，是直捷了當的。一般地說來，今日之下，和孩子們來往，真是好不容易！黏附在每件新事物上的自大觀念，在她們心里，正好像在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安特萊耶維支的心里，是一樣地活躍着。但是她們似乎設法在把自大觀念和父母師長的不可爭辯的權威混在一起。如果那些父母師長正和她們懷有同樣的思想，那是不錯的。在某些場合，丹霞正好似過去的一代的十二三歲的孩子一樣地孩子氣的。但在根本上，比起年齡來，她是老成得多。這些孩子，對於集團，具有強大的責任感。在從前，孩子們

是不同的，這已無可置疑。因此他對於她的情感方面礙難觸傷——而這並不是僅僅因為他已經慣於這種情感。他是發見了難於觸傷的新人。安特萊耶維支一手推開了他的碟子，開始吸起烟來。森霞拉拉他的袖子，責問似的說：

「你幹麼？爲什麼不好好地吃飯？」

「我不想吃。我要喝茶，對不起你。我頭痛啦。」

他的妻含着一種懇情的微笑礁礁他：

「你不能打電話去喚一輛汽車來，讓我們一同出城去玩一個鐘頭嗎？這會使你恢復精神——你正需要的呵！」

安特萊耶維支蹙起眉頭，一層微紅漲上了他的頰骨。在一種淒淒的勝利的特殊感覺中，他想着：

「明天，你可以坐汽車了吧。且等着看吧。」

但他只是高聲地說：

「我不能夠。我要做工去哩。倘如塞契夫走來，不許讓他來打擾我。」

「哦，誰也必須把他趕出去！」丹霞一邊搖頭，一邊說。「他真太囂強了，簡直和我們的吉姆加·許密達特一樣。爸爸，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的二次大會可不是一九〇三年倫敦開的嗎？然而，吉姆加記錯了，硬說是一九〇二年，他却還是自傲自滿，死不認錯的！」

「你從什麼地方抄下一些記錄，也就是自傲自滿呵。啊，你還不知道歷史呢。來，現在，你告訴我吧，你知道關於農奴制度的什麼事情嗎？」

「是的，我知道。是彼得大帝開始採用的呵……」

安特萊耶維支哄笑起來了。彼得大帝倒似乎是你所知道的歷史上的唯一人物啦。」

丹霞責問似地搖着頭。「你不能那樣說……還有破我們推翻的尼古拉。以後還有別的人——那些給農民以自由的——但沒有給以土地。不，爸爸，我在大體上讀書是不壞的。當然囉，你是把尼古拉和路易等大帝的事讀得厭倦了的。我們所需要的，正是新的讀法。這是他們給我們的教訓。」

森霞笑了。安特萊耶維支用他的手玩耍似的摸摸丹霞的臉。

「你畢竟還是個傻孩子哩，我的孩子呵——你有你的新的讀法啦。」

他對於丹霞的紊亂的歷史知識，似乎找得了一些慰安似的，他的面部，當他望望她的時候，清純了一下。他站起身來要離開這房間，但仍然不由自主徘徊起來。他就怕今天的寂寞。女僕伊麗娜·密海耶夫娜，端進了茶來。森霞殷勤地把桌子的一端揩了一個清楚。她對着這位頭髮疎細的眼光烏黑而閃射的婦人，總時常有些羞怯。丹霞並不喜歡她，她把密海耶夫娜的出現，僅僅當作一種必要的不可避免的罪惡，並且希望她在嘸咕之後滾開了事。密海耶夫娜和丹霞成了冤家。密海耶夫娜以爲這個『陌生孩子』不能在這家庭里佔一個重要的位置。她們倆關於上帝的問題熱烈地爭論了一通之後，仇恨便開始消退了一些。在那時候，安特萊耶維支用了不快意的聲調勸告了他的女孩子：

『喂，你看，做一個英勇的無神論者，固然是一件事，可是你最好還是學習些對待別人的事情。』

他們的食物，清潔，他們的衣服之所以如此完整地保護着，就全靠密海耶夫娜一人的努力。安特萊耶維支常常說，如果她拋棄他們，他們便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靠街頭的柏油大汽鍋旁邊的遺失物的賞金而過活。密海耶夫娜對於他給她的指示非常地看得起。她注

意到了他今天是爲了某種原故而發生着煩悶，而呈現着疲憊的病色的面孔。當她把他所愛好的一杯強烈的熱茶遞給他的時候，她和和氣氣地說道：

「塞契夫來過了，我可不讓他進這房間來。你應得休息呵。我於是告訴了他：『主人和主婦是出門去了，所以我不能允許你進來呵。』」

對於這些話，丹霞却答以一種敵意的語調，雖然竭力地不想說得過於清楚：

「真的，不能『允許』他的。『主人和主婦』這句話却未免跟鱈魚雜誌上所說的——」
我的紳士已赴黨的小組會去了」的口氣相像了吧。

密海耶夫娜的面頰紅了一陣。「我是來不及學習新的方法了，丹尼夷加呵。我是太老了呵。但你說出這樣的話來，終究也不是什麼好事情呵。」

丹霞本想閉着嘴巴不說話的，可是因爲看到了她所最不高興的眼睛裏的冷酷無情的責備，她却禁不住反抗着說道：

「可是你怎麼也不會承認你是老了啊。當你無論什麼時候到無論什麼地方的時候，你總是化上了許多的時間照着鏡子呢……此外，倒是有許多比你上了年紀的人，還能不

靠上帝吃飯呢。」

「丹霞，你在說什麼鬼話呵？」森霞申斥着說。接着安特萊耶夫娜又忿然地喊道：

「此刻，請閉上你的嘴巴吧！」

密海耶夫娜開始大聲地收拾髒了的碗碟。眼淚湧出了她的眼眶，聲音也斷斷續續了。

「她還不懂什麼叫做生活呵。竟然責備我，說我不能拋去對上帝的信仰！要是不能做的，我總是不能做，這就是這麼一回事吧！在她沒有出生之前，我何嘗有誰可以和她訴說苦衷呢，就只有上帝是垂憐我的。我願意為蘇維埃政府犧牲，上帝也知道我願意，可是我不能否認上帝。她因為只把我看做廚子，所以想……」

「我何嘗說過這樣的事？我絕對沒有！我只是談你的上帝。至於廚子，那麼列甯自己也會說過……」

「列甯首先就尊重任何勞動的人，而你來的時候，却什麼事情都已經給你做好了，你是舒舒服服了，可是你對待一個僕人，好像她是骯髒的……」

「這是絕對不確的！你一句真話也沒有！」

「丹霞呵！」

安特萊耶維支頹然地說道：

「密海耶夫娜呵，你不要爲了這些小事情而煩悶吧。」

「這些事情，在我並不算小事情。自然，上帝，在我的眼裏不是小事情，同樣的，我得告訴你，蘇維埃政府，在我的眼裏也不是小事情哩！我在夜校裏剛要讀畢第二班了，正在受政府的教育哩，不像從前……」

「唔，你在談些什麼話？也許你在學校裏比我唸得多了，然而你依然是副老調子，拜你的上帝……」

「我雖則不很明瞭，你上了學，唸到了些什麼課程，但我確然知道這一點——就是你在家里裏瞧不起勞苦的人。我曾經請求你，不要隨地亂削鉛筆，也不要亂丟紙屑……」

「我自己會拾起來的，我自己會掃清楚的！我知道，我應該自己動手做一切的事情！——密海耶夫娜呵！哦，是的，我想，如果我多跟隨她一下，她會越弄越壞吧！」

安特萊耶維支把手攔在她的肩上，把她拖了一把。

「算了吧，請坐了吧。不過，無論如何，你對她說了這些話，究竟是從那兒學來的呢？」

森霞突然地笑了。『你說什麼鏡子不鏡子，是使她最生氣的地方。你不該說那樣的話。她一點也不浮氣的。在不久以前，她本來就有了結婚的機會，但他終於不願意嫁人。她敵不過男子漢！』

丹霞頑強地搖頭。『如果她能夠敵得過上帝，就是嫁五個丈夫，也要好得多啦。那時候，她固然免不了許多的憂患，可是現在呢，却只有偏見哩。』

森霞禁不住發出笑聲來了。

『虧你說得出五個丈夫！丹霞呵！』

安特萊耶維支也發出了一聲心境不安的冷笑。這孩子，竭力的要忍住她的眼淚，弄得上氣不接下氣，咳嗽了。於是她抬起眼來，充滿了眼淚對着她的後父，她的目光堅定地說道：

『也許我得了流行性感冒了。我的眼睛一直是溼溼的。這好像真是糟透的日子呀！』

她匆匆地走出了這房間。森霞跟着她。安特萊耶維支焦躁地拍起鼻子來。多少糟透的日子正等待着這可憐的孩子呀！他憶起了他和她最初相見的日子。那時她還不到三歲吧。

他和他母親娜泰麗亞·塞爾蓋耶夫娜——其時就是他的妻——到寓樓上去看她們。電燈出了毛病。房內只點着一支插在瓶內的蠟燭的微弱的光。孩子的保姆正在廚房裏預備茶水。這小孩子獨個兒坐在大大的安樂椅上，用無所畏怕的大眼睛瞧着那在房間的深處潛移暗動着的黑影。她向來就是生長在孤獨里，所以也就慣於黑暗和沉默而無所害怕。她的母親把她抱在懷里，由於良心的激動，當她轉給安特萊耶維支抱着的時候，她在這小小的面孔上撒下了許多的親吻。

「心肝吓，這是你的爸爸。」

但這孩子搖她的散亂的髮髮，並且正色地說道：

「我沒有爸爸的呵。」

塞爾蓋耶夫娜笑了，唏噓了，又給她親吻。

「過去，你是沒有爸爸！可是現在是有了一個。我們要一同住——我們三口兒——我們將非常非常地快活！」

有人來敲門。那是電燈工人。母親放下了孩子，跟工人談話。突然的，她感到丹霞在拉動

她的衣裳，於是俯下身來問她：

「什麼事，心肝呵？」

接着，這孩子就指着電燈工人十分清晰而鎮靜地問：

「媽媽呵，這也是爸爸嗎？」

今天，不相識的爸爸們出現於非常暗黑的房內，這件事在她看來，顯然是十分自然的。安特萊耶維支把她抱在膝上。當他和她說話時，她就凝神地注視着他的嘴唇，然後用小指頭摸摸他的嘴唇，問：

「可是你不在這裏的時候你曾經是在哪兒呵？」

回想到這樣的一幕，安特萊耶維支的心便爲着柔情和戀慕而緊縮成一團。森霞就在這個當兒走了進來和他談話，可是他究竟給了她一些什麼答語，自己也不會知道。

三

一個禮拜以後，少年先鋒給馬克辛、高爾基寫了一封信。葉戈爾、塞萊勃里亞珂夫正像平時一樣要把重要的信件在團體里通過。他攤開着手臂，伏在桌上。右臉被濺上了墨

水。用左手摸了摸他的潮濕的多纏的前額。關於用怎樣的方式給高爾基寫信的問題，討論得極悠久而且極熱烈。問題是在：應該稱他「你」呢，還是稱他「您」。葉戈爾的意見是：

「從我們這方面說，他也一樣的是一個黨員。不過，甚至布爾喬亞的詩人，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也曾說過：『我』字是一個冷酷的空洞的世界，而『您』則是謙和的而且……」

從後面，里昂蒂娜·珂契爾傑娜的低微而賢明的聲音傳來了責問的口氣：

「但那是小曲裏面的話。會使他生氣的可。」

葉戈爾用肘子給了恨毒的一觸。

「不要吹到我耳朵里來！什麼小曲不小曲！昨晚你燙頭髮是算什麼一回事的呢？」

這一個頭髮烏黑的孩子——身材苗條因而見長得不少的孩子——對他認真起來

了：

「在少年先鋒隊裏面，這一切的粗暴行爲是幹麼的，葉戈爾？」

「這哪裏是粗暴行爲，我們是在彼此討論呵！如果我們寫「你」——那麼就得寫成這樣：「我們愛你，是因爲我們信賴」。你但如果換這樣的說法，那麼堅實得多：「我們愛你，是

因為我們純全地信賴您。」

聽到這裏，丹霞便喊道：

「不！這不像知識階級的作風了——這種愛和這種信賴。更好的，是要這樣說：『我們正渴望着傾聽你的每一句話。』」

葉戈爾忿忿地囁嚅着：

「他的每句話當然可以作準的，還何須嚕嚕嚇嚇地說什麼我們傾聽你的每句話呢？」

吉姆毒辣地責問丹霞：

「你竟是這樣地不顧到高爾基嗎？」

一陣憤怒的紅暈滿佈在丹霞的臉上，她站起身子，走向男孩子的那邊去。罪名竟說她不顧到他們最偉大的普羅作家！

「你甘心這樣污蔑我嗎？」

吉姆的本性並不陰毒，可是他禁不住要調排丹霞了。她對於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地真切，容易生氣。他却不覺得他給她的原是苦痛，他拉拉她的衣裳，用一種宏亮而含着嘲笑

聲調說道：

『你的不喜歡他，難道還有什麼奇怪嗎？看來你和他的爸爸都各有特別胃口哩。』

感覺着某些可怕的不幸正籠罩在她的頭上，這種意外的提出她父親的事情，使丹霞嚇了一跳。這或許是她生命史上的第一次吧，或者至少是從她能夠需要解釋的時期以來是第一次吧，她如今纔感到猶豫起來了。她仍然呆立在葉戈爾的旁邊。臉色蒼白，簡直不曉得怎麼辦才好。麗沙，這曾經不許葉戈爾對里昂蒂娜表示粗暴的高個子的黑髮女子，現在走近了丹霞，站在她的面前，似乎在設法把孩子們的眼睛不接觸到她。

『同志們，丹霞·羅沙諾瓦是我們的同志，一向保持着完全清白的紀錄的。她知道怎樣行動。她將由自己告訴我們他的父親怎麼樣。而吉姆呢，爲了她父親的原故而迫害她，那就不僅是在時間上說是過早了一點，在一般方面說來，也是……』

丹霞的嘴唇發出了一種差不多沒有聲音的疑問：

『爲了我父親的原故而迫害我嗎？』

別的一個女孩把她的肩旋了一轉，怒氣沖沖地說：

「你可讀了今天的真理報嗎？」

一種糊塗的溫和的希望，在丹霞的心頭閃射了一下。「他們簡直是在威脅我，要我每天讀真理報罷了。」當她走過吉姆身畔時，她就用一種傲慢而略帶不堅定的口腔說：

「你知道什麼？你是傻子吉姆呵。」

「這是什麼意思？」

「大體上是傻子。」

她一記起這件事來，她總低着頭。葉戈爾幽幽地把報紙遞給她。他們關在這作爲校報編輯的經常工作室的小房間內。一共是五個孩子。少年先鋒的領導者：麗沙，葉戈爾，丹霞，和克里茨基的雙生兄弟，這二人好像兩粒豌豆一樣，是很努力的社會活動者。葉戈爾注意着丹霞的心緒不寧，沒法讀報，所以就將報上所記載着的事情跟她說了一遍，爲了這些或別些原因，故意把話聲放低。

「他是藉政府的名義，幹他自己的私事。唔，這決不是他個人的事業，大家知道！而是托辣斯蘇維埃農場工作。我的意見是這農場上的人應該大家監視，而且時常檢閱。這是行

政工作，你要知道。唔，當然知道，他不能監用政府基金或其他一切法令並不規定着個人的利益。然而，你看，他却在蘇維埃農場上私藏米穀。他竟然說這是爲了托辣斯蘇維埃農場的牛羊而準備着的糧秣。但這麼一來，政府方向還有什麼呢？你要知道，在這背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動機！唔，這顯然是機會主義罷了！」

儀表上，丹霞顯得相當地鎮靜。她的手不再抖顫了。她的嚴肅的灰藍眼睛直線地凝視着同志們。柔嫩的臉皮上全沒有一點色彩，甚至嘴唇也呈着白色。她似乎在戰慄着——血在心頭狂跳。種種的不同情緒，衝激着這小女孩子，使她凝成了一個念頭：

「他還能維持下去嗎？」

這個念頭，並不短暫地，也不遑遠地緊接着她所感到的父親位置的恐慌等等和物質的危險。丹霞認爲這完全是自然的，因爲自從她還幼小的時候，她就應該有吃有穿。她相信她永遠有吃有穿。無論父親是監督也好，不是監督也好，在她是完全相等的。從她的幼年起，安特萊耶羅維支就從來不會允許她使用過他的社會權利。他是不管這些閒事的。他也從來不曾帶領女人和孩子坐汽車，只有當他極其疲倦而必須出城到什麼地方去玩一兩個鐘

頭的時候，他才帶她們同去。有一次，丹霞向他要求從農場帶些「疊木」[●]供學校方面的某種功課上的需要，但他終於大發脾氣。

「客氣些！不要玩弄要人的女兒呵！你的學校像這樣做法，是得不到我的什麼東西的呵。」

當然，這種嚴重性是有過過於誇張的。可是這些規律，對丹霞的影響不小。她才知道了，並不是每個人都生活在順境里，但因為她從不知道所謂窮困是什麼，所以她也不會想到過，也不會害怕過。她的所謂「維持」，只有一個意思，就是「她的父親還不能被允許「維持」在黨內呢？」這孩子的許多時間是化費在「集團」裏面。而且家庭也並不是閉塞在個人交際的狹小的世界裏。凡是康姆尼斯特黨以外的人，在她的腦海里，就是社會生活中間的一個病了的個體。然而，她的父親也將成為這樣的一個人了嗎？那是決不可能的事情！不致於那樣糟，當然的！不，不致於糟到那樣的！這怎麼會呢？一切都像在夢裏似的進行着。房屋，街道，甚至於她的門窗，從她看來都好像是非現實的了。新鮮的年青的心，決不相信悲哀

● 疊木，英文叫做 Pulpwood，是一片一片木板膠合而成的東西。——譯者。

的存在。密海耶夫娜，當她替這女孩子開門的時候，用責問的口氣說了

「瞧！你的襪子拖到腳踝骨了，簡直像老太婆的一樣了。快拉起你的襪子吧！」

密海耶夫娜的暴厲的責備，日常的責備，使丹霞在生命史上第一次喚起了對於過去的依戀。甚至過去的不快意的事情，在她也似乎可慰的。哦！倘若每樣的事情都照往日一樣進行下去，不就好了嗎！和一般婦女行動一樣，她把襪子穿得緊緊的，挺直了身子，踏進房間來。安特萊耶維支這時呈現着一副灰色的面孔和不安的眼睛，當她進門時，他不知爲了些什麼，竟然嚇得一跳，然後，匆匆地而且不必要地向別一個子下坐下去。森霞靠在窗邊哭泣着。平日她的淚是很快就乾的，但是今天她的鼻子都紅腫了。顯然是哭過很多時候了。丹霞的母親娜泰麗亞·塞爾蓋耶夫娜，正在房內踱着，高高的個子仍然輕健如常，她每次看到羅沙諾瓦時，總是同時遭遇着麻煩，或則總是跟她發生意見。她的自身生活，她的藝術，都不會給她以滿足。爲了這原故，她常常很真實地感到苦痛，也就因此使她周圍的人們不好過。憂鬱的香料和酒的氣味，好像褪色的花一樣，常常緊跟着在她的四周。她駐了一回脚去吻了她的女兒。丹霞嗅到了一陣熟悉的香氣，她便感覺得十分頹喪。呈着蒼白的臉色，倦怠的

身心，她便靠在了門柱子上。安特萊耶維用一種沙沙的聲調問：

「身體怎麼了？」

她垂下她的眼睛，默默的。森霞的善良的單純的心，很知道這女孩子內心的苦悶——她一切依靠，她一切希望，她一切觀念的毀滅。一個孩子的面孔，當牠一切的光輝黯然消失的時候所呈現的景象，還有比這更慘痛的嗎？森霞急急地走向她去，她想把她牽着手出去，可是丹霞始終極蠻地攀住了門柱，不肯放手。安特萊耶維支怪棘手地燃上了一枝烟，勉強強強地用一種憤激的語氣說道：

「她現在想空頭心事了。如果你，丹霞，有什麼要說的，要問的，就快說出來，解決一個痛快。」

塞爾蓋耶夫娜冒起火來了。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真的！你要跟她講什麼啦？她還小得很哩。丹霞，你去吧，洗一洗臉吧，孩子呵，去睡了吧。你不用審判你的父親，這不關你事。」

丹霞尖銳地回頭對她母親說：

「怎麼，不是？我在一生中從來就不會撒過謊！我們學校里的一切同學都知道，倘若我一撒謊，事情就糟糕。他爲什麼老是撒謊呢？」

安特萊耶維支怒氣沖沖地咳嗽了一下，清清喉嚨。於是竭力平淡地枯燥地說了：

「我才老是叫你講真話的！我也沒有對你撒過謊，我根本就不是說謊的人。要你自己有了綜合複雜的經驗時，你才會了解我呢。」

這時她壓抑得很久了的眼淚，突然噴湧出來，像江流一樣從面上直淌。她立刻用她的肩和手把它揩去。

「你以爲我沒有經歷過複雜的事情嗎？瞧，這里，麗沙·鮑爾喜欽珂瓦就曾以少年先鋒的名義，要他的父親加入社會主義競賽呢。他原是個裝配機器的人，但不肯用力工作。他向她發了誓言——污穢的誓言——却不願簽字，反而把那簽字的紙撕碎了。而且打了她。她來到隊里報告了這事情，問怎麼辦。」同志們，我怎麼能跟這樣的人同住下去呢？」她說。如果是——你不做機會主義的事，而是打了我一頓，那事情倒就好了。」

塞爾蓋耶夫娜恐怖地捏緊了她的手。

「但這是大問題！只有大人們替你們負責，決沒有你們替他們負責的道理！你敢說那樣的語嗎？」

丹霞哼的一聲發出了鼻音，鎮靜地答辯着：

「我們大家都可以互相負責的。我們不是資本家——行動不能一致的資本家呵！」

四

這兩個月，在丹霞是很難於挨度的。她的父親的黨證並沒有取消。他被撤職了一個時期，期內則不准出城。他的行動，在各種集會上，在各種公事機關和職工會里都加以討論。差不多每天報紙上，只要一提到羅沙諾夫的名字，就有斥責的語詞。他逐漸地瘦弱起來了。頭髮越看越加灰白了。但當他聽到自己並沒有取消黨員資格時，却又鎮靜起來。爲了消磨這被迫的閑暇中的可怕的時日，他就勤苦地研究了英文和數學，並且閱讀了大量的小說。他也對許多的問題有所考慮。尤其在他和丹霞談了話以後，當他竭力給她解釋跟他年紀差不多的人們共通的原理時，他說只有中庸派，才永不會犯錯誤。丹霞並不理解他的意見。他就覺得奇怪，丹霞爲什麼不理解他。她知道他是個誠實的人，同時更知道他的錯誤的根

原却比他的解釋要深入得多。丹霞是意識到這一點。她還感覺到他仍然自以爲不錯。但她的定律是一條剛強而不屈曲的；如果你已被證明是犯了錯誤，而你還是自以爲並無錯誤，那麼，這就說明了你是一個敵人。究竟在那里呢——他的錯誤？搜索的結果，他發見了自身之中的許多事情，與丹霞的新世界不必要或甚至有危害。有時，這隱藏在細小的事物里；在幾乎不能察知的 *Slavophilism*（親斯拉夫派思想）的陰影里；在令人陷入軟弱而無望的煩悶里去的狂野的慘痛的音號相對的俄國歌曲的愛癡里；在他喜歡托爾斯泰作品中的普拉東·加拉泰耶夫式的農民的事實里，他時而因爲舊俄的未開拓的原野而悲歎，時而因爲忘却了的森林邊陲上曲折的古磨坊而眼里歡喜。這一切的非難，表現在語言上，是很陰沉而愚昧的。這些似乎會把世界的和本生的美降低。同時他又知道，在這些少年先鋒看來，新生活式樣的產物，甚至一個單純的和平的景緻和一片固有的人類愛，有時也會顯得矛盾。他不曾把這點向丹霞吐露。像這樣的情緒是過於複雜的，當然，她還不大能夠理會。大人和孩子的相互關係漸逐化爲平順，但好似一座屏障——透明的，却比屏障更模糊——聳起在他間之間。事實很顯明的，丹霞現在很難得把少年先鋒的工作告訴他。

了，比不得從前她老是把這些話去打擾他。她確是長大起來了。她的世界再也不能尖銳地劃出界線來，却是已經變成光和影的一種錯綜的交織了。父親的事情，正是教她懂得她向來所不曾注意的許多方面。

最後，兩個月之後，安特萊耶維支接受了新的委任狀。他被派為職工代表，到海外去工作。莫斯科的黨委會不答應讓森霞同去，所以安特萊耶維支就獨自去國了。塞爾蓋耶夫娜來跟他送別，揮着手中的紙頭給他。

「真幸運呢——你的委任狀來得這樣好。我的歌劇正在那邊表演着哩。你總能幫我忙吧。你知道我是蘇聯作曲家呵。總要有一些演說和這一類的事情呵。」

丹霞也揮手送他。

「哦，不，媽呵！你總是這一套小布爾喬亞的演說。最好你還是在這里打好草稿，如果必要，那麼就讓我們給你修改一下吧。」

他們聽着這話，都笑了，安特萊耶維支却說：

「唔，你可以到那邊來替她修改的。你來吧，好不好？你不會把我忘掉嗎？」

丹霞對着他的面孔抬起了她誠實的目光，溫柔地說：

「就是到那時，爸爸，我也不會忘掉你。可是到那時，我的生活將是不幸得可怕呵。」

他懂得她的所謂「那時」的意思，默默地替她懷着恐怖。在他跟她親吻時，他的眼框中閃射着淚水。當她暫時走出這房間的期間，他叮囑着女人說：

「當心照料孩子。你知道，塞爾蓋耶夫娜，你對待她，是常常犯錯誤的。你是不對的——她們是有判斷我們的權利的，她們必須從我們開闢的道路中去取得生活。我們是正在替他們的生活搭造棚架——」當他一看到丹霞回來的時候，馬上歡暢地結束着說：

「有時候，他們會把少年先鋒的紅領結賞給我們，有時候呢，就得給我們以羞辱的布旗。」

五

夏天到了，丹霞就到海外去和她父親碰頭。在她離家的前夕，她和葉戈爾在莫斯科徬祥。

「當然囉，不要做不必做的事。」他規勸她說。「少年先鋒的工作，在那邊是受着可怕

的打擊的。然而不要忘掉這個組織——可是你們女人家總只想帽子和衣衫，以及「這是多麼便宜的香雲紗呵！」等等。」

丹霞責問似的搖搖她的頭。

「哦，葉戈爾，我可不是那樣一流人吧，你以為對麼？」

葉戈爾對她的眉間和鼻端的清白和平滑的線條，投了側面的一瞥，便立刻看出了輕盈的風度和明藍的眼睛。他的心跳盪得快速了。這女孩依然站着不動。他們已經到達了家門口。葉戈爾握住她的手，蹙着眉，分明是激勵似的，說道：

「不，你不是那種女子。你是好的。據我看來，是女人中的最好的。希望你永遠是最好的。」

丹霞臉紅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縮回了自己的手，葉戈爾也就旋轉脚跟，和她分了手頭也不回的，他說着：

「好的，准明天到車站來看你。途中一定要寫信來呵！」於是他轉向拐角上看不見影子了！這女孩在那裏呆立了一回，目送着他，然後返身進了屋子。正當她消失在門內時，葉戈

爾又在拐角上出現了一次。他站着凝望着空寞的步道，懷着一股溫情的苦痛的情味——一股祇有成年人所體驗到的感覺，一股永遠不再體味到的最初的優美的純潔的感覺。

葉戈爾接到了丹霞從旅途中寄發的一封信。一張小小的紙頭，塗着許多曲折的鉛筆線。信的內容也是同樣地沒有秩序的。別的事情以外，她寫着：

「葉戈爾，你一定要學習外國語，學通它，並且使其他的同學也學習它！我碰到了這樣難堪的一件事：有一天，和我同行的——一個通譯者，不想吃早餐，於是我就獨自拿了飯票；走進大餐間去。唔，我就坐在那裏了，一個穿制服的外國侍者，走到我身邊來，但沒有端什麼東西來給我吃，却儘在談着，談着，談個不休。我這樣坐着，大家都望我看看——我簡直要鑽入地底去了。我的面孔，紅一陣，又紅一陣，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有一個累懂幾句俄國話的外國人走過來，替我解釋着說，我的飯票，是祇能吃中餐，却不能吃早餐。現在，我正坐着讀書，而我的心也要碎了，我要竭力地記這外國話：Der Ofen, das Fenster, die Diele——簡直把我的背骨也讀得痠痛起來了。一定要學習呵，葉戈爾呵，請吧！我們爲什麼要給外國布爾喬亞以嘲笑我們的機會呢？」

同時在空白的篇幅上，用極小的楷，她又寫着：『我想，你也是好的。』

——譯自國際文學，一九三六，十月。







世界文學叢

蘇聯文學第三輯

丹霞

本連叢
文字非
經許可
不得轉載

凡在國內預約全年者另贈

高基爾著『我的文學修養』一册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黃 峯

出版者 世界文學叢社

上海福州路二八一號

總經理處

上海河南路永雷里五五號
上海天馬書店
電話一四九八四

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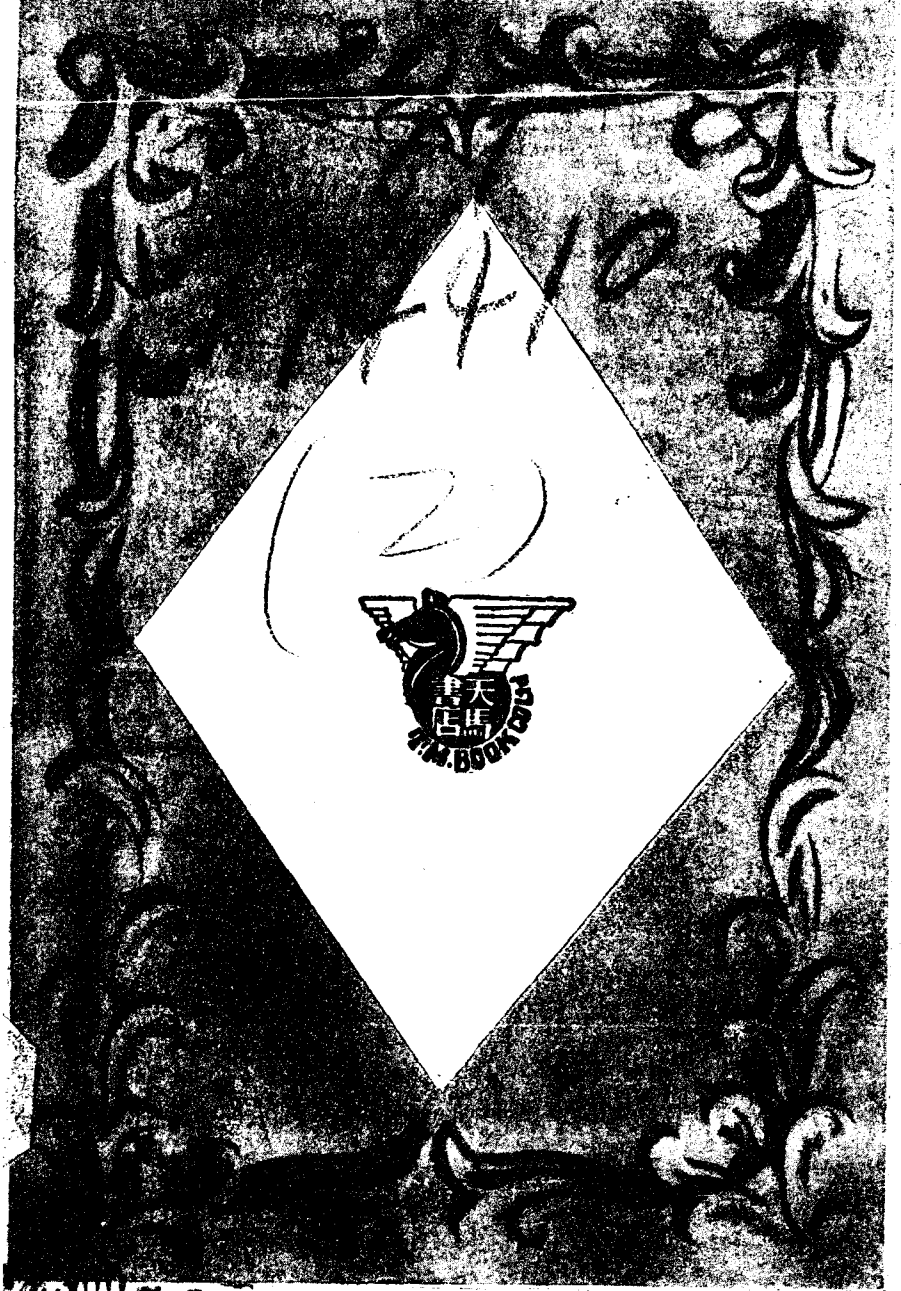
本輯零售每冊

00.10

預約辦法	冊數價目		國內及日本	澳港	歐美各國
	零售	預約			
預約全年	一	六	四角	二分半	八角二分
預約半年	三	一	一元	七角五分	四角八分
					一元五角

掛號每冊零加八分 郵票代價十足收受

兩月一冊逢一日出版



SERIALS 0